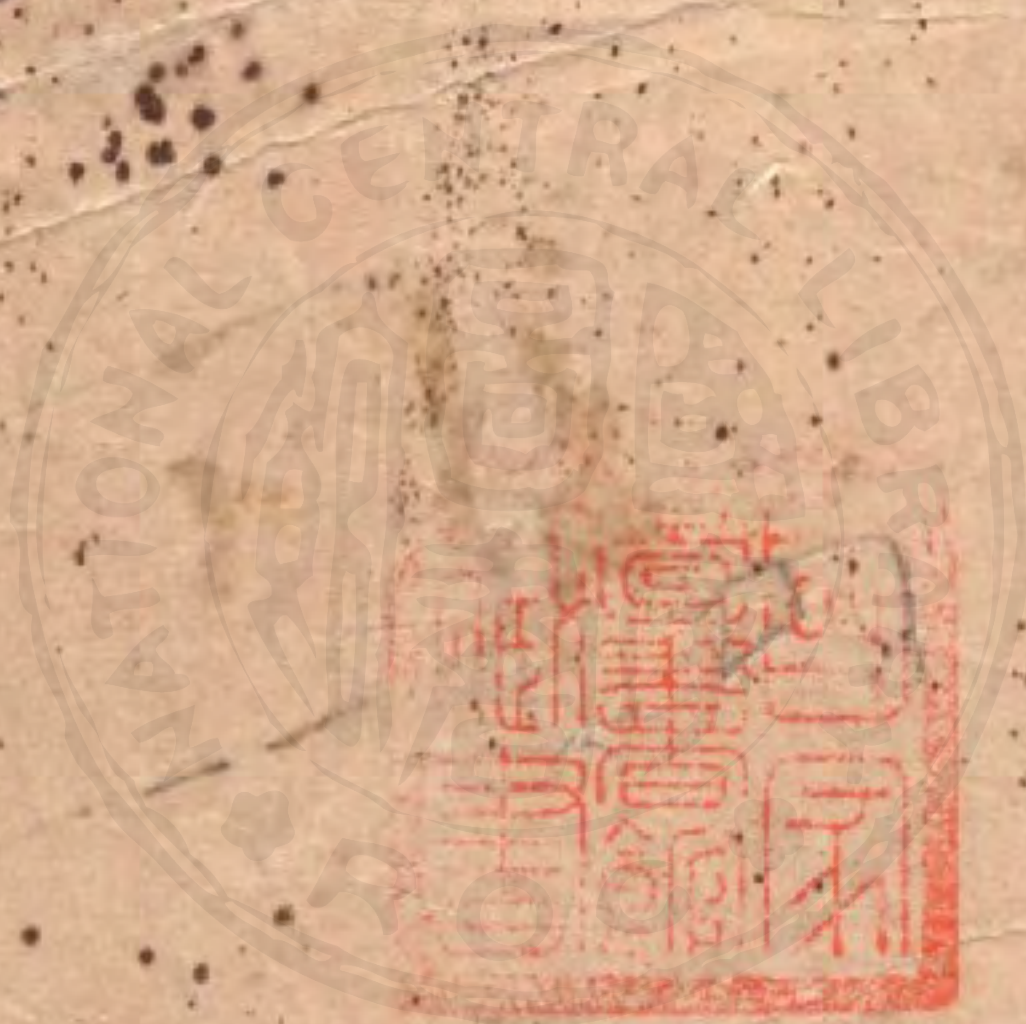


選說小篇短代歷

註選棠之徐



行發店書育教海上



序

中國的小說，淵源甚早。在先秦時代，如諸子書及楚辭中的神話與寓言，富有小說的意趣。惜乎孔子『不語怪力亂神』，神話傳說受了儒家的排斥，乃得不到充分的發展。到了漢代，已有小說的作家，但爲人所看不起。班固在其漢書藝文志上說：『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里巷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』卽班氏所錄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的作品，亦完全不傳。今所傳之漢人小說，如神異記、海內十洲記、漢武故事、漢武內傳、別國洞冥記、飛燕外傳、雜事祕辛等，皆爲後人所僞託。可信者只有一部山海經，但山海經並不是真正的小說。直至魏晉六朝，儒教已失掉統制文化的權威，百家競起，佛道爭雄，小說家也乘時而作。如王嘉的拾遺記，干寶的搜神記，吳均的續齊諧記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，都是很好的作品。到了唐代，小說乃大爲盛興。洪邁說：『唐人小說不可不熟。小事情，淒惋欲絕，洵有神遇，而不自知者，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。』唐人的小說，向來叫做『傳奇』，其描寫多言豔情與劍俠之事，如

元稹的鶯鶯傳，白行簡的李娃傳，薛調的無雙傳，沈既濟的枕中記，杜光庭的虬髯客傳等，均爲可歌可泣的妙作。至於宋代，白話小說漸興；元明以後，章回體的長篇小說發達起來，傳奇乃不爲世人所重了。

茲編所選，以唐人的傳奇爲主，而選唐以後短篇小說之精者附之，共六十五篇，雖遺漏尙多，然重要的文言小說則大部分羅致在這裏了。

編者誌 二五，五十三。

851
8568

目錄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|
| 鴛鴦傳 (元 稹) | | 一 |
| 李娃傳 (白行簡) | | 八 |
| 長恨傳 (陳 鴻) | | 一七 |
| 東城父老傳 (陳 鴻) | | 二三 |
| 霍小玉傳 (蔣 防) | | 二六 |
| 南柯太守傳 (李公佐) | | 三六 |
| 謝小娥傳 (李公佐) | | 四四 |
| 秦夢記 (沈亞之) | | 四七 |
| 柳氏傳 (許幾佐) | | 五〇 |
| 東陽夜怪錄 (王 洙) | | 五三 |

歷代短篇小說

一

國家圖書館



002577187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柳毅傳（李朝威） | 六三 |
| 非烟傳（皇甫枚） | 七三 |
| 枕中記（沈既濟） | 七七 |
| 任氏傳（沈既濟） | 八一 |
| 無雙傳（薛調） | 八八 |
| 吳保安傳（牛肅） | 九四 |
| 紅線傳（袁郊） | 九九 |
| 崑崙雙傳（裴鉦） | 一〇三 |
| 聶隱娘傳（裴鉦） | 一〇六 |
| 裴航（裴鉦） | 一一〇 |
| 崔煒傳（裴鉦） | 一一四 |
| 楊娼傳（房千里） | 一二〇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杜子春傳 (李復言) | | 一三三 |
| 張老傳 (李復言) | | 一三六 |
| 虬髯客傳 (杜光庭) | | 一三一 |
| 遊仙窟 (張鷟) | | 一三六 |
| 楊太真外傳 (樂史) | | 一五七 |
| 梅妃傳 (無名氏) | | 一七四 |
| 譚意歌傳 (秦醇) | | 一七九 |
| 桑懌傳 (歐陽修) | | 一八六 |
| 李師師外傳 (無名氏) | | 一九〇 |
| 狄氏 (廉布) | | 一九七 |
| 陸務觀 (周密) | | 二〇〇 |
| 工獄 (宋本) | | 二〇二 |

秦士錄（宋濂）..... 1105

王冕傳（宋濂）..... 1107

書博雞者事（高啓）..... 1110

中山狼傳（馬中錫）..... 1111

鵝籠夫人傳（周容）..... 1118

李姬傳（侯方域）..... 1121

馬伶傳（侯方域）..... 1123

賣酒者傳（魏禧）..... 1124

大鐵椎傳（魏禧）..... 1126

柳敬亭傳（吳偉業）..... 1128

廖氏傳（李良年）..... 1131

姍姍傳（黃永）..... 1134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小青傳（無名氏） | | 二三八 |
| 汪十四傳（徐士俊） | | 二四四 |
| 髯樵傳（顧彩） | | 二四六 |
| 沈雲英傳（夏之蓉） | | 二四九 |
| 書關橋老僧事（朱辰應） | | 二五一 |
| 奇女子傳（徐芳） | | 二五二 |
| 圓圓傳（陸次雲） | | 二五四 |
| 費宮人傳（陸次雲） | | 二五六 |
| 嬰寧（蒲松齡） | | 二六一 |
| 馬介甫（蒲松齡） | | 二七〇 |
| 金和尚（蒲松齡） | | 二七六 |
| 吳順恪六奇別傳（王士禎） | | 二八〇 |

劍俠傳（王士禎）.....二八二

秦淮健兒傳（李漁）.....二八四

書麻城獄（袁枚）.....二八八

漳南俠士傳（崔述）.....二九二

記麻城豈廚翁事（黃培芳）.....二九四

名捕傳（姚伯祥）.....二九五

章冠整傳（吳汝綸）.....二九七

鶯鶯傳

元稹

唐貞元中，有張生者，性溫茂，美丰容，內秉堅孤，非禮不可入。或朋從游宴，擾雜其間，他人皆洶洶拳拳，若將不及，張生容順而已，終不能亂。以是年二十三，未嘗近女色。知者詰之，謝而言曰：「登徒子，非好色者，是有兇行。余真好色者，而適不我值。何以言之？大凡物之尤者，未嘗不留連於心，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」詰者識之。亡幾何，張生游於蒲。蒲之東十餘里，有僧舍曰普救寺。張生寓焉。適有崔氏孀婦，將歸長安，路出於蒲，亦止茲寺。崔氏婦，鄭女也。張出於鄭，緒其親，乃異派之從母。是歲，渾瑊薨於蒲，有中人人丁文雅，不善於軍，軍人因喪而擾，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，財產甚厚，多奴僕。旅寓惶駭，不知所託。先是，張與蒲將之黨有善，請吏護之，遂不及於難。十餘日，廉使杜確，將天子命以統戎節，令於軍，軍由是戢。鄭厚張之德甚，因飾饌以命張，中堂宴之。復謂張曰：「姨之孤嫠未亡，提攜幼稚，不幸屬師徒大潰，實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，猶君之生。豈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禮奉見，冀所以報恩也。」命其子曰歡郎，可十餘歲，容甚

溫美。次命女：「出拜爾兄，爾兄活爾。」久之，辭疾。鄭怒曰：「張兄保爾之命，不然，爾且擄矣。能復遠嫌乎？」久之，乃至。常服睟容，不加新飾。垂鬟接黛，雙臉斷紅而已。顏色艷異，光輝動人。張驚，爲之禮。因坐鄭傍。以鄭之抑而見也，凝睇怨絕，若不勝其體者。問其年紀，鄭曰：「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，終今貞元庚辰，生年十七矣。」張生稍以詞導之，不對。終席而罷。張自是惑之。願致其情，無由得也。崔之婢曰紅娘。生私爲之禮者數四。乘間遂道其衷。婢果驚沮，腆然而奔。張生悔之。翌日，婢復至。張生乃羞而謝之，不復云所求矣。婢因謂張曰：「郎之言，所不敢言，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族姻，君所詳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？」張曰：「予始自孩提，性不苟合。或時紈綺閒居，曾莫流盼。不爲當年終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間，幾不自持。數日來，行忘止，食忘飽，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氏而娶，納采問名，則三數月間，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爾其謂我何？」婢曰：「崔之貞慎，自保，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。下人之媒，固難入矣。然而善屬文，往往沉吟章句，怨慕者久之。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。不然，則無由也。」張大喜，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。是夕，紅娘復至，持綵箋以授張曰：「崔所命也。」題其篇曰：「明月三五夜。其詞曰：『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

半開。拂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張亦微噓其旨。是夕，歲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東有杏花一樹，攀援可踰。既望之夕，張因梯其樹而踰焉，達於西廂，則戶半開矣。紅娘寢於牀，生因驚之。紅娘駭曰：『郎何以至？』張因給之曰：『崔氏之箋召我也。爾爲我告之。』亡幾，紅娘復來，連曰：『至矣！至矣！』張生且喜且駭，必謂獲濟。及崔至，則端服嚴容，大數張曰：『兄之恩，活我之家，厚矣。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，奈何因不令之婢，致淫逸之詞。始以護人之亂爲義，而終掠亂以求之。是以亂易亂，其去幾何！誠欲寢其詞，則保人之姦不義；明之於母，則背人之惠不祥。將寄於婢僕，又懼不得發其真誠。是用託短章，願自陳啓。猶懼兄之見難，是用鄙靡之詞，以求其必至。非禮之動，能不愧心！特願以禮自持，毋及於亂。』言畢，翩然而逝。張自失者久之。復踰而出。於是絕望。數夕，張生臨軒獨寢，忽有人覺之。驚駭而起，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，撫張曰：『至矣，至矣！睡何爲哉！』並枕重衾而去。張生拭目危坐久之，猶疑夢寐。然而修謹以俟。俄而紅娘俸崔氏而至。至則嬌羞融冶，力不能運支體。曩時端莊，不復同矣。是夕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瑩，幽輝半床。張生飄飄然，且疑神仙之徒，不謂從人間至矣。有頃，寺鐘鳴，天將曉，紅娘促去。崔

氏嬌啼宛轉，紅孃又捧之而去。終夕無一言。張生辨色而興，自疑曰：「豈其夢邪？」及明，靚粧在臂，香在衣，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。是後十餘日，杳不復知。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，未畢，而紅娘適至，因授之以貽崔氏。自是復容之。朝隱而出，暮隱而入，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，幾一月矣。張生常詰鄭氏之情，則曰：「我不可奈何矣。」因欲就成之。亡何，張生將之長安，先以情諭之。崔氏宛無難詞，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。將行之夕，再不復可見。而張生遂西。不數月，復游於蒲，舍於崔氏者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札，善屬文。求索再三，終不可見。往往張生自以文挑，亦不甚覩覽。大略崔之出人者，藝必窮極，而貌若不知。言則敏辨，而寡於酬對。待張之意甚厚，然未嘗以詞繼之。時愁艷幽邃，恆若不識。喜愠之容，亦罕形見。異時獨夜操琴，愁弄悽惻。張竊聽之，求之，則終不復鼓矣。以是愈惑之。張生俄以文調及期，又當西去。當去之夕，不復自言其情，愁歎於崔氏之側。崔已陰知將訣矣。恭貌怡聲，徐謂張曰：「始亂之，終棄之，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亂之，君終之，君之惠也。則沒身之誓，其有終矣。又何必深感於此行。然而君既不擇，無以奉寧。君常謂我善鼓琴，向時羞顏，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誠。」因命拂琴，鼓霓裳。

羽衣序，不數聲，哀音怨亂，不復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歔歔，崔亦遽止之，投琴泣下流連。趨歸鄭所，遂不復至。明日而張行。明年，文戰不勝。張遂止於京。因貽書於崔，以廣其意。崔氏緘報之詞，粗載於此，曰：『捧覽來問，撫愛過深。兒女之情，悲喜交集。兼惠花勝一合，口脂五寸，致耀首膏脣之飾。雖荷殊恩，誰復爲容？睹物增懷，但積悲歎耳。伏承示於京中就業，進修之道，固在便安。但恨僻陋之人，永以遐棄。命也如此，知復何言！自去秋以來，常忽忽如有所失。於誼譁之下，或勉爲語笑。閑宵自處，無不淚零。乃至夢寐之間，亦多感咽離憂之思。綢繆繾綣，暫若尋常，幽會未終，驚魂已斷。雖半衾如煖，而思之甚遙。一昨拜辭，倏逾舊歲，長安行樂之地，觸緒牽情。何幸不忘幽微，眷念無斃。鄙薄之志，無以奉酬。至於終始之盟，則固不忒。憶昔中表相因，或同宴處，婢僕見誘，遂致私誠。兒女之心，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，鄙人無投梭之拒。及薦寢席，義盛意深。愚陋之情，永謂終託。豈期既見君子，而不能定情，致有自獻之羞，不復明侍巾櫛。沒身永恨，含歎何言。倘仁人用心，俯遂幽眇，雖死之日，猶形之年。如或達士略情，舍小從大，以先配爲醜行，以要盟爲可欺，則當骨化形銷，丹誠不沒，因風委露，猶託清塵。存沒之誠，言盡於此。臨紙

嗚咽，情不能申。千萬珍重，珍重千萬！玉環一枚，是兒嬰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體所佩。玉取其堅潤不渝，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亂絲一絢，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數物不足見珍。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，俾志如環不解。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。因物達誠，永以爲好耳。心邇身遐，拜會無期，幽憤所鍾，千里神合。千萬珍重！春風多厲，彊飯爲嘉，慎言自保，無以鄙爲深念。」張生發其書於所知，由是時人多聞之。所善楊巨源好屬詞，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：「清潤潘郎③玉不如，中庭蕙草雪銷初。風流才子多春思，腸斷蕭孃一紙書。」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，詩曰：「微月透簾櫳，螢光度碧空。遙天初縹緲，低樹漸蔥蘢。龍吠過庭竹，鸞歌拂井桐。羅綃垂薄霧，環珮響輕風。絳節隨金母，雲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，晨會雨濛濛。珠瑩光文履，花明隱繡龍。瑤釵行彩鳳，羅帔掩丹虹。言自瑤華浦，將朝碧玉宮。因游洛城北，偶向宋家東。戲調初微拒，柔情已暗通。低鬟蟬影動，迴步玉塵蒙。轉面流花雪，登床抱綺叢。鴛鴦交頸舞，翡翠合歡籠。眉黛羞偏聚，脣朱暖更融。氣清蘭蕊馥，膚潤玉肌豐。無力慵移腕，多嬌愛斂躬。汗流珠點點，髮亂綠蔥蔥。方喜千年會，俄聞五夜窮。留連時有限，繾綣意難終。慢臉含愁態，芳詞誓素衷。贈環明運合，留結

表心同。啼粉流宵鏡，殘燈遠闌蟲。華光猶冉冉，旭日漸瞳瞳。乘鶯還歸洛，吹簫亦上嵩。衣香猶染麝，枕膩尙殘紅。羃羃臨塘草，飄飄思渚蓬。素琴鳴怨鶴，清漢望歸鴻。海闊誠難度，天高不易冲。行雲無處所，簫史在樓中。』張之友聞之者，莫不聳異之。然而張志亦絕矣。積特與張厚，因徵其詞。張曰：『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，不妖其身，必妖於人。使崔氏子遇合富貴，秉寵嬌，不爲雲爲雨，則爲蛟爲螭，吾不知其所變化矣。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據百萬之國，其勢甚厚。然而一女子敗之。潰其衆，屠其身，至今爲天下僂笑。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，是用忍情。』於時坐者皆爲深歎。後歲餘，崔已委身於人，張亦有所娶。適經所居，乃因其夫言於崔，求以外兄見。夫語之，而崔終不爲出。張怨念之誠，動於顏色。崔知之，潛賦一章，詞曰：『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迴懶下床。不爲旁人羞不起，爲郎憔悴卻羞郎。』竟不之見。後數日，張生將行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：『棄置今何道，當時且自親。還將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』自是絕不復知矣。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。予嘗於朋會之中，往往及此意者，使夫知者不爲，爲之者不惑。貞元歲九月，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，語及於是。公垂卓然稱異，遂爲鶯鶯歌以傳之。崔氏小名鶯鶯，公垂以命

篇。

○元稹——字微之，唐河南人。長慶中為相，後為武昌節度使卒。有元氏長慶集。

○登徒子——宋玉有登徒子賦，後因謂貪色者為登徒子。

○潘郎——晉潘岳美姿儀，人稱潘郎。

李娃傳

白行簡○

天寶中，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書。時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有一子始弱冠矣。雋朗有詞藻，迥然不羣，深為時輩推伏。其父愛而器之，曰：『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』應鄉賦秀才舉，將行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，計其京師薪儲之費，謂之曰：『吾觀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。今備二載之用，且豐爾之給，將為其志也。』生亦自負，視上第如指掌。自毘陵發，月餘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。嘗遊東市，還自平康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。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

而室宇嚴邃。闔一扉，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，妖姿耍妙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，乃詐墜鞭於地，候其從者勅取之。累眄於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。竟不敢措辭而去。生自爾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，以訊之。友曰：「此狹邪女李氏宅也。」曰：「娃可求乎？」對曰：「李氏頗贍，前與通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。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。」生曰：「苟患其不諧，雖百萬何惜。」他日，乃潔其衣服，盛賓從而往。扣其門，俄有侍兒啓扃。生曰：「此誰之第耶？」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遺策郎也。」娃大悅曰：「爾姑止之，吾當整粧易服而出。」生聞之，私喜，乃引至蕭牆間，見一姥垂白，上僂，卽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詞曰：「聞茲地有隙院，願稅以居，信乎？」姥曰：「懼其淺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長者所處，安敢言直耶！」延生於遲賓之館，館宇甚麗。與生偶坐。因曰：「某有女嬌小，技藝薄劣，欣見賓客，願將見之。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舉步艷冶。生遽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畢，敝寒燠，嚙頰妍媚，目所未覩。復坐，烹茶，斟酒，器用甚潔。久之，日暮，鼓聲四動。姥訪其居遠近。生給之曰：「在延平門外數里。」冀其遠而見留也。姥曰：「鼓已發矣，當速歸，無犯禁。」生曰：「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云夕。」

道里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」娃曰：「不見責僻陋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？」生數目姥。姥曰：「唯唯。」生乃召其家僮，持雙縑，請以備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「賓主之儀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費，願以貧窶之家，隨其粗糲以進之。其餘以俟他辰。」固辭，終不許。俄徙坐西堂，幃幙簾榻，煥然奪目。粧奩衾枕，亦皆侈麗。乃張燭進饌，品味甚盛。徹饌，姥起。生娃談話方切，談諧調笑，無所不至。生曰：「前偶過卿門，遇卿適在屏間，厥後心常勤念，雖寢與食，未嘗或捨。」娃答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生曰：「今之來，非直求居而已。願償平生之志，但未知命也若何。」言未終，姥至，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「男女之際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？」生遂下階拜而謝之，曰：「願以己爲廝養。」姥遂目之爲郎，飲酣而散。及旦，盡徙其囊橐，因家於李之第。自是生屏跡戢身，不復與親知相聞。日會倡優，儕類狎戲遊宴，囊中盡空。乃鬻駿乘，及其家童。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邇來姥意漸怠。娃情彌篤。他日，娃謂生曰：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尙無孕。嗣常聞竹林神者，報應如響，將致薦醑求之，可乎？」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乃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，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。信宿而返，策驢而後至。里北

門。娃謂生曰：『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。將憩而覲之，可乎？』生如其言前行，不踰百步，果見一車門，窺其際甚弘敞。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：『至矣。』生下，適有一人出訪曰：『誰？』曰：『李娃也。』乃入告。俄有一嫗至，年可四十餘，與生相迎曰：『吾甥來否？』娃下車，嫗迎訪之曰：『何久疎絕。』相視而笑。娃引生拜之，既見，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，有山亭，竹樹葱蒨，池榭幽絕。生謂娃曰：『此姨之私第耶？』笑而不答。以他語對。俄獻茶果甚珍奇。食頃，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馳至，曰：『姥遇暴疾，頗甚，殆不識人。宜速歸。』娃謂姨曰：『方寸亂矣，某騎而前去，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老。』生擬隨之，其姨與侍兒偶語，以手揮之，令生止於戶外，曰：『姥且歿矣，當與某議喪事，以濟其急，奈何遽相隨而去。』乃止，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。姨言曰：『無復命，何也？』郎驟往覘之，某當繼至。』生遂往，至舊宅，門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駭，詰其隣人。隣人曰：『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。第主自收。姥徙居而且再宿矣。』徵徙何處。曰：『不詳其所。』生將馳赴宣陽，以詰其姨。日已晚矣，計程不能達。乃弛其裝服，質饌而食，賃榻而寢。生恚怒方甚，自昏達旦，目不交睫。質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連扣其扉，食頃無人應。生大呼數

四，有宦者徐出生，遽訪之，「媿氏在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生日：「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」訪其誰氏之第，曰：「此崔尚書宅。昨者有一人稅此院，云遲中表之遠至者，未暮去矣。生惶惑發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訪布政舊邸，邸主哀而進膳。生怨懣，絕食三日，遘疾甚篤。旬餘愈甚。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④之中。綿綴移時，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。後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執總帷，獲其直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。每聽其哀歌，自歎不及逝者，輒嗚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歸則效之。生聰敏者也，無何，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初二肆之傭凶器者，互爭勝負。其東肆車轡皆奇麗，殆不敵。唯哀挽劣焉。其東肆長知生妙絕，乃贖錢二萬索顧焉。其黨者舊，共較其所能者，陰教生新聲，而相讚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長相謂曰：「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，以較優劣。不勝者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之用，可乎？」二肆許諾。乃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證，然後閱之。士女大和，會聚至數萬。於是里胥告於賊曹，賊曹聞於京尹，四方之士，盡赴趨焉。巷無居人。自旦閱之，及亭午，歷舉輦輦威儀之具，西肆皆不勝，師有慙色。乃置層榻於南隅，有長髯者擁鐸而進，翊衛數人。於是奮髯揚眉，扼腕頓顙而登，乃歌白馬之詞。恃其夙勝，顧眄左

右旁若無人。齊聲讚揚之，自以爲獨步一時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頃，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，有烏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鬃而至，卽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發調，容若不勝。乃歌薤露之章，舉聲清越，響振林木，曲度未終，聞者歔歔掩泣，西肆長爲衆所誚，益慙恥。密置所輸之直於前，乃潛遁焉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測也。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，歲一至闕下，謂之入計。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，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。有老豎，卽生乳母壻也，見生之舉措辭氣，將認之而未敢。乃泫然流涕。生父驚而詰之。因告曰：「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」父曰：「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，奚至是耶？」言訖亦泣。及歸，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：「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？」皆曰：「某氏之子。」徵其名且易之矣，豎凜然大驚。徐往迫而察之。生見豎色動回翔，將匿於衆中。豎遂持其袂曰：「豈非某乎？」相持而泣。遂載以歸。至其室，父責曰：「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門，何施面目，復相見也。」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，去其衣服，以馬鞭鞭之數百。生不勝其苦而斃。父棄之而去。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，歸告同黨，共加傷歎。令二人齋葦席瘞焉。至則心下微溫，舉之良久，氣稍通。因共荷而歸，以葦筒灌勺飲。經宿乃活。月餘，手足不能自舉，

其楚撻之處皆潰爛，穢甚。同輩患之。一夕棄於道周。行路咸傷之。往往投其餘食，得以充腸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，裘有百結，襪襪如懸鶉，持一破甌，巡於閭里，以乞食爲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於糞壤窟室，晝則周遊塵肆。一旦大雪，生爲凍餒所驅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聲甚苦，聞見者莫不悽惻。時雪方甚，人家外戶多不發。至安邑東門，循理垣北轉第七八，有一門獨啓，左扉，卽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連聲疾呼：『饑凍之甚！』音響悽切，所不忍聽。娃自閣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『此必生也。我辨其音矣。』連步而出，見生枯瘠疥厲，殆非人狀。娃意感焉。乃謂曰：『豈非某郎也？』生憤懣絕倒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，失聲長慟曰：『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』絕而復蘇。姥大駭，奔至曰：『何也？』娃曰：『某郎。』姥遽曰：『當逐之，奈何令至此。』娃斂容卻睇曰：『不然，此良家子也。當昔驅高車，持金裝，至某之室，不踰期而蕩盡。且互設詭計，捨而逐之，殆非人。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其情絕，殺而棄之。又困躓若此。天下之人，盡知爲某也。生親戚滿朝，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況欺天負人，鬼神不祐，無自貽其殃也。某爲姥子，迨今有二十歲矣。計其費，不啻直千金。今

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。當與此子別卜所詣。所詣非遙，晨昏得以溫清，某願足矣。『姥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許之。給姥之餘，有百金，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，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爲湯粥通其腸，次以酥乳潤其臟。旬餘方薦水陸之饌，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，卒歲平愈如初。異時，娃謂生曰：『體已康矣，志已壯矣。淵思寂慮，默想曩昔之藝業，可溫習乎？』生思之曰：『十得二三耳。』娃命車出遊，生騎而從。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，令生揀而市之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。因令生斥棄百慮，以志學，俾夜作晝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卽諭之，綴詩賦。二歲而業大就。海內文籍，莫不該覽。生謂娃曰：『可策名試藝矣。』娃曰：『未也，且令精熟以俟百戰。』更一年，曰：『可行矣。』於是遂一上登甲科，聲振禮闈。雖前輩見其文，罔不斂衽敬羨。願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『未也。今秀士莫獲擢一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穢跡鄙，不侔於他士。當鑿淬利器，以求再捷。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英羣。』生由是益自勤苦，聲價彌甚。其年遇大比，詔徵四方之雋，生應直言極諫科，策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參軍。三事⑤以降，皆其友也。將之官，娃謂生曰：『今之

復子本軀，某不相負也。願以殘年歸養老姥，君當結媛鼎族，以奉蒸嘗。中外婚媾，無自贖也。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」生泣曰：「子若棄我，當自剄以就死。」娃固辭不從。生勤請彌懇。娃曰：「送子涉江，至於劍門，當令我回。」生許諾。月餘，至劍門，未及發而除書至。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，兼劍南採訪使。浹辰，父到，生因投刺謁於郵亭。父不敢認，見其祖父官諱，方大驚，命登階撫背，慟哭移時，曰：「吾與爾父子如初。」因詰其由，具陳其本末。大奇之。詰娃安在，曰：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父曰：「不可。」翌日命駕，與生先之成都，留娃於劍門，築別館以處之。明日，命媒氏迪二姓之好，備六禮以迎之。遂如秦管之偶。娃既備禮，歲時伏臘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，極爲親所眷。向後數歲，生父母皆歿，持孝甚至，有靈芝產於倚廬，一穗三秀。本道上聞，又有白鷺數十，巢其層甍。天子異之，遷錫加等。終制，累遷清顯之任。十年間，至數郡，娃封沂國夫人。有四子，皆爲大官。其卑者猶爲太常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門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。嗟乎，倡蕩之姬，節行如是，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。焉得不爲之歎息哉！予伯祖嘗牧晉州，轉戶部，爲水陸運使，三任皆與生爲代。故暗詳其事。貞元中，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沂國之

事。公佐拊掌竦聽，命予爲傳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時乙亥歲秋八月，太原白行簡云。

○白行簡——字知退，唐下邳人。貞元末進士，授左拾遺，累遷主客員外郎，進郎中。

○知命之年——論語：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

○大宛——大宛國產馬，因稱馬爲大宛。

○凶肆——代辦凶喪器具之店。

○三事——卽三公也。

長恨傳

陳鴻○

開元中，泰階○平，四海無事。玄宗在位歲久，勸於旰食宵衣，政無大小，始委於右丞相，稍深居游宴，以聲色自娛。先是，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，相次卽世。宮中雖良家子千數，無可悅目者。上心忽忽不樂。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，內外命婦，熠燿景從，浴日餘波，賜以湯沐，春風

靈液，澹蕩其間。上心油然，若有所遇，顧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
| 琰女於壽邸，既笄矣。鬢髮膩理，織穠中度，舉止閑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。別疏湯泉，詔賜藻瑩。既
| 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任羅綺。光彩煥發，轉動照人。上甚悅。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；定
| 情之夕，授金釵鈿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璫。明年，冊爲貴妃，半后服用。由是冶其容，敏其
| 詞，婉變萬態，以中上意。上益嬖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，驪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同輦，居
| 同室，宴專席，寢專房。雖有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暨後宮才人，樂府妓女，使天
| 子無顧盼意。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。非徒殊豔尤態致是，蓋才智明慧，善巧便佞，先意希旨，有
| 不可形容者。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，爵爲通侯。姊妹封國夫人，富埒王宮，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
| 主侔矣。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，出入禁門不問，京師長吏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詠有云：「生女
| 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」又曰：「男不封侯女作妃，看女卻爲門上楣。」其人心羨慕如此。天寶
| 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愚弄國柄。及安祿山引兵嚮闕，以討楊氏爲詞。潼關不守，翠華南幸，出咸
| 陽，道次馬嵬亭。六軍徘徊，持戟不進。從官郎吏伏上馬前，請誅晁錯以謝天下。國忠奉瘞，纓

盤水，死於道周。左右之意未快。上問之。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怨。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，反袂掩面，使牽之而去。倉皇展轉，竟就絕於尺組之下。既而玄宗狩成都，肅宗受禪靈武。明年大赦改元，大駕還都。尊玄宗爲太上皇，就養南宮。自南宮遷於西內。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。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槐秋落，梨園弟子，玉琯發音，聞霓裳羽衣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歔歔。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。求之夢魂，杳不能得。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。玄宗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游神馭氣，出天界，沒地府以求之，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大海，跨蓬壺。見最高仙山，上多樓闕，西廂下有洞戶，東嚮，闔其門，署曰：『玉妃太真院。』方士抽簪叩扉，有雙鬟童女，出應其門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又至，詰其所從。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『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』於時雲海沈沈，洞天日曉，瓊戶重闔，悄然無聲。方士屏息斂足，拱手門下。久之，而碧衣延入，且曰：『玉妃出。』見一人冠金蓮，披紫綃，珮紅玉，曳鳳鳥，左右侍者七八人，揖方士問皇帝安否，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。言訖憫然，指碧衣取金釵鈿合，各折其半，授使

者曰：『爲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』方士受辭與信，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固徵其意。復前跪致詞：『請當時一事，不爲他人聞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鈿合金釵，負新垣平之詐也。』玉妃茫然退立，若有所思。徐而言曰：『昔天寶十載，侍輦避暑於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秦人風俗，是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瓜果，焚香於庭，號爲乞巧。宮掖間尤尙之。時夜殆半，休侍衛於東西廂，獨侍上。上凭肩而立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爲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』因自悲曰：『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。復墮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爲天，或爲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』因言：『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惟自安，無自苦耳。』使者還奏太上皇，皇心震悼，日日不豫。其年夏四月，南宮宴駕。元和元年冬十二月，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熬屋。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，暇日相攜遊仙遊寺，話及此事，相與感歎。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：『夫希代之事，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，則與時消沒，不聞於世。樂天深於詩，多於情者也。試爲歌之，如何？』樂天因爲長恨歌。意者不但感其事，亦欲懲尤物，窒亂階，垂於將來者也。歌旣成，使鴻傳焉。世所不聞者，予非開元遺民，不得知。世所知者，有玄宗本紀在。今

但傳長恨歌云爾。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迴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雲鬢花冠金步搖，芙蓉帳裏暖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承歡侍寢無容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金屋粧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士，可憐光彩生門戶。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聽不足。漁陽鞞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六軍不發知奈何，宛轉娥眉馬前死。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迴看血淚相和流。黃埃散漫風蕭索，雲棧縈迴登劍閣。蛾眉山上少行人，旌旗無光日色薄。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聖主朝朝暮暮情。行宮見月傷心色，夜雨聞鈴腸斷聲。天旋地轉迴龍馭，到此躊躇不能去。馬嵬坡下塵土中，不見玉顏空死處。君臣相顧盡沾衣，東望都門信馬歸。歸來

池苑皆依舊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西宮南內多秋草，落葉滿階紅不掃。梨園弟子白髮新，椒房阿監青蛾老。夕殿螢飛思悄然，秋燈挑盡未成眠。遲遲鍾漏初長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鴛鴦瓦冷霜華重，舊枕故衾誰與共？悠悠生死別經年，魂魄不曾來入夢。臨卽方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魄。爲感君王展轉思，隊教方士慙慙覓。排空馭氣奔如電，昇天入地求之遍。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渺間。樓殿玲瓏五雲起，其間綽約多仙子。中有一人名玉妃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金闕西廂叩玉扃，轉教小玉④報雙成⑤。聞道漢家天子使，九華帳下夢中驚。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鈎迤邐開。雲鬢半偏新睡覺，花冠不整下堂來。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含情凝睇謝君王，一別音容兩渺茫。昭陽殿裏恩愛絕，蓬萊宮中日月長。迴頭下望人寰處，不見長安見塵霧。空持舊物表深情，鈿合金釵寄將去。釵留一股合一扇，釵擘黃金合分鈿。但教心似金鈿堅，天上人間會相見。臨別慙懃重寄詞，詞中有誓兩心知。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。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

理枝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盡期。

①陳鴻——字大亮，貞元中官主客郎中。

②泰階——星名，漢書注：「泰階平則陰陽和，風雨時，天下大安，是謂太平。」

③請誅晁錯以謝天下——漢景帝時，晁錯請削諸侯封地，吳楚七國反，以誅錯爲名，帝遂殺錯於東市。

④小玉——吳王夫差女，後仙去。

⑤雙成——董雙成爲西王母侍女。

東城老父傳

陳鴻

老父姓賈名昌，長安宣陽里人。開元元年癸丑生。元和庚寅歲，九十八年矣。視聽不衰，言甚安徐，心力不耗，語太平事歷歷可聽。父忠，長九尺，力能倒曳牛，以材官爲中宮幕士。景龍四年，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，誅韋氏，奉睿宗朝羣后，遂爲景雲功臣。以長刀備親衛，詔徙家東

雲龍門。昌生七歲，趨捷過人。能搏柱乘梁，善應對，解鳥語音。玄宗在藩邸時，樂民間清明節，鬪雞戲。及卽位，治雞坊於兩宮間，索長安雄雞，金毫鍍鉅高冠，昂尾千數，養於雞坊。選六軍小兒五百人，使馴擾教飼。上之好之，民風尤甚。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，傾帑破產，市雞以償雞直。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。貧者弄假雞。帝出遊，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，召入爲雞坊小兒。衣食右龍武軍。三尺童子，入雞羣，如狎羣小，壯者弱者，勇者怯者，水穀之時，疾病之候，悉能知之。舉二雞，雞畏而馴，使令如人。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，召試殿庭，皆中玄宗意，卽日爲五百小兒長。加之以忠厚謹密，天子甚愛幸之。金帛之賜，日至其家。開元十三年，籠雞三百，從封東岳。父忠死太山下，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。官爲葬器喪車，乘傳洛陽道。十四年三月，衣鬪雞服，會玄宗於溫泉。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。時人爲之詩曰：『生兒不用識文字，鬪雞走馬勝讀書。賈家小兒年十三，富貴榮華代不如。能令金距期勝負，白羅繡衫隨軟轡。父死長安千里外，差夫持道輓喪車。』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，誕聖於八月五日，中興之後，制爲千秋節，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，命之曰酺，以爲常也。大合樂於宮中。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，率

皆在驪山。每至是日，萬樂具舉，六宮畢從。昌冠鵬翠金華冠，錦袖繡襦袴，執鐸拂道，羣雞叙立於廣場，顧眄如神，指揮風生。樹毛振翼，礪吻磨距，抑怒待勝，進退有期。隨鞭指低昂不失。昌度勝負既決，強者前，弱者後，隨昌鴈行，歸於雞坊。角觝萬夫，跳劍尋撞，蹴毬踏繩，舞於竿頭者，索氣沮色，逡巡不敢入。豈教猱擾龍之徒歟？二十三年，玄宗爲取梨園弟子潘大同女，男服珮玉，女服繡襦，皆出御府。昌男至信，至德天寶中，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，夫婦席寵四十年，恩澤不渝。豈不敏於伎，謹於心乎？上生於乙酉，雞辰，使人朝服鬪雞。兆亂於太平矣。上心不悟。十四載，胡羯陷洛，潼關不守。大駕幸城都，奔衛乘輿，夜出便門。馬踣道窄，傷足不能進。杖入南山。每進雞之日，則向西南大哭。祿山往年朝於京師，識昌於橫門外。及亂二京，以千金購昌。長安洛陽市，昌變姓名，依於佛舍。除地擊鐘，施力於佛。洎太上皇歸興慶宮，肅宗受命於別殿，昌還舊里。居室爲兵掠，家無遺物。布衣顛頓，不復得入禁門矣。明日復出長安南門，道見妻兒於招國里。菜色黯焉，兒荷薪，妻負故絮，昌聚哭，訣於道。遂長逝。息長安佛寺，學大師佛旨。大歷元年，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，住東市海池，立陁羅尼石幢。書能紀姓名，讀釋氏經，亦能了其深

義至道。以善心化市井人，建僧房佛舍，植美草甘木，晝把上擁根，汲水灌竹。夜正觀於禪室。建中三年，僧運平人壽盡，服禮畢，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。手植松柏百株，構小舍居於塔下，朝夕焚香灑掃，事師如生。順宗在東宮，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，又立外屋居游民，取傭給昌。因日食粥一杯，漿水一升，臥草席，絮衣，過是悉歸於佛。妻潘氏，後亦不知所往。貞元中，長子至信衣并州甲，隨大司徒燧人覲，省昌於長壽里。昌如已不生，絕之使去。次子至德歸，販繒洛陽市，來往長安間，歲以金帛奉昌，皆絕之。遂俱去不復來。元和中，潁川陳洪祖攜友人出春明門，見竹柏森然，香煙聞於道，下馬覲昌於塔下。聽其言，忘日之暮。宿鴻祖於齋舍，話身之出處，皆有條貫。遂及王制，鴻祖問開元之理亂。昌曰：「老人少時，以鬪雞求媚於上，上倡擾畜之，家於外宮，安足以知朝廷之事。然有以爲吾子言者。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，出爲磧西節度，攝御史大夫，始假風憲，以威遠。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，下石堡戍青海城，出白龍，逾葱嶺，界鐵關，總管河左道，七命始攝御史大夫。見張說之領幽州也，每歲入關，輒長轅輓輻車，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，駕轆連輒入關門，輸於王府，江淮綺縠，巴蜀錦繡，後宮玩好而

已。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，食餘粟，轉輸靈州，漕下黃河，入太原，倉備關中。凶年，關中粟米藏於百姓。天子幸五嶽，從官千乘萬騎，不食於民。老人歲時伏臘，時歸休，行都市間，見有賣白衫白疊布，行隣比鄰間，有人禳病，法用皂布一匹，持重價不克致，竟以幘頭○羅代之。近者，老人扶杖出門，閱街衢中，東西南北視之，見白衫者不滿百。豈天下之人，皆執兵乎？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，先求曾任刺史者。郎官缺，先求曾任縣令者。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。有理刑才名，大者出刺郡，小者鎮縣。自老人居大道旁，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，皆慘然不樂。朝廷沙汰使治郡。開元取士，孝弟理人而已。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。其得人也，大略如此。因泣下，復言曰：「上皇北臣穹廬，東臣雞林，南臣滇池，西臣昆夷，三歲一來會，朝覲之禮容，臨照之恩澤，衣之錦絮，飼之酒食，使展事而去。都中無留外國賓。今北胡與京師雜處，娶妻生子。長安中少年，有胡心矣。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，不與向同，得非物妖乎？」鴻祖默不敢應而去。

○胡羯陷洛——指安祿山之亂，安爲胡人，故云。

○幘頭——唐人之冠。

霍小玉傳

蔣防

大歷中，隴西李生名益。年二十，以進士擢第。其明年，拔萃，俟試於天官。夏六月，至長安，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，少有才思，麗詞嘉句，時謂無雙。先達丈人，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風調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諧。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，故薛駙馬家青衣也，折券從良十餘年矣。性便僻，巧言語，豪家戚里，無不經過。追風挾策，推爲渠帥。常受生誠託厚賂，意頗德之。經數月，李方閒居舍之南亭，申未閒，忽聞扣門甚急，云是鮑十一娘至。攝衣從之，迎問曰：「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？」鮑笑曰：「蘇姑子作好夢也未？有一仙人謫在下界，不邀財貨，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，共十郎相當矣！」生聞之驚躍，神飛體輕，引鮑手且拜且謝曰：「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憚。」因問其名居。鮑具說曰：「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，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，淨持卽王之寵婢也。王之初薨，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，不甚收錄。因分與資財，遣居於外，易姓爲鄭氏。人亦不知其王女。」

姿質穠艷，一生未見。高情逸態，事事過人。音樂詩書，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郎，格調相稱者。某具說十郎。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，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。已與他作期約。明日午時，但至曲頭覓桂子，卽得矣。」鮑旣去，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，假青驪駒，黃金勒。其夕，生澣衣沐浴，修飾容儀，喜躍交并，通夕不寐。遲明，巾幘引鏡自照，惟懼不諧也。徘徊之間，至於亭午。遂命駕疾驅，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，果見青衣立候，迎問曰：「莫是李十郎否？」卽下馬，令牽入屋底，急急鎖門。見鮑果從內出來，遙笑曰：「何等兒郎，造次入此？」生調誚未畢，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，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生入來，卽語曰：「有人入來，急下簾者。」生本性雅淡，心猶疑懼。忽見鳥語，愕然不敢進，逡巡。鮑引淨持下塔相迎，延入對坐。年可四十餘，綽約多姿，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：「素聞十郎才調風流，今又見容儀雅秀，名下固無虛士。某有一女子，雖拙教訓，顏色不至醜陋，得配君子，頗爲相宜。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，今亦便令承奉箕箒。」生謝曰：「鄙拙庸愚，不意顧盼。倘垂採錄，生死爲榮。」遂命酒饌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。生卽拜迎。但覺一室之中，若瓊林玉樹，互相照

曜，轉盼精彩射人。既而遂坐母側。母謂曰：「汝嘗愛念『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』，卽此十郎詩也，爾終日吟想，何如一見。」玉乃低鬟微笑，細語曰：「見面不如聞名，才子豈能無貌？」牛遂連起拜曰：「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貌，兩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」母女相顧而笑，遂舉酒數巡。生起，請玉唱歌。初不肯，母固強之。發聲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闌及暝，鮑引生就西院憩息，閑庭邃宇，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、浣沙與生脫靴解帶。須臾玉至，言敍溫和，辭氣宛媚。解羅衣之際，態有餘妍。低幃暱枕，極其歡愛。生自以爲巫山①、洛浦②不過也。中宵之夜，玉忽流涕，顧生曰：「妾本倡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，托其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蘿無托，秋扇見捐。極歡之際，不覺悲至。」生聞之，不勝感歎，乃引臂替枕。徐謂玉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日獲從。粉骨碎身，誓不相捨。夫人何發此言！請以素縑，著之盟約。」玉因收淚，命侍兒櫻桃、寒幄執燭，授生筆研。玉管絃之暇，雅好詩書，筐箱筆研，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繡囊，出越姬烏絲、橐素縑三尺，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成章。引諭山河，指誠日月。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誓畢，命藏於寶篋之內。自爾婉孌相得，若翡翠之在雲路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，授鄭

縣主簿。至四月，將之官。便拜慶於東洛。長安親戚，多就筵餞。時春物尙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惡縈懷。玉謂生曰：『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景慕，願結婚媾，固亦衆矣。况堂有嚴親，室無家婦，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。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』生驚怪曰：『有何罪過，忽發此辭？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』玉曰：『妾年始十八，君纔二十有二。迨君壯室之秋，猶有八歲。一生歡愛，願畢此期，然後妙選高門，以諧秦晉，亦未爲晚。妾便捨棄人事，剪髮披緇。夙昔之願，於此足矣。』生且媿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『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。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素志，豈敢輒有二三。』固請不疑，『但端居相待。至八月，必當卻到華州，尋使奉迎。相見非遠。』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覲親。未至家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逡巡不敢辭讓，遂就禮謝，便有近期。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門，聘財必以百萬爲約，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貸，便托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涉歷江淮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孤負盟約，大愆回期，寂不知聞，欲斷其望。遙托親故，不遺漏言。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。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憂抱恨，周歲有餘。羸臥

空閨，遂成沈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想望不移。賂遺親知，使通消息。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。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，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。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。路逢內作老玉工，見浣沙所執前來，認之曰：『此釵吾所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，令我作此，酬我萬錢。我嘗不忘。汝是何人？從何而得？』浣沙曰：『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壻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悵快成疾，今欲二年。令我賣此，賂遺於人，使求音信。』玉工悽然下泣曰：『貴人男女失機落節，一至於此。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』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。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，給錢十二萬焉。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。生旣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。其年臘月，又請假入城就親。潛卜靜居，不令人知。有明經崔允明者，生之中表弟也。性甚長厚，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。盃盤笑語，曾不相間。每得生信，必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。崔頗感之。生旣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恨歎曰：『天下豈有是事乎！』遍請親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負約，又知玉疾候沈綿，慚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暮歸，欲以迴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。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。冤憤益深，委

頓牀枕。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，豪俠之倫，皆怒生之薄行。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。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，有京兆韋夏卿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同行。謂生曰：『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，傷哉鄭卿，御冤空室。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爲思之。』歎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，挾弓彈，丰神雋美，衣服輕華，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。潛行而聽之，俄而前揖生曰：『公非李十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。雖乏文藻，心嘗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覲止。今日幸會，得覩清揚。某之敝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駿馬十數匹，唯公所欲。但願一過。』生之儕輩共聆斯語，更相歎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過，便託事故，欲回馬首。豪士曰：『敝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』乃輓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。生神情恍惚，鞭馬欲回。豪士遽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。疾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卻，報云：『李十郎至也！』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，至席，使玉脫鞋，驚寤。告母。因自解曰：『鞋者，諧也。夫婦再合，脫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徵之，必遂相見，相見之後，當

死矣。』凌晨，請母梳粧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。僮勉之間，強爲粧梳。粧梳纔畢，而果至。玉沈綿日久，轉側須人。忽聞生來，歛然自起。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遂與生相見，含怒凝視，不復有言。羸質嬌姿，如不勝致。時復掩袂，返顧李生。感物傷人，坐皆欷歔。頃之，有酒餚數十盤，自外而來。一座驚視，遽問其故，悉是豪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陳設，相就而坐。玉乃側身轉面，斜視生，良久，遂舉杯酒酬地曰：『我爲女子，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。韶顏稚齒，飲恨而終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養。綺羅絃管，從此永休。微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李君、李君，今當永訣。我死之後，必爲厲鬼，使君妻妾，終日不安！』乃引左手握生臂，擲杯於地，長慟號哭數聲而絕。母乃舉尸奠於生懷，令喚之，遂不復蘇矣。生爲之縞素，旦夕哭泣甚哀。將葬之夕，生忽見玉總帷之中，容貌妍麗，宛若平生。着石榴裙，紫襪襠，紅綠帔子，斜身倚帷，手引繡帶。顧謂生曰：『媿君相送，尙有餘情。幽冥之中，能不感歎！』言畢，遂不復見。明日，葬於長安御宿原。生至墓所，盡哀而返。後月餘，就禮於盧氏。傷情感物，鬱鬱不樂。夏五月，與盧氏偕行，歸於鄭縣。至縣旬日，生方與盧氏寢，忽帳外叱叱作聲。生驚視之，則見一男子，年可二十餘，姿狀溫美，藏身暎幔，連招盧氏。生惶遽

走起，遶慢數匝，倏然不見。生自此心懷疑惡，猜忌萬端。夫妻之間，無聊生矣。或有親情，曲相勸喻。生意稍解。後旬日，生復自外歸，盧氏方鼓琴於牀，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，方圓一寸餘，中有輕絹，作同心結，墜於盧氏懷中。生開而視之，見相思子二，叩頭蟲一，發殺鬚一，驢駒媚少許。生當時憤怒叫吼，聲如豺虎，引琴撞擊其妻，詰令實告。盧氏亦終不自明。爾後往往暴加捶楚，備諸毒虐，竟訟於公庭而遣之。盧氏既出，生或侍婢媵妾之屬，暫同枕席，便加妬忌，或有因而殺之者。生嘗遊廣陵，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，容態潤媚，生甚悅之。每相對坐，嘗謂營曰：『我嘗於某處得某姬，犯某事，我以某法殺之。』日日陳說，欲令懼己，以肅清閨門。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，週迴封署，歸必詳視，然後乃開。又畜一短劍甚利，願謂侍婢曰：『此信州葛溪鐵，唯斷作罪過頭。』大凡生所見婦人，輒加猜忌，至於三娶，率皆如初焉。

○蔣防——字子微，唐義興人。元和中，官司封郎中，知制誥，進翰林學士，出爲汀州刺史。

○巫山——宋玉高唐賦：『昔者先王嘗遊高唐，怠而晝寢，夢見一婦人曰：『妾巫山之女也，爲高唐之客，聞君

遊高唐，願薦枕席。』王因幸之。』

洛浦——宓妃溺死洛水爲神。曹植有洛神賦。

南柯太守傳

李公佐

東平淳于棼，吳楚游俠之士，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。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斥逐。落魄縱誕，飲酒爲事。家住廣陵郡東十里。所居宅南，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密，清陰數畝。淳于生日與羣豪，大飲其下。唐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沈醉致疾。時二友人於坐，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友謂生曰：「子其寢矣，余將秣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」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下榻整衣。隨二使至門，見青油小車，駕以四牡，左右從者七八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。使者即驅入穴中。生意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忽見山川風候，草木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郭郭城堞，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，傳呼甚嚴。行者亦爭鬪於左右。又入大

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大槐安國。執門者趨拜奔走。旋有一騎，傳呼曰：「王以駟馬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。」因前導而去。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雕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。几案茵褥，簾幃殺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「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，賓主之儀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「寡君不以敵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託以姻親。」生曰：「某以賤劣之軀，豈敢是望。」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。行可百步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。軍吏數百，辟易道側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。生私心悅之，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，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，居正位，衣素練服，簪朱華冠。生戰慄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。王曰：「前奉賢尊命，不棄小國，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。」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詞。王曰：「且就賓宇，續造儀式。」有旨，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。生思念之意，以爲父在邊將，因歿虜中，不知存亡。將謂父北蕃交遜，而致茲事，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是夕羔雁幣帛，威容儀度，妓樂絲竹，殺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咸備。有羣女或稱華陽姑，或稱青溪姑，或稱上仙子，或稱下仙子，若是者數輩，皆侍從，數千冠翠鳳冠，衣金霞帔，綵碧金鈿，目不可視，遨遊

戲樂，往來其門。爭以淳于郎爲戲弄。風態妖麗，言詞巧豔，生莫能對。復有一女謂生曰：「昨上巳日，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，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。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，時君少年，亦解騎來看。君強強來親洽，言調笑謔，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。君獨不憶念之乎？」

又七月十六日，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，吾於講下捨金鳳釵一隻，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。時君亦講筵中，於師處請釵合視之，賞歎再三，嗟異良久，顧余輩曰：「人之與物，皆非世間所有。」或問吾民，或訪吾里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，矚盼不捨。君豈不思念之乎？」

生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羣女曰：「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。」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生曰：「奉命爲駙馬相者。」中一人與生且故。生指曰：「子非馮翊田子華乎？」田曰：「然。」生前執手敘舊。久之，生謂曰：「子何以居此？」子華曰：「吾放遊，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棲託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」子華曰：「周生，貴人也，職爲司隸，權勢甚盛。吾數蒙庇護。」言笑甚歡。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。子華曰：「不意今日獲覩盛禮，無以相忘也。」有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婉轉清亮，曲調悽悲，非人間之所

聞聽。有執燭引導者，亦數十。左右見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瓏，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。田子華數言以解之。向者羣女姊妹，各乘鳳翼輦，亦往來其間。至一門，號修儀宮，羣仙姊妹，亦紛然在側，令生降車輦拜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撤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云號金枝公主，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。交歡之禮，頗亦明顯。生自爾情義日洽，榮曜日盛，出入車服，遊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，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澤廣遠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。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生因他日，啓王曰：「臣頃結好之日，大王云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，用兵失利，陷沒胡中，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請一往拜觀。」王遽謂曰：「親家翁職守北土，信問不絕。卿但具書狀知聞，未用便去。」遂命妻致饋賀之禮，一以遺之。數夕還答。生驗書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跡，書中憶念教誨，情意委曲，皆如昔年。復問生親戚存亡，閭里興廢，復言路道乖遠，風煙阻絕，詞意悲苦，言語哀傷。又不令生來覲，云：「歲在丁丑，當與女相見。」生捧書悲咽，情不自堪。他日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爲政乎？」生曰：「我放蕩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爲之，余當奉贊。」妻遂白於王，累日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

守黜廢。欲藉卿才，可曲屈之。便與小女同行。」生敦受教命。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，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，以餞公主之行。生少遊俠，曾不敢有望。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將門餘子，素無藝術。猥當大任，必敗章朝。自悲負乘，坐致覆餗。今欲廣求賢哲，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潁川周弁，忠亮剛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處士馮翊田子華，清慎通變，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託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。庶使臣政績有聞，憲章不紊也。」王並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與夫人餞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國之大郡，土地豐壤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以治之。况有周田二贊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。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于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爲婦之道，貴乎柔順，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。」南柯雖封境不遙，晨昏有間。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。」生與妻拜首南去，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累夕達郡。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闐咽，鐘鼓喧嘩，不絕十數里。見雉堞臺觀，佳氣鬱鬱。入大城門，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：「南柯郡。」城見朱軒棨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，省風俗，療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

甚重之。賜食邑，錫爵位，居台輔。周田皆以政治著聞，遞遷大位。生有五男，二女，男以門蔭授官，女亦聘於王族。榮耀顯赫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是歲，有檀羅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。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。弁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。弁單騎裸身潛遁，夜歸城。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。生因囚弁以請罪。王並捨之。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卒。生妻公主遘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。王許之。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慟發引，威儀在途。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饌，攀轅遮道者，不可勝數。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。候靈輿之至，謚公主曰：「順儀公主。」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崗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。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恆，交遊賓從，威福日盛。王意疑憚之。時有國人上表云：「玄象譎見，國有大恐。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。釁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」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。遂奪生侍衛，禁生遊從，處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，流言怨悖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。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枉，不得與君子偕老，良用痛傷。」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，一見

親族，諸孫留此，無以爲念。後三年當令迎生。」生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生忽若惛睡，瞢然久之，方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。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。至大戶外，見所乘車甚劣。右右親使御僕，遂無一人。心甚歎異。生上車行可數里，復出大城。宛是昔年東來之途，山川源野，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，甚無威勢。生愈快快。生問使者曰：「廣陵郡何時可到？」二使謳歌自若，久乃答曰：「少頃卽至。」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不改往日，潛然自悲，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別生下車，入其門。升自階，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甚驚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，生遂發寤如初。見家之僮僕，擁篲於庭，二客濯足於榻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尙湛於東牖。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！生感念嗟歎，遂呼二客而語之，驚駭，因與生出外，尋槐下穴。生指曰：「此卽夢中所經入處。」二客將謂狐狸木媚③之所爲崇。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擁腫，折查枿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，根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，上有積土壤，以爲城郭臺殿之狀。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。中有小臺，其色若丹。二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三寸，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，諸蟻不敢近。此其王矣。卽槐安國都也。

又窮一穴，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轉方中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羣蟻亦處其中，卽生所領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磅礴空巧，嵌竇異狀。中有一腐龜殼，大如斗，積雨浸潤，小草叢生，繁茂翳蒼，掩暎振殼，卽生所獵靈龜山也。又窮一穴，東去丈餘，古根盤屈，若龍虺之狀。中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，披閱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，遽令掩塞如舊。是夕風雨暴發，且視其穴，遂失羣蟻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此其驗矣。復念檀羅征伐之事，又請二客訪跡於外。宅東一里，有古澗澗，側有大檀樹一株，藤羅擁織，上不見日。旁有小穴，亦有羣蟻隱聚其間。檀羅之國，豈非此耶？嗟乎，蟻之靈異，猶不可窮，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？時生酒徒周弁、田子華，並居六合縣，不與生過從旬日矣。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，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華亦寢疾於牀。生感南柯之虛浮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棲心道門，絕棄酒色。後三年，在歲丁丑，亦終於家。時年四十七，將符宿契之限矣。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吳之洛，暫泊淮浦，偶覲淳于生，焚詢訪遺跡，翻覆再三，事皆撫實，輒編錄成傳，以資好事。雖稽神語怪，事涉非經，而竊位著生，冀將爲戒，後之君子，幸以南柯爲偶然，無以名位驕於天。

壤間云。

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：「貴極祿位，概傾國都，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。」

○李公佐——字顯蒙，唐隴西人。嘗舉進士官江西從事，揚州錄事。

○蕭牆——言至近之地。

○木媚——言木怪之能媚人者。

謝小娥傳

李公佐

小娥姓謝氏，豫章人，估客女也。生八歲，喪母，嫁歷陽俠士段居貞。居貞負氣重義，交遊豪
俊。小娥父畜巨產，隱名商賈間，常與段壻同舟貨，往來江湖。時小娥年十四，始及笄。父與夫俱
為盜所殺，盡掠金帛。段之弟兄，謝之生姪，與童僕輩數十，悉沉於江。小娥亦傷胸折足，漂流水
中，為他船所獲，經夕而活。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，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。初父之死也，小娥夢

父謂曰：『殺我者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』又數日，復夢其夫謂曰：『殺我者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』小娥不自解悟，常書此語，廣求智者辨之。歷年不能得。至元甲申八年春，余罷江西從事，扁舟東下，淹泊建業，登瓦官寺閣。有僧齊物者，重賢好學，與余善，因告余曰：『有孀婦名小娥者，每來寺中，示我十二字謎語，某不能辨。』余遂請齊公書於紙，乃憑檻書空，凝思默慮，坐客未倦，予悟其文，令寺童疾召小娥至前，詢訪其由。小娥嗚咽良久，乃曰：『我父及夫，皆爲賊所殺。邇後嘗夢父告曰：『殺我者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』又夢夫告曰：『殺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』歲久無人悟之。』余曰：『若然者，吾審詳矣。殺汝父是申蘭，殺汝夫是申春。且車中猴，申字去上下各一畫，是申字，又申屬猴，故曰車中猴。草下有門，門中有東，乃蘭字也。又禾中走，是穿田過，亦是申字也。一日夫者，夫上更一畫，下有日，是春字也。殺汝父是申蘭，殺汝夫是申春，足可明矣。』小娥慟哭再拜，書申蘭、申春四字於衣中，誓將訪殺二賊，以復其冤。娥因問余姓氏官族，垂涕而去。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，傭保於江湖間。歲餘，至潯陽郡，見竹戶上有紙膀子云：『召傭者。』小娥乃應召詣門。問其主，乃申蘭也。蘭引歸，娥心憤貌順，在蘭左右，甚見親愛。金帛出入之數無

不委娥。已二歲餘，竟不知娥之女人也。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，悉掠在蘭家。小娥每執舊物，未嘗不暗泣。移時，蘭與春宗昆弟也。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，與蘭往來密洽。蘭與春同去經月，多獲財帛而歸。每留娥與蘭宴。蘭氏同守家室，酒肉衣服，給娥甚豐。或一日，春攜文鯉兼酒詣蘭。娥私歎曰：『李君精悟玄鑿，皆符夢言，此乃天啓其心，志將就矣。』是夕，蘭與春會羣賊，畢至酣飲。暨諸兇既去，春沉醉臥於內室，蘭亦露寢於庭。小娥潛鑿春於內，抽佩刀先斷蘭首，呼號鄰人並至。春擒於內，蘭死於外，獲贓收貨，數至千萬。初，蘭、春有黨數十，暗記其名，悉擒就戮。時潯陽太守張公，善其志行，爲具其事上旌表，乃得免死。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。復父夫之讎畢，歸本里，見親屬。里中豪族，爭求聘。娥誓心不嫁。遂剪髮披褐，訪道於牛頭山，師事大士尼將律師。娥志堅行苦，霜春雨薪，不倦筋力。十三年四月，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，竟以小娥爲法號，不忘本也。其年夏月，余始歸長安，途經泗濱，過善義寺，謁大德尼。令操戒新見者數十，淨髮鮮帔，威儀雍容，列侍師之左右。中有一尼，問師曰：『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？』師曰：『然。』曰：『使我獲報家仇，得雪冤恥，是判官恩德也。』願余悲泣。余不之

識，詢訪其由。娥對曰：「某名小娥，頃乞食孀婦也。判官時爲辨申蘭、申春二賊名字，豈不憶念乎？」余曰：「初不相記。今卽悟也。」娥因泣，具寫記申蘭、申春復父夫之仇，志願相畢，經營終始艱苦之狀。小娥又謂余曰：「報判官恩，當有日矣。豈徒然哉！」嗟乎，余能辨二盜之姓名，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，神道不昧，昭然可知。小娥厚貌深辭，聰敏端特，鍊指跛足，誓求真如。爰自入道，衣無絮帛，齋無鹽酪，非律儀禪理，口無所言。後數日，告我歸牛頭山，扁舟汎淮，雲遊南國，不復再遇。君子曰：誓志不捨，復父夫之讎，節也。傭保雜處，不知女人，貞也。女子之行，唯貞與節，能終始全之而已。如小娥，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，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。余備詳前事，發明隱文，暗與冥會，符於人心，知善不錄，非春秋之義也。故作傳以旌美之。

○真如——佛家語，謂實體實性而永世不變之真理。

秦夢記

沈亞之○

太和初，沈亞之將之邠，出長安城，客棗泉邸舍。春時，晝夢入秦主，內史廖舉亞之。秦宮召至殿前，膝前席曰：「寡人欲強國，願知其方。先生何以教寡人？」亞之以昆彭齊桓對。公悅，遂試補中涓。使佐西乞術伐河西。亞之帥將卒前，攻下五城，還報，公大悅，起勞曰：「大夫良苦，休矣。」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，公謂亞之曰：「微大夫，晉五城非寡人有。甚德大夫。寡人有愛女，而欲與大夫備灑掃，可乎？」亞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幸臣，蓄之固辭不得，請拜左庶長尚公主，賜金二百斤。民間猶謂蕭家公主。其日，有黃衣人中貴，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，闕甚嚴，呼公主出，鬢髮著偏袖，衣裝不多飾，其芳殊明媚，筆不可模樣。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。召見之，便館居亞之於宮，題其門曰翠微宮。宮人呼爲沈郎院。雖備位下大夫，繇公主故，出入禁衛。公主喜鳳簫，每吹簫，必翠微宮高樓上，聲調遠逸，能悲人。聞者莫不自廢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亞之當無貺壽。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，戎主與之水犀小合。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。主悅，賞愛重結裙帶上。穆公遇亞之，禮兼同列，恩賜相望於道。復一年春，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。公追傷不已，將葬咸陽原，公命亞之作挽歌，應教而作曰：「泣葬一枝紅，生同死

不同。金鈿墜芳草，香繡滿春風。舊日聞簫處，高樓當月中。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。進公公
讀詞善之。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，公隨泣下。又使亞之作墓誌銘，獨憶其銘曰：『白楊風哭
兮石甃髯莎，雜英滿地兮春色姻和。殊愁粉瘦兮，不生綺羅。深深埋玉兮，其恨如何！』亞之亦
送葬咸陽原，宮中十四人殉。亞之以悼悵過感，被病猶在翠微宮。然處殿外特室，不宮中矣。居
月餘，病良已。公謂亞之曰：『本以小女相託久矣，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。敝秦區區小
國，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見子，卽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盍適大國乎？』亞之對曰：『臣無狀，肺腑
申公室，待罪右庶長，不能從死公主。君免罪戾，使得歸骨父母國。臣不忘君恩如日。』將去，公
追酒高會，聲秦聲，舞秦舞，舞者擊鼙拊髀，嗚嗚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。公執酒亞之前曰：『壽予，
顧此聲少善，願沈郎賡楊歌以塞別。』公命趣進筆硯，亞之受命，立爲歌辭曰：『擊體舞，恨滿烟
光無處所。淚如雨，欲擬著辭不成語。金鳳銜紅舊綉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
暮東風何處去？』歌卒，授舞者，雜其聲而道之。四座皆泣。旣再拜辭去，公復命至翠微宮，與公
主侍人別。重入殿內時，見珠翠遺碎青階下，窗紗檀點依然。宮人泣對亞之。亞之感咽良久，因

題宮門詩曰：『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春景自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燕脂。』竟別去。命車駕送出函谷關。出關已，送吏曰：『公命盡此。』且去，亞之與別。語未卒，忽驚覺，臥邸舍。明日，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。九萬博陵人，諳古，謂余曰：『皇覽云：『秦穆公葬雍棗泉祈年宮下，』非其神靈憑乎？』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，說如九萬言。嗚呼，弄玉旣仙矣，惡又死乎！

○沈亞之——字下賢，唐吳興人，登元和進士第，終郢州掾。

○中涓——秦官名。

柳氏傳

許堯佐○

天寶中，昌黎韓翃有詩名，性頗落拓，羈滯貧甚。有李生者，與翃友善，家累千金，負氣愛才。其幸姬柳氏，豔絕一時，喜談謔，善謳詠。李生居之別第，與翃爲宴歌之地，而館翃於其側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問，皆當時之彥。柳氏自門窺之，謂其侍者曰：『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！』遂屬意。

焉。李生素重翊，無所恡惜。後知其意，乃具膳請翊飲。酒酣，李生曰：「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韓秀才文章特異。欲以柳薦枕於韓君，可乎？」翊驚慄避席曰：「蒙君之恩，解衣輟食久之。豈宜奪所愛乎？」李堅請之。柳氏知其意誠，乃再拜引衣接席。李坐翊於客位，引滿極歡。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。翊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翊之才，兩情皆獲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，屏居間歲。柳氏謂翊曰：「榮名及親，昔人所尙。豈宜以濯浣之賤，稽採蘭①之美乎？且用器資物，足以待君之來也。」翊於是省家於清池。歲餘，乏食，鬻粧具以自給。天寶末，盡覆二京，士女奔駭。柳氏以艷獨異，且懼不免。乃剪髮毀形，寄跡法靈寺。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，素籍翊名，請爲書記。洎宣皇帝②以神武返正，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，以練囊盛麩金，題之曰：「章臺柳，章臺柳！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亦應攀折他人手。」柳氏捧金嗚咽，左右悽憫，答之曰：「楊柳枝，芳菲節，所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縱使君來豈堪折！」無何，有蕃將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竊知柳氏之色，劫以歸第，寵之專房。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，翊得從行至京師，已失柳氏所止。歎想不已。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駟，從兩女奴。翊偶隨

之，自車中問曰：『得非韓員外乎？』某乃柳氏也。』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回車者，請詰旦
幸相待於道政里門。及期而往，以輕素結玉合，實以香膏，自車中授之曰：『當遂永訣，願真誠
念。』乃回車，以手揮之，輕袖搖搖，香車鱗鱗，目斷意迷，失於驚塵。翊大不勝情。會淄青諸將合
樂酒樓，使人請翊。翊強應之，然意色皆喪，音韻悽咽。有虞侯許俊者，以材力自負。撫劍言曰：『
必有故，願一效用。』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『請足下數字，當立致之。』乃衣縵胡④，佩雙
鞬，從一騎，逕造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餘，乃被衽執轡，犯關排闥，急趨而呼曰：『將軍中惡，
使召夫人。』僕侍辟易，無敢仰視。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挾之跨鞍馬，逸塵斷鞅，倏忽乃至。引
裾而前曰：『幸不辱命。』四座驚歎。柳氏與翊執手涕泣，相與罷酒。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。翊、
俊懼禍，乃詣希逸。希逸大驚曰：『吾平生所爲事，俊乃能爾乎！』遂獻狀曰：『檢校尚書金部
員外郎兼御史韓翊，久列參佐，累彰勳效。頃從鄉賦，有妾柳氏，阻絕凶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撫
運，遐邇化，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，憑恃微功，驅有志之妾，干無爲之政。臣部將兼御史中丞
許俊，族本幽薊，雄心勇決，卻奪柳氏，歸於韓翊。義切中抱，雖昭感激之誠，事不先聞，因乏訓齊

之令。』尋有詔，柳氏宜還韓翃。沙吒利賜錢一百萬，柳氏歸翃。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。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，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選，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；許俊以才舉，則曹柯⑤澠池⑥之功可建。夫事由跡彰，功待事立。惜鬱堙不偶，義勇徒激，皆不入於正。斯豈變之正乎？蓋所遇然也。

①許堯佐——唐人，第進士官太子校書郎，終諫議大夫。

②採蘭——束皙補亡詩：「循彼南陔，言採其蘭。」序謂孝子相戒以養也。後因用採蘭爲孝子養親之意。

③宣皇帝——指肅宗。

④衣縵胡——縵通蠻，謂衣蠻胡之服也。

⑤曹沫——春秋時魯將，三敗於齊，後劫齊桓公，盡返三戰所亡之地。

⑥澠池——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於澠池，不辱命而歸。

東陽夜怪錄

王洙①

前四年時，因隨籍入貢，暮次滎陽逆旅。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，以家事不得就舉，言旋故里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。自虛字致本，語及人間目覩之異。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。翌日，到渭南縣。方屬陰噎，不知時之早晚，縣宰黎謂，留飲數巡。自虛恃所乘壯，乃命僮僕輜重，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，聊踟躕焉。東出縣郭門，則陰風刮地，飛雪霑天，行未數里，迨將昏黑。自虛僮僕，既悉令前去。道上又行人已絕，無可問程。至是不知所屆矣。路出東陽驛南，尋赤水谷口道。去驛不三四里，有下塢。林月依微，略辨佛廟。自虛啓扉投身突入。雪勢愈甚。自虛竊意佛宇之居。有住僧，將求委焉，則策馬入其後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，寂無燈燭。久之傾聽，微似有人喘息聲。遂繫馬於西面柱，連問：「院主和尚，今夜慈悲相救。」徐聞人應：「老病僧智高在此。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，無從以致火燭。雪若是，復當深夜，客何爲者？自何而來？四絕親隣，何以取濟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，且此相就，則免暴露，兼撤所藉芻藁，分明委質可矣。」自虛他計既窮，聞此內有頗喜。乃問：「高公生緣何鄉？何故棲此？又俗姓云何？既接恩容，當還審其出處。」曰：「貧道俗姓安生在磧西。本因捨力。隨緣來詣中國。到此未幾，房院疎蕪。秀才卒降，無

以供待，不垂見怪爲幸。」自虛如此問答，頗忘前倦。乃謂高公曰：「方知探寶，化成如來，非妄立喻。今高公是我導師矣。高公本宗，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。」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。遂聞云：「極好雪，師丈在否？」高公未應間，聞一人云：「曹長先行。」或曰：「朱八丈合先行。」又聞人曰：「路甚寬，曹長不合苦讓，偕行可也。」自虛竊謂人多，私心益壯。有頃，卽似悉造座隅矣。內謂一人曰：「師丈，此有宿客乎？」高公對曰：「適有客來詣宿耳。」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。唯最前一人俯簷暎雪，彷彿若見着阜裘者，背及肋有搭白補處，其人先發問自虛云：「客何故踽踽然犯雪昏夜至此？」自虛則具以實告。其人因請自虛姓名。對曰：「進士成自虛。」自虛亦從而語曰：「暗中不可悉揖清揚。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。請各稱其官及名氏。」便聞一人云：「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。」次一人云：「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。」次一人曰：「去文姓敬。」次一人曰：「銳金姓奚。」此時則似周坐矣。初因成公應舉，倚馬旁及論文。倚馬曰：「某兒童時，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，今猶記得。今夜景象，宛在目中。師丈有之乎？」高公曰：「其詞謂何？試言之。」倚馬曰：「所記云：『誰家

掃雪滿庭前，萬壑千峯在一拳。吾心不覺侵衣冷，曾向此中居幾年。」自虛茫然如失，口呿
睥眈，尤所不測。高公乃曰：「雪山是吾家山。往年偶見小兒聚雪，屹有峯巒山狀，西望故國，悵
然因作是詩。曹長大聰明，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，不因曹長誠念在口，實亦遺忘。」倚馬曰：
「師丈騁逸步於遐荒，脫塵機於維繫，巍巍道德，可謂首出儕流。如小子之徒，望塵奔走，曷敢
窺其高遠哉！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，受性頑鈍，闕下柱玉，煎迫不堪。旦夕羈旅，雖勤勞夙夜，料
入况微，負荷非輕，常懼刑責。近蒙本院轉一虛銜，意在苦求脫免。昨晚出長樂城下宿，自悲塵
中勞役，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。因寄同侶，成兩篇惡詩，對諸作者，敢欲口占，去就未敢。」自虛
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得聞佳句。」倚馬又謙曰：「不揆荒淺，况師丈文宗在此，敢呈醜拙邪？」自虛苦
請曰：「願聞！願聞！」倚馬因朗吟其詩曰：「長安城東洛陽道，車輪不息塵浩浩。爭利貪前競
着鞭，相逢盡是塵中老。（其一）日晚長川不計程，離羣獨步不能鳴。賴有青青河畔草，春來猶
得慰羈情。」合座咸曰：「大高作。」倚馬謙曰：「拙惡！拙惡！」中正謂高公曰：「比聞朔漠之
士，吟諷師丈佳句絕多。今此是潁川，况側聆盧曹長所念，開洗昏鄙，意爽神清。新製的多，滿座

渴咏，豈不能見示三兩首，以沃羣囑。高公請俟他日。中正又曰：「眷彼名公悉至，何惜兔園雅論高談，抑一時之盛事。今去市肆若遠，夜艾興餘，杯觴固不可求，炮炙無由而致。賓主禮闕，慙慙空多。吾輩方以觀心朵頤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，赧然何補。」高公曰：「吾聞嘉話，可以忘乎饑渴，祇如八郎力濟生人，動循軌轍，攻城犒士，爲己所長。但以十二因緣，皆從觴起，茫茫苦海，煩惱隨生。何地而可見菩提，何門而得離火宅？」中正對曰：「以愚所謂覆轍相尋，輪回惡道，先後報應，事甚分明。引領修行，義歸於此。」高公大笑，乃曰：「釋氏尙其清淨，道成則爲正覺。覺則佛也。如八郎向來之談，深得之矣。」倚馬大笑。自虛又曰：「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尙新製。在小生下情，實願觀寶，和尙豈以自虛遠客，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？且和尙器識非凡，岸谷深峻，必當格韻才思，冠絕一時，研妙清新，擺落俗態。豈終祕咳唾之餘思，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？」高公曰：「深荷秀才苦請，事則難於固違。况老僧殘疾衰羸，習讀久廢，章句之道，本非所長。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。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，匠石能聽之乎？」曰：「願聞。」其詩曰：「擁褐藏名無定蹤，流沙千里廣衰容。傳得南宗心地後，此身應便老雙峯。爲有閻浮

珍重因，遠離西國越咸秦。自從無力休行道，且作頭陀不繫身。』又聞滿座稱好聲，移時不定。去文忽於座內云：『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，雪夜皎然，及門而返。遂傳何必見戴之論。當時皆重逸興。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，下視袁安蔣詡。吾少年時，頗負雋氣，性好鷹鷂。曾於此時，畋遊馳騁。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，御宿川之東時，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，不覺詩狂所攻，輒汚泥高鑿耳。』因吟詩曰：『愛此飄飄六出公，輕瓊洽絮舞長空。當時正逐秦丞相，騰躑川原喜北風。』獻詩訖，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，因難云：『呼雪爲公，得無檢束乎？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，後賢以爲名論，用以證之。曹州房結舌，莫知所對。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。烏大嘗謂吾曰：『難得臭味同。』斯言不妄。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，相去數千，苗十氣候啞吒，憑恃羣親，索人承事，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諸。』銳金曰：『安敢當。不見苗生幾日？』曰：『涉旬矣。』『然則苗子何在？』去文曰：『亦應非遠。知吾輩於此，計合解來。』居無幾，苗生遽至。去文僞爲喜意，拊背曰：『適我願兮。』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。自虛先稱名氏。苗生曰：『介立姓苗。』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。銳金居其側曰：『此時則苦吟之矣。諸公皆由，老奚詩病又發。』

如何，如何？」自虛曰：「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，何爲尙吝瑰寶，大失所望。」銳金退而遂
巡曰：「敢不貽廣席一噓乎！」輒念三篇近詩云：「舞鏡爭鸞綵，臨場定鶻拳。正思仙仗日，翹
首仰樓前。養鬪形如木，迎春質似泥。信如風雨在，何憚跡卑棲。爲脫田文難，常懷紀涓恩。欲知
疎野態，霜曉叫荒村。」銳金吟訖，暗中亦大聞稱賞聲。高公曰：「諸賢勿以武士足待朱將軍。
此公其精名理，又善屬文。而乃又無所言。皮裏臧否吾輩，抑將不可。况成君遠客，一夕之聚，空
門所謂多生有緣，宿鳥同樹者也。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。」中正起曰：「師丈此言，乃與
中正樹荆棘耳。苟衆情疑阻，敢不唯命是聽。然盧探手作事，自貽伊戚，如何？」高公曰：「請諸
賢靜聽。」中正詩曰：「亂魯負虛名。遊秦感寧生。候驚丞相喘，用識葛盧鳴。黍稷茲農興，軒車
乏道情。近來筋力退，一志在歸耕。」高公歎曰：「朱八文華若此，未離散秩。引駕者又何人哉？
屈甚，屈甚！」倚馬曰：「扶風二兄，偶有所繫，吾家龜茲蒼文，斃甚，樂喧厭靜，好事揮霍，興在結
束，勇於前驅，此會不至，恨可知也。」去文謂介立曰：「胃家兄弟，居處匪遙，莫往莫來，安用尙
志。詩云：「朋友攸攝，而使尙有遐心。」必須折簡見招，鄙意頗成其美。」介立曰：「某本欲訪

胃大去，方以論文興酣，不覺遲遲耳。敬君命子。今且請諸公不起。介立略到胃家即回。不然，便拉胃氏昆季同至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諾。」介立乃去。無何，去文於衆前竊是非。介立曰：「蠢茲爲人，有甚爪距，頗聞潔廉，善主倉庫。其如蜡姑之醜，難以掩於物論何殊。」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。及門警聞其說。介立攘袂大怒曰：「天生苗介立，鬪伯比之直下，得姓於楚遠祖，棼星茹分二十族，祀典配享，至於禮經。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，長細無別，非人倫所齒，只合馴狎稚子，猶守酒旗，諂回妖狐，竊脂媚竈，安敢言人之長短。我若不呈薄藝，敬子謂我咸佚無別，非人倫，異日藐我。今對帥丈念一篇惡詩，且看如何？」詩曰：「爲慚食肉主恩深，日宴蟠蜿臥錦衾。且學志人知白黑，那將好爵動吾心。」自虛頗甚佳歎。去文曰：「卿不詳本末，厚加矯誣。我實春秋向戌之後，卿以我爲盤瓠，裏如辰陽比房，於吾殊所華闊。」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。乃曰：「吾願作宜僚，以釋二忿可乎？昔我逢丑父，實與向家棼皇。春秋時屢同盟會。今座上有名客，二子何乃互毀祖宗。語中忽有綻露，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。且盡吟詠，固請息喧。」於是介立即引胃昆仲與自虛相見。初瞻瞻然若自色，二人前來，長曰胃藏瓠，次曰藏立，自虛

亦稱姓名。藏瓠又巡座云：「令兄令弟。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。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，上參列宿，親密內達肝膽。况秦之八水，實貫天府，故林二十族，多是咸京。聞弟新有題舊業詩，時稱甚美，如何得聞乎？」藏瓠對曰：「小子謬廁賓筵，作者雲集，欲出口吻，先增慚怍。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。」詩曰：「烏鼠是家川，周王昔獵賢。一從離子卯，應見海桑田。」介立稱好。「弟他日必負重名，公道若存，斯文不朽。」藏瓠斂躬謝曰：「藏瓠幽蟄所宜，幸陪羣彥。兄揄揚太過，小子謬當重言，若負芒刺。」座客皆笑。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，不暇自念己文。但曰：「諸公清才綺靡，皆是目牛遊刃。」中正將謂有譏，潛然遁去。高公求之不得，曰：「朱八不告而退，何也？」倚馬對曰：「朱八世與炮氏爲讐，惡聞發劓之說而去耳。」自虛謝不敏。此時去文纔與自虛論詰。語自虛曰：「凡人行藏卷舒，君子尙其達節。搖尾求食，猛虎所以見幾。或爲知己吠鳴，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。去文不才，亦有兩篇言志奉呈。」詩曰：「事君同樂義同憂，那狡糟糠滿志休。不是守株空待兔，終當逐鹿出林邱。少年嘗負饑鷹用，內顧曾無寵鶴心。秋草毆除思去字，平原毛血興從今。」自虛賞激無限，全忘一夕之苦。方欲自誇舊制，

忽聞遠寺撞鐘，則比膊鉤然聲盡矣。注目略無所覩，但覺風雪透窗，臊穢拍鼻，唯窅窅如有動者。而厲聲呼問，絕無由答。自虛心神恍惚，未敢遽前。捫撻退尋所繫之馬，宛在屋之西隅，鞍韉被雪，馬則齧柱而立。遲疑問，曉色已將辨物矣。乃於屋壁之北，有橐駝一，貼腹跪足，俱耳齧口。自虛覺夜來之異，得以遍求之。室外北軒下，俄又見一瘁瘠烏驢，連脊有磨破三處，白毛茁然將滿。舉視屋之北拱，微若振迅有物，乃見一老雞蹲焉。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，東西有隙地數十步，牖下皆有彩畫處。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積於其間，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。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，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。自虛因蹴之，果獲二刺蝟，蠕然而動。自虛周求四顧，悄未有人，又不勝一夕之凍乏。乃攬轡振雪，上馬而去。週出村之北道，左經柴欄舊圃，覩一牛踏雪齧草。次此不百餘步，合村悉輦糞，幸此蘊崇。自虛過其下，羣犬喧吠。中有一犬，毛悉齊髀，其狀甚異，睥睨自虛。自虛驅馬久之，值一叟闢荆扉，晨興開徑雪。自虛駐馬訊焉。對曰：「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。郎君昨宵何止？行李間有似迷途者。」自虛語及夜來之見，叟倚筭驚訝曰：「極差，極差！昨晚天氣風雪，莊家先有一病橐駝，慮其爲所斃，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，屋

下。有數日前，河陰官脚過，有乏驢一頭，不任前去。某哀其殘命未捨，以粟斛易留之，亦不羈絆。彼欄之瘠牛，皆莊家所畜。適聞此說，不知何緣，如此作怪。」自虛曰：「昨夜已失鞍馱。今餒凍且甚，事有不可率話者。大略如斯，難於悉述。」遂策馬奔去，至赤水店。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，始忙於求訪。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。

○王洙——字學源，其先瑯琊人。元和進士。

○蹊蹊——獨行貌。

柳毅傳

李朝威○

唐儀鳳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，遂往告別。去至六七里，鳥起馬驚，疾逸道左，又六七里乃止。見有婦人，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娥臉不舒，巾袖無光，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詰之曰：「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」婦始笑而謝，終泣

而對曰：「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問於長者，然而恨貫肌骨，亦何能媿避，幸一聞焉。妾洞庭龍君少女也。父母配嫁涇川次子。而夫婿樂逸，爲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既而將訴於舅姑，舅姑愛其子，不能禦。逮訴頻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毀黜以至此。」言訖，歔歔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洞庭於茲相遠，不知其幾多也。長天茫茫，信耗莫通。心目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邇洞庭。欲以尺書寄託侍者，未卜將以爲可乎？」毅曰：「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，氣血俱動，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！然而洞庭深水也。吾行塵間，寧可致意邪？唯恐道塗顯晦，不相通達，致負誠託，又乖懇願。子有何術，可導我邪？」女悲泣且謝曰：「負戴珍重，不復言矣。脫獲廻耗，雖死必謝。君不許，何敢言。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爲異也。」毅請問之。女曰：「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。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茲帶，束以他物，然後舉樹三發。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，無有礙矣。幸君子書敍之外，悉以心誠之話倚託，千萬無渝。」毅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女遂於襦間解書，再拜以進。東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爲之戚。乃置書囊中，因復問曰：「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豈宰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羊也，雨工也。」「何爲雨工？」曰：「雷霆之類也。」

毅顧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齧甚異，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「吾爲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幸勿相避。」女曰：「寧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。」語竟，引別東去。不數十步，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。其夕至邑而別其友。月餘到鄉還家，乃訪於洞庭，洞庭之陰，果有社橘，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。俄有武夫出於波間，再拜請曰：「貴客將自何所至也？」毅不告其實，曰：「走謁大王耳。」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「當閉目，數息可達矣。」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臺閣相向，門戶千萬，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。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，曰：「客當居此以伺焉。」毅曰：「此何所也？」夫曰：「此靈虛殿也。」毅觀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牀以珊瑚，簾以水晶，雕琉璃於翠楣，飾琥珀於虹棟，奇秀深香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「洞庭君安在哉？」曰：「君方幸元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火經，少選當畢。」毅曰：「何謂火經？」夫曰：「吾君龍也。龍以水爲神，舉一波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，人以火爲神，發一炬可燎河房。」然而靈用不同，玄化各異。太陽道士精於人理，吾君邀以聽焉。」語畢，而宮門闕。景從雲合，而見一人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「此吾君也。」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「豈

非人間之人乎？」毅對曰：「然。」既而拜。君亦拜；命坐於靈虛之下。謂毅曰：「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。夫子不遠千里，將有爲乎？」毅曰：「毅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於秦。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，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。風鬟雨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。謂毅曰：『爲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於此。』」悲泗淋漓，誠怛人心。遂託書於毅，毅許之。今以至此。」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「老父之罪，不診鑒聽，坐貽聾瞶，使閨窗孺弱，遠罹詬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齒髮，何敢負德！」詞畢，又哀咤良久，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人愛弟也。昔爲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毅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與天將失意，穿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，遂寬其同氣之罪。然猶縻繫於此，故錢塘之人，日來候焉。」詞未畢，而大聲忽發，天折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煙沸湧。俄有赤龍，長千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鬣，頃掣金鑠，鏤牽玉柱，千雷萬霆，繖繞其身。霰雪雨雹，一時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飛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親起持之曰：「無

懼。固無害。」毅良久稍安，乃獲自定。因告辭曰：「願得生歸，以避復來。」君曰：「必不如此。其去則然，其來則不然，幸爲少盡繾綣。」因命酌互舉，以款人事。俄而祥風慶雲，融融怡怡。幢節玲瓏，簫韶以隨。紅粧千萬，笑語熙熙。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璫滿身，綃縠參差，迫而視之，乃前寄辭者。然而若喜若悲，零淚如絲。須臾，紅煙蔽其左，紫氣舒其右，香氣環旋，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：「涇水之囚人至矣。」君乃辭歸宮中。須臾，又聞怨苦，久而不已。有頃，君復出，與毅飲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執青玉，貌聳神溢，立於君左右。君謂毅曰：「此錢塘也。」毅起趨拜之。錢塘亦盡禮相接。謂毅曰：「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，賴明君子信義昭彰，致達遠冤。不然者，是爲涇陵之士矣。饗德懷恩，詞不諭心。」毅搗退辭謝，俯仰唯唯。然後回告兄曰：「向者辰發靈虛，已至涇陽。午戰於彼，未還於此。中間馳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，而宥其失。前所譴責，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，不遑辭候。驚擾宮中，復忤賓客。愧惕慚懼，不知所失。」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「所殺幾何？」曰：「六十萬。」「傷稼乎？」曰：「八百里。」「無情郎安在？」曰：「食之矣。」君憮然曰：「頑童之爲是心也，誠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賴上帝靈聖，諒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辭

焉。從此已去，勿復如是。『錢塘復再拜。是夕，遂宿毅於凝光殿。明日，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，張廣樂，具以醪醴，羅以甘潔。初，笳角鼙鼓，旌旗劍戟，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『此錢塘破陣樂。』旌鉞傑氣，顧驟悍慄，坐客視之，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，羅綺珠翠，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：『此貴主還宮樂。』清音宛轉，如訴如慕。坐客聽之，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，龍君大悅，錫以紈綺，頒於舞人。然後密席貫坐，縱酒極娛。酒酣，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：『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聖兮，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，其孰敢當。荷貞人兮信義長，令骨肉兮還故鄉。永言慚愧兮，何時忘！』洞庭君歌罷，錢塘君再拜而歌曰：『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塗。此不當婦兮，彼不當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涇水之隅。風霜滿鬢兮，雨雪羅繡。賴明公兮，引素書，令骨肉兮，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，無時無。』錢塘君歌闕，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。毅踟躕而受爵，飲訖，復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：『碧雲悠悠兮，涇水東流。傷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尺書遠達兮，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，還處其休。荷和雅兮，感甘羞。山家寂寞兮，難久留。欲將辭去兮，悲綢繆。』歌罷，皆呼萬歲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貯以開水犀，錢塘君復出紅珀盤，貯以照夜

璣，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。然後宮中之人，咸以綃綵珠璧，投於毅側。重疊煥赫。須臾埋沒前後。毅笑語四顧，媿揖不暇。泊酒闌歡極，毅辭起，復宿於凝光殿。翌日，又宴毅於清光閣。錢塘因酒作色，踞謂毅曰：「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，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？愚有衷曲，一陳於公。如可，則俱履雲霄。如不可，則皆夷糞壤。足下以爲何如哉？」毅曰：「請聞之。」錢塘曰：「涇陽之妻，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，爲九姻所重。不幸見辱於匪人。今則絕矣。將欲求託高義，世爲親戚。使受恩者知其所歸，懷愛者知其所付，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？」毅肅然而作，欬然而笑曰：「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。毅始聞跨九州，攘五嶽，洩其憤怒；復見斷金鏤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難；毅以爲剛決明直，無如君者。蓋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愛其生。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簫管方洽，親賓正和，不顧其道，以威如人。豈僕之素望哉！若遇公於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間，鼓以鱗鬚，被以雲雨，將迫毅以死，毅則以禽獸視之，亦何恨哉。今體被衣冠，坐談禮義，盡五常之志性，窮百行之微旨，雖人世豪傑，有不如者，况江河靈類乎？而欲以介然之軀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氣，將迫於人，豈近直哉！且毅之質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。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勝王不道之氣。惟

王籌之。』錢塘乃逡巡致謝曰：『寡人生長宮房，不聞正論。向者詞述狂妄，唐突高明。退自循顧，戾不容責。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。』其夕復歡宴，其樂如舊。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。明日，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。男女僕妾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：『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。遂至睽別。』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。夫人又曰：『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？』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，然當此席，殊有恨歎之色。宴罷辭別，滿宮悽然。贈遺珍寶，怪不可述。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，見從者十餘人，担囊以隨，至其家而辭去。毅因適廣陵寶肆，鬻其所得。百未發一，財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爲莫如。遂娶於張氏，亡，又娶韓氏。數月，韓氏又亡。徙家金陵。常以鰥曠多感，欲求新匹。有媒氏告之曰：『有盧氏女，范陽人也。父名浩，嘗爲清流宰。晚歲好道，獨遊雲泉。今則不知所在矣。』母曰鄭氏。前年適清河張氏，不幸而張夫早亡。母憐其少艾，惜其慧美，欲擇德以配焉。不識何如？』毅乃卜日就禮。既而男女二姓，俱爲豪族，法用禮物，盡其豐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餘，毅因晚入戶，視其妻，深覺類於龍女，而逸艷豐厚，則又過之。因與話昔事。妻謂毅曰：『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？』經歲餘，有一子。毅益重之。既

產，踰月，乃穠飾換服，召毅於簾室之間，笑謂毅曰：『君不憶余之於昔邪？』毅曰：『夙非姻好，何以爲憶。』妻曰：『余卽洞庭君之女也。涇川之冤，君使得白，銜君之恩，誓心求報。洎錢塘季父論親從不允，乖負宿心，悵望成疾。中聞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，某遂閉戶剪髮，以明無意。雖君子棄絕，分無見期，而當初之心，死不自替。他日，父母憐其志，復欲馳白於君，值君累娶，張韓二氏，理不可遣。迨張韓繼卒，君卜居於茲，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。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，感喜終世，死無恨矣。』因咽泣良久，復謂毅曰：『始不言者，知君無重色之心。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愛子之意。婦人匪薄，不足以歡厚永心，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。未知君意如何？愁懼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書之日，笑謂妾曰：『他日歸洞庭，幸無相避。』誠不知當此之際，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？其後季父請於君，君固不許，君乃誠爲不可邪，抑忿然邪？君其語之。』毅曰：『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誠有不平之志，然自約其心者，達君之冤，餘無及也。初言幸勿相避者，偶然耳，豈有意哉。洎錢塘逼迫之際，重理有不可直，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義行爲志，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？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貞爲志尙，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。』

乎？二不可也。且以率肆胸臆，酬酢紛綸，唯直是圖，不遑避害，然而將別之日，見君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，無由報謝。吁，今日君盧氏也，又家於人間。則吾始心未爲惑矣，從此以往，永奉歡好，心無纖慮也。」妻因深感嬌泣，良久不已。有頃，謂毅曰：「勿以他類遂爲無心，固當知報耳。夫龍壽萬歲，今與君同之。水陸無往不適，君不以爲妄也。」毅嘉之曰：「吾不知國客，乃復爲神仙之餌。」乃相與覲洞庭，既至而賓主盛禮，不可具紀。後徙居南海，僅四十年，其邸第輿馬，珍鮮服玩，雖侯伯之室，無以加也。毅之族，咸遂濡澤，以其春秋積序，容狀不衰，南海之人，靡不驚惑。洎開元中，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，精索道術。毅不得安，遂相與歸洞庭，凡十餘歲，莫知其跡。至開元末，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，謫官東南，經洞庭，晴晝長望，俄見碧山出於遠波，舟人皆側立，曰：「此本無山，恐水怪耳。」指顧之際，山與舟稍相逼，乃有彩船自山馳來，迎問於嘏。其中有一人呼之曰：「柳公來候耳。」嘏省然記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攝衣疾上山。有宮闕如人世，見毅立於宮室之中，前列絲竹，後羅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間。毅詞理益元，容顏益少。初迎嘏於砌，持嘏手曰：「別來瞬息，而髮毛已黃。」嘏笑曰：「兄爲神仙，弟爲枯骨，命

也。』毅因出藥五十九，遺嘏曰：『也藥一丸，可增一歲。歲滿復來，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。歡宴畢，嘏乃辭行。自是以後，遂絕影響。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。殆四紀，嘏亦不知所在。隴西李朝威，敍而歎曰：『五蟲之長，必以靈者，別斯見矣。人裸也。移信鱗蟲。洞庭含吐大直，錢塘迅疾磊落，宜有承焉。嘏詠而不載，獨可鄰其境矣。愚義之，遂爲斯文。』

○李朝威——隴西人，生平不詳。

○阿房——宮名，在陝西長安縣北，秦始皇所築。

非烟傳

皇甫枚 ○

臨淮武公業，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，愛妾曰非烟，姓步氏，容止纖麗，若不勝綺羅。善秦聲，好文墨，尤工擊甌，其韻與絲竹合。公業甚嬖之。其比鄰，天水趙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。其子曰象，端秀有文，纒弱冠矣。時方居喪禮，忽一日於南垣隙中，窺見非烟，神氣俱喪，廢食忘寐。乃

厚賂公業之闈，以情告之。闈有難色，復爲厚利所動，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，具以象意言焉。非烟聞之，但含笑凝睇，而不答。門媪盡以語象，象發狂心蕩，不知所持。乃取薛濤牋，題絕句曰：「一觀傾城貌，塵心只自猜。不隨蕭史去，擬學阿蘭來。」以所題密緘之，祈門媪達非烟。烟讀畢，吁嗟良久，謂媪曰：「我亦曾窺見趙郎，大好才貌。此生薄福，不得當之。」蓋鄙武生龔悍，非良配耳。乃復酬篇，寫於金鳳牋曰：「綠慘雙蛾不自持，只緣幽恨在新詩。郎心應似琴心怨，脈脈春情更泥誰。」封付門媪，令遺象。象啓緘，吟諷數四，拊掌喜曰：「吾事諧矣。」又以剡溪玉葉紙，賦詩以謝曰：「珍重佳人贈好音，綵牋芳翰兩情深。簿於蟬翼難供恨，密似蠅頭未寫心。疑是落花迷碧洞，只思輕雨灑幽襟。百回消息千回夢，裁作長謠寄綠琴。」詩去旬日，門媪不復來。象憂懣，恐事泄，或非烟追悔。春夕，於前庭獨坐，賦詩曰：「綠暗紅藏起暝烟，獨將幽恨小庭前。沉沉良夜與誰語，星隔金河月半天。」明日晨起吟際，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：「勿訝旬日無信，蓋以微有不安。」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，并碧苔牋，詩曰：「無力巖粧倚繡櫺，暗題蟬錦思難窮。近年贏得傷春病，柳弱花欹怯曉風。」象結錦囊於懷，細讀小簡，又恐烟幽思增疾。

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：『春日遲遲，人心悄悄。自因窺觀，長役夢魂。雖羽駕塵襟，難干會合，而丹誠皎日，誓以周旋。况又聞乘春多感，芳履違和。耗冰雪之妍姿，鬱蕙蘭之佳氣。憂抑之極，恨不翻飛。企望寬情，無至憔悴。莫孤短韻，寧爽后期。恍惚寸心，書豈能盡。兼持菲什，仰繼華篇。』詩曰：『見說傷情爲見春，想封蟬錦綠蛾顰。叩頭爲報烟卿道，第一風流最損人。』門媪既得回簡，徑賈詣烟閣中。武生爲府掾屬，公務繁夥，或數夜一直，或竟日不歸。是時適值生入府曹。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。既而長太息曰：『丈夫之志，女子之心，情契魂交，視遠如近也。』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：『下妾不幸，垂髻而孤。中間爲媒妁所欺，遂匹合於瑣類。每至清風朗月，移玉柱以增懷，秋帳冬釭，汎金徽而寄恨。豈期公子忽貽好音，發華絨而思飛，諷麗句而目斷。所恨洛川波隔，賈午牆高。聯雲不及於秦臺，薦夢尙遙於楚岫。猶望天從素願，神假微機，一拜清光，九殞無恨。兼題短什，用寄幽懷。』詩曰：『畫簷春燕須同宿，洛浦雙鴛肯獨飛。長恨桃源諸女伴，等閒花裏送郎歸。』封訖，乃召門媪令達於象。象覽書及詩，以烟意稍切，喜不自持。但靜室焚香，虔禱以俟息。一日將夕，門媪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『趙郎願見神仙否？』象驚，連問之。

傳烟語曰：「今夜功曹直府，可謂良時。妾家後庭，郎君之前垣也。若不渝惠好，專望來儀。方寸萬重，悉俟晤語。」既曛黑，象乃躋梯而登。烟已令重榻於下。既下，見烟靚妝盛服，立於花下，拜訖，俱以喜極不能言。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，遂背釭解幌，盡繾綣之意焉。及曉鐘初動，復送象於垣下。烟執象泣曰：「今日相遇，乃前生因緣耳。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，放蕩如斯。直以郎之風調，不能自固，願深鑒之。」象曰：「挹希世之貌，見出人之心。已誓幽庸，永奉歡狎。」言訖，象踰垣而歸。明託門媪贈烟詩曰：「十洞三清雖路阻，有心還得傍瑤臺。瑞香風引思深夜，知是蕊宮仙馭來。」烟覽詩微笑。因復贈象詩曰：「相思只怕不相識，相見還愁卻別君。願得化為松下鶴，一雙飛去入行雲。」封付門媪，仍令語象曰：「賴妾有小小篇詠，不然，君作幾許大才面目。」茲不盈旬，常得一期於後庭。展微密之思，罄宿昔之心。以為鬼神不知，天人用助。或景物寓目，謠詠寄情，來來頻繁，不能悉載。如是者周歲。無何，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，奴陰銜之，乘間盡以告公業。公業曰：「汝慎言，我當伺察之。」後至直日，乃偽陳狀請假。迨夕，如常入直。遂潛於里門。街鼓既作，匍伏而歸。循牆至後庭，見烟方倚戶微吟，象則據垣斜睇。公業不勝其

忿，挺前欲擒象，覺跳去。某搏之，得其半襦。乃入室呼煙詰之。煙色動聲戰，而不以實告。公業愈怒，縛之大柱，鞭楚血流。但云：『生得相親，死亦何恨。』深夜，公業怠而假寐，煙呼其所愛女僕曰：『與我一杯水。』水至，飲盡而絕。公業起，將復笞之，已死矣。乃解縛，舉置閣中，連呼之，聲言烟暴疾致殞。後數日，窆北邙，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。象因變服易名，遠竄江浙間。洛陽才士有崔李二姓，常與武掾遊處。崔賦詩末句云：『恰似傳花人飲散，空牀拋下最繁枝。』其夕夢煙謝曰：『妾貌雖不逮桃李，而零落過之。捧君佳什，媿抑無已。』李生詩末句云：『豔魄香魂如有在，還應羞見墜樓人。』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：『士有百行，君得全乎？何至於片言，苦相詆斥。當屈君於地下面證。』數日，李生卒。時人異焉。

○皇甫枚——字遵美，唐安定人，著有三水小牘。

○薛濤——薛濤，唐之名妓，嘗作深紅小彩牋，時人謂之薛濤牋。

枕中記

沈既濟○

開元十九年，道者呂翁，經邯鄲道上邸舍中，設榻施席，擔囊而坐，俄有邑中少年盧生，衣短裘，乘青駒，將適于田，亦止邸中，與翁接席，言笑殊暢。久之，盧生顧其衣裝弊褻，乃歎曰：「大丈夫生世，不諧而困如是乎！」翁曰：「觀子膚極腴，體胖無恙，談諧方適，而歎其困者何也？」生曰：「吾此苟生耳，何適之爲？」翁曰：「此而不適，而何爲適？」生曰：「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施族益茂，而家用肥，然後可以言其適。吾志於學而遊於藝，自維當年，青紫可拾，今已過壯室，猶勤田畝，非困而何！」言訖，目昏思寐。是時，主人蒸黃粱爲饌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，曰：「子枕此，當令子榮適如志。」其枕盜而竅其兩端，生俛首就之。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，舉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娶清河崔氏女，女容甚麗，而產甚殷。由是裘衣服御，日已華侈。明年，舉進士，登甲科，解褐授校書郎，應制舉，授渭南縣尉，遷監察御史，起居舍人，爲制誥，三年，卽真，出典同州，尋轉陝州。生好士功，自陝西開河八十里，以濟不通，邦人賴之，立碑頌德。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，入京爲京兆尹。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，吐番、新諾羅、龍莽布攻陷瓜沙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，投河隍戰恐。帝思將帥之任，遂除生御史中丞，河西隴右節度使。

大破戎虜七千級，開地九百里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。北邊賴之，以石紀功焉。歸朝策勳，恩禮極崇。轉御史大夫，吏部侍郎。物望清重，羣情翕習，大爲當時宰相所忌。以飛語中之，貶瑞州刺史。三年，徵還，除戶部尙書。未幾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與蕭令嵩、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。十年，嘉謀密命，一日三接，獻替啓沃，號爲賢相。同列者害之，遂誣與邊將交結，所圖不軌，下獄。府吏引徒至其門，追之甚急。生惶駭不測，泣其妻子曰：『吾家本山東，良田數頃，足以禦寒餒，何苦求祿而令及此。思復衣短裘，乘青駒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』引刀欲自戕。其妻救之，得免。共罪者皆死，生獨有中官（三）保護，得減死論，出授驩牧。數歲，帝知其冤，復起爲中書令，封趙國公，恩旨殊渥，備極一時。生有五子：傳、倜、儉、位、倚。傳爲考功員外，儉爲侍御史，位爲大常丞。季子倚最賢，年二十四，爲右補闕。其姻媾皆天下族望，有孫十餘人。凡兩竄嶺表，再登台鉞，出入中外，泐翔臺閣，三十餘年間，崇盛赫奕，一時無比。末節頗奢蕩，好逸樂，後庭聲色皆第一。前後賜良田、甲第、佳人、名馬，不可勝數。後年漸老，屢乞骸骨，不許。及病，中人候望，接踵於路。名醫上藥，畢至焉。將終，上疏曰：『臣本山東書生，以田園爲娛。偶逢聖運，得列官序。過蒙榮獎，特受

鴻私，出擁旄鉞，入昇鼎輔。周旋中外，綿歷歲年。有忝恩造，無裨聖化。負乘致寇，履薄戰兢。日極一日，不知老之將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歷三公，鍾漏並歇，筋骸俱弊。彌留沈困，殆將溘盡，願無誠效。上答休明，空負深恩，永辭聖代。無任感戀之至！謹奉表稱謝以聞。」詔曰：「卿以俊德，作余元輔。出雄藩垣，入贊緝熙。昇平二紀，實卿是賴。比因疾累，日謂痊除，豈遽沈頓，良深憫默！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，其勉加針灸，爲余自愛，讜冀无妄，期丁有喜。」其夕卒。盧生欠伸而寤，見方偃於邸中。顧呂翁在傍，主人蒸黃粱，尙未熟。觸類如故，蹶然而興，曰：「豈其夢寐邪！」翁笑謂曰：「人世之事，亦猶是矣。」生然之。良久，謝曰：「夫寵辱之數，得喪之理，生死之情，盡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，敢不受教。」再拜而去。

○沈既濟——唐蘇州吳人，官至左拾遺，史館修撰，禮部員外郎。

○青紫——謂貴官也。

○中官——宦官也。

任氏傳

沈既濟

任氏，女妖也。有韋使君者，名崋^①，第九，信安王禕之外孫。少落拓，好飲酒。其從父妹壻曰鄭六，不記其名。早習武藝，亦好酒色，貧無家，託身於妻族。與崋相得，遊處不閒。唐天寶九年夏六月，崋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，將會飲於新昌里。至宣平之南，鄭子辭有故，請間去。繼至飲所，崋乘白馬而東，鄭子乘驢而南。入昇平之北門，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。中有白衣者，容色姝麗。鄭子見之，驚悅，策其驢，忽先之，忽後之，將挑而未敢。白衣時時盼睐，意有所受。鄭子戲之曰：「美豔若此，而徒行，何也？」白衣笑曰：「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爲？」鄭子曰：「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。今輒以相奉，某得步從足矣。」相視大笑。同行者更相眩誘，稍已狎暱。鄭子隨之，東至樂遊園，已昏黑矣。見一宅，土垣車門，室宇甚嚴。白衣將入，顧曰：「願少踟躕。」而入。女奴從者一人，留於門屏間。問其姓第。鄭子既告，亦問之。對曰：「姓任氏，第二十。」少頃，延入。鄭子繫驢於門，置帽於鞍。始見婦人，年三十餘，與之承迎，卽任氏姊也。列燭置膳，舉酒數觴。任氏更

妝而出，酣飲極歡。夜久而寢。其妍姿美質，歌笑態度，舉措皆豔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將曉，任氏曰：『可去矣。某兄弟名係教坊，職屬南衙。晨興將出，不可淹留。』乃約後期而去。既行及里門，門局未發。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，方張燈熾爐。鄭子憩其簾下，坐以候鼓。因與主人言。鄭子指宿所以問之，曰：『自此東轉，有門者，誰氏之宅？』主人曰：『此墮墉棄地，無第宅也。』鄭子曰：『適過之，曷以云無？』與之固爭。主人適悟，乃曰：『吁！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，多誘男子偶宿，嘗三見矣。今子亦遇乎？』鄭子赧而隱曰：『無。』質明，復視其所，見土垣車門如故。窺其中，皆蕪荒及廢圃耳。既歸，見盜。盜責以失期。鄭子不泄，以他事對。然想其豔冶，願復一見之。心嘗存之不忘。經十許日，鄭子遊入西市衣肆，瞥然見之，鬟女奴從。鄭子遽呼之。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，以避焉。鄭子連呼前迫，方背立以扇障其後。曰：『公知之，何相近焉？』鄭子曰：『雖知之，何患。』對曰：『事可愧恥，難施面目。』鄭子曰：『勤想如是，忍相棄乎？』對曰：『安敢棄也，懼公之見惡耳。』鄭子發誓，詞旨益切。任氏乃迴眸去扇，光彩豔麗如初。謂鄭子曰：『人間如某之比者，非一。公自不識耳。無獨怪也。』鄭子請之，與敘歡。對曰：『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，非他；』

爲其傷人耳。某則不然。若公未見惡，願終己以奉巾櫛。』鄭子許與謀棲止。任氏曰：『從此而東，大樹出於棟間者，門巷幽靜可稅以居。前時自宣平之南，乘白馬而東者，非君妻之昆弟乎？其家多什器，可以假用。』是時盜伯叔從役於四方，三院什器皆貯藏之。鄭子如言，訪其舍，而詣盜假什器，問其所用。鄭子曰：『新獲一麗人，已稅得其舍，假具以備用。』盜笑曰：『觀子之貌，必獲詭陋，何麗之絕也。』盜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，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。俄而奔走返命，氣吁汗洽。盜迎問之：『有乎？』又問容若何。曰：『奇怪也，天下未嘗見之矣！』盜姻族廣茂，且夙從逸遊，多識美麗，乃問曰：『孰若某美？』僮曰：『非其倫也。』盜遍比其佳者四五人，皆曰：『非其倫。』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，則盜之內妹，穠艷如神仙，中表素推第一。盜問曰：『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？』又曰：『非其倫也。』盜撫手大駭曰：『天下豈有斯人乎！』遽命汲水澡頸，巾首膏脣而往。既至，鄭子適出。盜入門，見小僮擁擘方掃，有一女奴在其門，他無所見。徵於小僮。小僮笑曰：『無之。』盜周視室內，見紅裳出於戶下，迫而察焉，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。盜別出，就明而觀之，殆過於所傳矣。盜愛之發狂，乃擁而凌之，不服，盜以力制之。方急，則

曰，服矣。請少廻旋。既從，則捍禦如初。如是者數四。崆乃悉力急持之。任氏力竭，汗若濡雨。自度不免，乃縱體不復抗拒，而神色慘變。崆問曰：『何色之不悅？』任氏長歎息曰：『鄭六之可哀也！』崆曰：『何謂？』對曰：『鄭生有六尺之軀，而不能庇一婦人，豈丈夫哉！且公少豪侈，多獲佳麗，遇某之比者衆矣。而鄭生窮賤耳。所稱愜者，唯某而已。忍以有餘之心，而奪人之不足乎？哀其窮餒，不能自立，衣公之衣，食公之食，故爲公所繫耳。若糠糗可給，不當至是。』崆豪俊有義烈，聞其言，遽置之，歛衽而謝曰：『不敢。』俄而鄭子至，與崆相視哈樂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，皆崆給焉。任氏有經過出入，或車馬輿步，不常所止。崆日與之遊，甚歡。每相狎暱，無所不至。唯不及亂而已。是以崆愛之重之，無所怪惜。一食一飲，未嘗忘焉。任氏知其愛己，因言以謝曰：『愧公之見愛甚矣。願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。且不能負鄭生，故不得隨公歡。某秦人也。生長秦城，家本伶倫中表，姻族多爲人寵媵。以是長安狹斜，悉與之通。或有姝麗，悅而不得者，爲公致之可矣。願持此以報德。』崆曰：『幸甚。』鄭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，肌體凝潔。崆常悅之，因問任氏識之乎。對曰：『是某表姊妹，致之易耳。』旬餘，果致之。數月厭罷。任氏曰：『

市人易致，不足以展效，或有幽絕之難謀者，試言之，願得盡智力焉。」崆曰：「昨者寒食，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，見刁將軍緬，張樂於殿堂，有善吹笙者，年二八，雙鬟垂耳，嬌姿豔絕，當識之乎？」任氏曰：「此寵奴也。其母卽妾之內姊也。求之可也。」崆拜於席下。任氏許之，乃出入刁家。月餘，崆促問其計。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。崆依給焉。後二日，任氏與崆方食，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。任氏聞召，笑謂崆曰：「諧矣。」初任氏加寵奴以病，針餌莫減。其母與緬憂之方甚，將徵諸巫。任氏密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使言從就爲吉。及視疾，巫曰：「不利在家，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。」緬與其母詳其地，則任氏之第在焉。緬遂請居。任氏謬辭以偏狹，勤請而後許。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。至則疾愈。未數日，任氏密引崆以通之，經月乃孕。其母懼，遽歸以就緬。由是遂絕。他日，任氏謂鄭子曰：「公能致錢五六千乎？將爲謀利。」鄭子曰：「可。」遂假求於人，獲錢六千。任氏曰：「鬻馬於市者，馬之股有疵，可買以居之。」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，青在左股。鄭子買以歸。其妻昆弟皆嗤之曰：「是棄物也，買將何爲？」無何，任氏曰：「馬可鬻矣，當獲三萬。」鄭子乃賣之。有酬二萬，鄭子不與。一市盡曰：「彼何苦而

貴買，此何愛而不鬻？」鄭子乘之以歸。買者隨至其門，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。不與，曰：「非三萬不鬻。」其妻昆弟聚而訴之。鄭子不獲已，遂賣登三萬。既而密伺買者，徵其由。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，死三歲矣。斯吏不時除籍，官徵其估計錢六萬，設其以半買之，所獲尙多矣。若有馬以備數，則三年芻粟之估，皆吏得之。且所償蓋寡。是以買耳。任氏又以衣服故弊，乞衣於盜。盜將買全綵與之。任氏不欲，曰：「願得成制者。」盜召市人張大爲買之。使見任氏，問所欲。張大見之，驚謂盜曰：「此必天人貴戚，爲郎所竊。且非人間所宜有者。願速歸之，無及於禍。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。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縫紉也。不曉其意。後歲餘，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，在金城縣。時鄭子方有妻室。雖晝遊於外，而夜寢於內。多恨不得轉其夕。將之官，邀與任氏俱去。任氏不欲往，曰：「旬月同行，不足以爲歡。請計給糧餼，端居以遲歸。」鄭子懇請，任氏愈不可。鄭子乃求盜資助。盜與更勸勉，且詰其故。任氏良久，曰：「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，故不欲耳。」鄭子甚惑也，不思其他，與盜大笑曰：「明智若此，而爲妖惑，何哉？」固請之，任氏曰：「儻巫者言可徵，徒爲公死，何益？」二子曰：「豈有斯理乎？」懇請如初。任氏不得已，遂

行。盜以馬借之，出祖於臨臯，揮袂別去。信宿至馬嵬，任氏乘馬居其前，鄭子乘驢居其後。女奴別乘，又在其後。是時西門圉人教獵狗於洛川，已旬日矣。適值於道，蒼犬騰出於草間。鄭子見任氏歔然墜於地，復本形而南馳。蒼犬逐之，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。里餘，爲犬所獲。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，削木爲記。迴覩其馬，嚙草於路隅，衣服悉委於鞍上，履襪猶懸於鐙間，若蟬蛻然，唯首飾墜地，餘無所見。女奴亦逝矣。旬餘，鄭子還城。盜見之，喜迎問曰：「任子無恙乎？」鄭子泫然對曰：「歿矣！」盜聞之亦慟，相持於室，盡哀。徐問疾故，答曰：「爲犬所害。」盜曰：「犬雖猛，安能害人？」答曰：「非人。」盜駭曰：「非人何者？」鄭子方述本末。盜驚訝歎息不能已。明日，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，發瘞視之，長慟而歸。追思前後，唯衣不自製，與人頗異焉。其後鄭子爲總監使，家甚富有。櫪馬十餘匹，年六十五卒。大歷中，沈旣濟居鍾陵，嘗與盜遊，屢言其事故最詳悉。後盜爲殿中侍御史，兼隴州刺史，遂歿而不返。嗟乎，異物之情也，有人焉，遇暴不失節，徇人以至死，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。惜鄭生非精人，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。向使淵識之士，必能揉變化之理，察神人之際，著文章之美，傳要妙之情，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。惜

哉！建中二年，既濟自左拾遺，於金吳將軍裴冀，京兆少尹孫成，戶部郎中崔需，右拾遺陸淳，皆適居東南，自秦徂吳，水陸同道。時前拾遺朱放，因旅遊而隨焉。浮潁涉淮，方舟泐流，晝讌夜話，各徵其異說。衆君子聞任氏之事，共深歎駭。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。

① 益——音吟。

② 教坊——官署名，女樂隸於教坊。

③ 質明——天明時也。

無雙傳

薛調①

唐王仙客者，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。初仙客父亡，與母同歸外民，震有女曰無雙，小仙客數歲，皆幼稚，戲弄相狎。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，如是者凡數歲，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。一日王氏姊疾且重，召震約曰：『我一子，念之可知也。恨不見其婚室。無雙瑞麗聰慧，

我深念之。異日無令歸他族。我以仙客爲託。爾誠許我。瞑目無所恨也。」震曰：「姊宜安靜自頤養，無以他事自撓。」其姊竟不痊。仙客護喪歸葬襄鄧。服闋，思念：「身世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，以廣後嗣，無雙長成矣。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？」於是飾裝抵京師。時震爲尙書租庸使，門館赫奕，冠蓋填塞。仙客既覲，置於學舍，弟子爲伍，舅甥之分，依然如故。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。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，姿質明豔，若神仙中人。仙客發狂，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。遂鬻囊橐，得錢數百萬，舅氏舅母左右給使，達於廝養，皆厚遺之。又因復設酒饌，中門之內，皆得入之矣。諸表同處，悉敬事之。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獻，雕鏤犀玉，以爲首飾。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遺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。舅母曰：「是我所願也。卽當議其事。」又數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「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，阿郎云：『向前亦未許之。』」模樣云云，恐是參差也。」仙客聞之，心氣俱喪，達旦不寐。恐舅氏之見棄也。然奉事不敢懈怠。一日，震趨朝至日初出。忽然走馬入宅，汗流氣促，唯言：「鑰却大門，鑰却大門！」一家惶駭，不測其由。良久，乃言：「涇原兵士反，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，天子出苑北門，百官奔赴行在。我以妻女爲念，略歸部署。」

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。我嫁與爾無雙。」仙客聞命，驚喜拜謝。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，謂仙客曰：「汝易衣服押領此物，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。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，遶城續至。仙客依所教。至日落，城外店中待久不至。城門自午後扃鎖，南望目斷，遂乘驄秉燭，遶城至啓夏門。門亦鎖。守門者不一，持白梃，或立或坐。仙客下馬徐問曰：「城中有何事如此？」又問：「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？」曰：「朱太尉已作天子，午後有一人重戴，領婦人四五輩，欲出此門，街中人皆識，云是租庸使劉尙書門司不敢放出。近夜，追騎至，一時驅向北去矣。」仙客失聲慟哭，却歸店，三更向盡，城門忽開。見火炬如晝，兵士皆持兵挺刃，傳呼斬斫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捨輜騎驚走，歸襄陽村居三年，後知尅復，京師重整，海內無事。乃入京訪舅氏消息，至新昌南街，立馬徬徨之際，忽有一人馬前拜執視之，乃舊使蒼頭寒鴻也。鴻本王家生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。握手垂涕。仙客謂鴻曰：「阿舅舅母安否？」鴻云：「並在興化宅。」仙客喜極，云：「我便過街去。」鴻曰：「某已得從良，客戶有一小宅子，販繪爲業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戶一宿。來早同去未晚。」遂引至所居，飲饌甚備。至昏黑，乃聞報曰：「尙書受僞命官，與

夫人皆處極刑。無雙已入掖庭矣。仙客哀冤號絕，感動鄰里。謂鴻曰：「四海至廣，舉目無親，戚，未知託身之所。」又問曰：「舊家人有誰在？」鴻曰：「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，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。」仙客曰：「無雙固無見期，得見採蘋，死亦足矣。」由是乃刺謁，以從姪禮見遂中，具道本末，願納厚價以贖採蘋，遂中深見相知，感其事而許之。仙客稅屋與鴻蘋居。塞鴻每言：「郎君年漸長，合求官職，悒悒不樂，何以遣時？」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懇告遂中。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。齊運以仙客前銜，爲富平縣尹，知長樂驛。累月，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，宿長樂驛，氈車子十乘下訖。仙客謂塞鴻曰：「我聞宮嬪選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，我恐無雙在焉。汝爲我一窺可乎？」鴻曰：「宮嬪數千，豈便及無雙？」仙客曰：「汝但去，人事亦未可定。」因令塞鴻假爲驛吏，烹茗於簾外，仍給錢三千。約曰：「堅守茗具，無暫捨去。忽有所覩，卽疾報來。」塞鴻唯唯而去。宮人悉在簾下，不可得見之。但夜語喧譁而已。至夜深，羣動皆息，塞鴻滌器搆火，不敢輒寐。忽聞簾下語曰：「塞鴻，塞鴻！汝爭得知我在此耶？郎健否？」言訖，嗚咽。塞鴻曰：「郎君見知此驛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鴻問候。」又曰：「我不

久語，明日我去後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，紫褥下，取書送郎君。」言訖，便去。忽聞簾下極鬧云：「內家中惡。」中使索湯藥甚急，乃無雙也。塞鴻疾告仙客。仙客驚曰：「我何得一見？」塞鴻曰：「今方修涓橋。郎君可假作理橋官，車子過橋時，近車子立。無雙若認得，必開簾子，當得瞥見耳。」仙客如其言。至第三車子，果開簾子，窺見，真無雙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勝其情。塞鴻於閣子中褥下，得書送仙客。花牋五幅，皆無雙真迹，詞理哀切，敘述周盡。仙客覽之，茹恨涕下。自此永訣矣。其書後云：「常見勅便說富平縣古押衙，人間有心人，今能求之否？」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，歸本官。遂尋訪古押衙，則居於村墅。仙客造謁見古生，生所願必力致之。繒綵寶玉之贈，不可勝紀。一年未開口。秩滿，閒居於縣。古生忽來謂仙客曰：「洪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。郎君於某竭分。察郎君之意，將有求於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。感郎君之深恩，願粉身以答効。」仙客泣拜，以實告古生。古生仰天，以手拍腫數四曰：「此事大不易，然與郎君試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」仙客拜曰：「但生前得見，豈敢以遲晚爲限耶？」半歲無消息。一日，扣門，乃古生送書云：「茅山使者回，且來此。」仙客奔馬去見古生。生乃無一言。又啓使者，復云：「殺卻也。」

且吃茶。』夜深，謂仙客曰：『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？』仙客以采蘋對，仙客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『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歸。』後累日，忽傳說曰：『有高品過，處置園陵宮人。』仙客心甚異之。令塞鴻探所殺者，乃無雙也。仙客號哭，乃歎曰：『本望古生，今死！』爲之奈何！』流涕欷歔，不能自己。是夕更深，聞叩門甚急，及開門，乃古生也。領一夔子[㊦]，入謂仙客曰：『此無雙也，今死矣。心頭微暖，後日當活，微灌湯藥，切須靜密。』言訖，仙客抱入閣子中，獨守之。至明，遍體有暖氣。見仙客，哭一聲遂絕。救療至夜方愈。古生又曰：『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，』坑稍深，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。仙客驚怕。古生曰：『郎君莫怕。今日報郎君恩足矣。聞比茅山道士有藥術，其藥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卻活，某使人專求得一丸，昨令採蘋假作中使，以無雙逆黨，賜此藥令自盡，至陵下，託以親故，百緡贖其尸。凡道路郵傳，皆厚賂矣，必免漏泄。茅山使者及昇變人，在野外處置訖。老夫爲郎君，亦自刎，君不得更居此。門外有檐子一十人，馬五匹，絹二百匹，五更挈無雙便發，變姓名浪迹以避禍。』言訖，舉刀。仙客救之，頭已落矣，遂并尸覆訖。未明發，歷四蜀下峽，寓居於渚宮，悄不聞京兆之耗，乃挈家歸襄鄧別業，與無雙偕老。

矣。男女成羣。噫！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！罕有若斯之比！常謂古今所無。無雙遭亂世籍沒，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，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。冤死者十餘人。艱難走竄，後得歸故鄉，為夫婦五十年。何其異哉！

○薛調——唐河中寶鼎人，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，充翰林承旨學士，加知制誥。

○襄鄧——襄州鄧城縣之簡稱，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。

○夔子——昇夔之人。

吳保安傳

牛肅

吳保安字永固，河北人，任遂州方義尉。其鄉人郭仲翔，即元振從姪也。仲翔有才學，元振將成其名宦。會南蠻作亂，以李蒙為姚州都督，帥師討焉。蒙臨行，辭元振，元振乃見仲翔，謂蒙曰：『弟之孤子，未有名宦。子姑將行，如破賊立功，某在政事，當接引之，俾其糜薄俸也。』蒙諾。

之。仲翔頗有幹用，乃以爲判官，委之軍事。至蜀，保安寓書於仲翔曰：『幸共鄉里，籍甚風猷。雖曠不展拜，而心常慕仰。吾子國相猶子，慕府傾才，果以良能而受委寄。李將軍秉文秉武，受命專征，親統大兵，將平小寇。以將軍英勇，兼足下才能，師之克殄，功在旦夕。保安幼而嗜學，長而專經，才乏兼人，官從一尉，僻在劍外，地邇蠻陬。鄉國數千，關河阻隔。况此官已滿，後任難期。以保安之不才，厄選曹之格限，更思微祿，豈有望焉。將歸老邱園，轉死溝壑。側聞吾子急人之憂，不遺鄉曲之情，忽垂特達之眷，使保安得執鞭弭，以奉周旋，錄及細微，薄霑功效。承茲凱入，得預末班，是吾子邱山之恩，卽保安銘鏤之日。非敢望也，願爲圖之。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，專策驚蹇，以望招攜。』仲翔得書，深感之。卽言於李將軍，召爲管記。未至而蠻賊轉逼。李將軍至姚州，與戰破之。乘勝深入蠻，覆而敗之。李身死軍沒，仲翔爲虜。蠻夷利漢財物，其沒落者，皆通音耗，令其家贖之。人三十匹。保安旣至姚州，適值軍沒，遲留未返。而仲翔於蠻中間關，致書於保安曰：『永固無恙。頃辱書未報，值大軍已發，深入賊庭，果逢撓敗。李公戰沒，吾爲囚俘。假息偷生，天涯地角。顧身世已矣，念鄉國眇然。才謝鍾儀，居然受縶；身非箕子，日見爲奴。海畔

牧羊，有類於蘇武；宮中射鴈，寧期於李陵。吾自陷蠻夷，備嘗艱苦，肌膚毀剔，血淚滿地。生人至艱，吾身盡受。以中華世族，爲絕域窮囚。日居月諸，暑退寒襲。思老親於舊國，望松楸於先塋，忽發狂，腦臆流慟，不知涕之無從！行路見吾，猶爲傷愍。吾與永固，雖未披款，而鄉里先達，風味相親，想觀光儀，不離夢寐。昨蒙枉問，承間便言。李公素知足下才名，則請爲管記。大軍去遠，足下來遲。乃足下自後於戎行，非僕遺於鄉曲也。足下門傳餘慶，天祚積善，果事期不入，而身名並全。向若早事麾下，同參幕府，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。吾今在厄，力屈計窮，而蠻俗沒留，許親族往贖。以吾國相之姪，不同衆人，仍苦相邀，求絹十匹。此信通聞，仍索百縑。願足下早附白書，報吾伯父。宜以時到，得贖吾還。使亡魂復歸，死骨更肉，唯望足下耳。今日之事，請不辭勞苦。吾伯父已去廟堂，難可諮啓。卽願足下親脫石父，解夷吾之驂，往贖華元，類宋人之事。濟物之道，古人猶難。以足下道義素高，名節特著，故有斯請，而不生疑。若足下不見哀矜，猥同流俗，則僕生爲俘囚之豎，死則蠻夷之鬼耳。更何望哉！已矣，吳君，無落吾事！保安得書，甚傷之。時元振已卒，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。仍領其家，得絹二百疋，往因住雋州，十年不歸，經營財物，前後得

絹七百疋，數猶未至。保安素貧窶，妻子猶在遂州。貧贖仲翔，遂與家絕。每於人有得，雖尺布升粟，皆漸而積之。後妻子飢寒，不能自立。其妻乃率弱子，駕一驢自往瀘南，求保安所在。於途中糧盡，猶去姚州數百。其妻計無所出，因哭於路左，哀感行人。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，見保安妻哭，異而訪之。妻曰：「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，以友人沒蕃，丐而往贖。因往姚州，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。妾今貧苦，往尋保安。糧乏路長，是以悲泣。」安居大奇之，謂曰：「吾前至驛，當候夫人，濟其所乏。」既至驛，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，給乘令進。安居馳至郡，先求保安見之。執其手升堂，謂保安曰：「吾常讀古人書，見古人行事，不謂今日親覩於公。何分義情深，妻子意淺，捐棄家室，求贖友朋，而至是乎！吾見公妻來，思公道義，乃心勤佇，願見顏色。吾今初到，無物助公，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，濟公此用。待友人到後，吾方徐爲填還。」保安喜，取其絹，令蠻中通信者持往，向二百日，而仲翔至姚州。形狀憔悴，殆非人也。方與保安相識，語相泣也。安居會事郭尚書，則爲仲翔洗沐，賜衣裝，引與同坐宴樂之。安居重保安行事，甚寵之。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。仲翔久於蠻中，且知其款曲，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，皆有姿色。既至，因辭

安居歸北，且以蠻口贈之。安居不受，曰：「吾非市井之人，豈待報耶！欽吳生分義，故因人成事耳。公有老親在北，且充甘膳之資。」仲翔謝曰：「鄙身得還，公之恩也。微命得全，公之賜也。翔雖瞑目，敢忘大造。但此蠻口，故爲公求來。公今見辭，翔以死請。」安居難違，乃見其小女曰：「公既頻繁有言，不敢違公雅意。此女最小，常所鍾愛。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。」因辭其九人。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，大獲資糧而去。仲翔到家，辭親凡十五年矣。卻至京，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。則迎親到官。兩歲，又以擢授代州戶曹參軍。秩滿，內憂，葬畢，因行服墓次，乃曰：「吾賴吳公見贖，故能拜職養親。今親歿服除，可以行吾志矣。」乃行求保安。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。仲翔遂至蜀訪之。保安秩滿，不能歸，與其妻皆卒於彼。權窆寺內。仲翔聞之，哭甚哀。因製縗麻，環絰加杖，自蜀郡徒跣，哭不絕聲。至彭山，設祭醑畢，乃出其骨，每節皆墨記之，盛於練囊。又出其妻骨，亦墨記，貯於竹籠。而徒跣親負之，徒行數千里，至魏郡。保安有一子，翔愛之如弟。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，仍刻石頌美。仲翔親廬其側，行服三年。既而爲嵐州長史，又加朝散大夫，攜保安子之官，爲娶妻，恩養甚至。仲翔德保安不已。天寶十二年，詣闕讓

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，以報。時人甚高之。初仲翔之沒也，賜蠻首爲奴，其主愛之，飲食與其主等。經歲，仲翔思北，因逃歸，追而得之，轉賣於南洞。洞主嚴惡，得仲翔苦役之，鞭笞甚至。仲翔棄而走，又被逐去。更賣南洞中，其洞號菩薩蠻。仲翔居中經歲，困厄復走。蠻又追而得之。復賣他洞。洞主得仲翔，怒曰：『奴好走，難禁止邪？』乃取兩板，各長數尺，令仲翔立於板，以釘其足背釘之，釘達於木。每役使常帶二木行。夜則納地檻中，親自鎖閉。仲翔二足，經數年，瘡方愈。木鎖地檻，如此七年。仲翔初不堪其憂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，初得仲翔之首主，展轉爲取之。故仲翔得歸焉。

①間關——艱澀之義。

②省——同渺。

紅線傳

袁郊

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，善彈阮咸，又通經史，嵩乃俾掌其牋表，號曰內記室。時軍中大宴，紅線謂嵩曰：「羯鼓之鐘頗甚悲切，其擊者必有事也。」嵩素曉音律，曰：「如汝所言。」乃召而問之，云：「某妻昨夜身亡，不敢求假。」嵩遽放歸。是時至德之後，兩河未寧，以滏陽爲鎮，命嵩固守，控壓山東。殺傷之餘，軍府草創。朝廷命嵩遺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，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孤章女。三鎮交爲姻婭，使使日狹往來。而田承嗣常患肺氣，遇熱增劇。每曰：「我若移鎮山東，納其涼冷，可以延數年之命。」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，得三千人，號外宅男，而厚其卹養。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，卜選良日，將併潞州。嵩聞之，日夜憂悶，咄咄自語，計無所出。時夜漏將傳，轅門已閉。杖策庭際，唯紅線從焉。紅線曰：「主自一月，不遑寢食，意有所屬，豈非隣境乎？」嵩曰：「事繫安危，非爾能料。」紅線曰：「某誠賤品，亦能解主憂者。」嵩聞此語異，乃曰：「我知汝是異人。我暗昧也。」遂具告其事，曰：「我承祖父遺業，受國家重恩，一旦失其疆土，卽數百年勳伐盡矣。」紅線曰：「此易與耳。不足勞主憂焉。暫放某一到魏城，觀其形勢，覘其有無。今一更首途，二更可以復命。請先定一走馬使，具寒暄書，其他卽待某。」

卻迴也。』嵩曰：『然事或不濟，反速其禍，又如之何？』紅線曰：『某之此行，無不濟也。』乃入闈房，飭其行具。乃梳烏鬢髻，貫金雀釵。衣紫繡短袍，繫青絲輕履。胸前佩龍文匕首，額上書太乙神名。再拜而行，倏忽不見。嵩乃返身閉戶，背燭危坐。常時飲酒，不過數合，是夕舉觴十餘不醉。忽聞曉角吟風，一葉墜露，驚而起問，卽紅線迴矣。嵩喜而慰勞曰：『事諧否？』紅線曰：『不敢辱命。』又問曰：『無傷殺否？』曰：『不至是。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。』紅線曰：『某子夜前二刻，卽達魏城，凡歷數門，遂及寢所。聞外宅男止於房廊，駢聲雷動。見中軍士卒徒步於庭，傳叫風生。乃發其左扉，抵其寢帳。田親家翁止於帳內，鼓趺酣眠，頭枕文犀，髻包黃縠，枕前露一星劍。劍前仰開一金合，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。復以名香美珠，散覆其上。然則揚威玉帳，坦其心豁於生前，熟寢蘭堂，不覺命懸於手下。寧勞擒縱，只益傷嗟。時則蠟炬煙微，爐香燼委，侍人四布，兵器交羅。或頭觸屏風，駢而禪者；或手持巾拂，寢而伸者。某乃拔其簪珥，縻其襦裳，如病如醒，皆不能寤。遂持金合以歸。出魏城西門，將行二百里，見銅臺高揭，漳水東流，晨鷗動野，斜月在林。忿往喜還，頓忘於行役。感知酌德，聊副於依歸。所以當夜漏三時，往返七百里，

入危邦，道經過五六城，冀減主憂，敢言其苦。」嵩乃發使入魏，遺田承嗣書曰：「昨夜有客從魏中來，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，不敢留駐，謹却封納。」專使星馳，夜半方到。見搜捕金合，一軍憂疑。使者以馬箠搗門，非時請見。承嗣遽出，使者乃以金合授之。捧承之時，驚惶絕倒。遂留使者止於宅中，狎以宴私，多其賜賚。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，名馬二百匹，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：「某之首領繫在恩私，便宜知過自新，不復更貽伊戚。專膺指使，敢議親姻。役當捧轂後車，來則麾鞭前馬。所置紀綱外宅男者，本防他盜，亦非異圖。今並脫其甲裳，放歸田畝矣。」由是一兩個月內，河北河南，信使交至。忽一日，紅線辭去。嵩曰：「汝生我家，今欲安往？又方賴於汝，豈可議行？」紅線曰：「某前本男子，遊學江湖間，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。時里有孕婦，忽患蠱癥，某以芫花酒下之。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。是某一舉，殺其三人。陰司見誅，降爲女子。使身居賤隸，氣稟凡俚，幸生於公家，今十九年矣。身厭羅綺，口窮甘鮮，寵待有加，榮亦甚矣。况國家建極，慶且無疆。此卽違天，理當盡弭。昨往魏邦，以是報恩。今兩地保其城池，萬人全其性命，使亂臣知懼，烈士謀安。在某一婦人，功亦不小。固可贖其前罪，還其本形。便當遁跡塵中，棲

心物外，澄清一氣，生死長存。」嵩曰：「不然，以千金爲居山之所。」紅線曰：「事關來世，安可預謀。」嵩知不可留，乃廣爲餞別，悉集賓友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紅線酒，請座客冷朝陽爲詞，詞曰：「採菱歌怨木蘭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樓。還似洛妃乘霧去，碧天無際水空流。」歌竟，嵩不勝其悲。紅線拜且泣，因僞醉離席，遂亡所在。

○阮咸——樂器名，爲琵琶之屬，相傳爲阮咸所製。

○芫花酒——毒酒也。芫音元。

崑崙奴傳

裴 鉶

大歷中，有崔生者，其父爲顯僚，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時爲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舉止安詳，發言清雅。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。生拜傳父命，一品忻然愛慕。命坐與語。時三妓人，艷皆絕代。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，沃以甘酪而進。一

品遂命衣紅綃妓者，擎一甌與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輩，終不食。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。生不得已而食。妓哂之。遂告辭而去。一品曰：「郎君閑暇，必須一相訪，無間老夫也。」命紅綃送出院。時生回顧，妓立三指，又反三掌者，然後指胸前小鏡子，云：「記取。」餘更無言。生歸達一品意，返學院，神迷意奪，語減容沮。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。但吟詩曰：「誤到蓬山頂上遊，明璫玉女動星眸。朱扉半掩深宮月，應照璫芝雪艷愁。」左右莫能究其意。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，願瞻郎君曰：「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？何不報老奴？」生曰：「汝輩何知，而問我襟懷間事？」磨勒曰：「但言，當爲郎君解釋。遠近必能成之。」生駭其言異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「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耶？」生又白其隱語。勒曰：「有何難會。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。返掌三者，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。胸前小鏡子，十五夜月圓如鏡，令郎來耶？」生大喜，不自勝。謂磨勒曰：「何計而能導我鬱結？」磨勒笑曰：「後夜乃十五夜，請深青絹兩疋，爲郎君製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，非常人不得輒入，入必噬殺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。卽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，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。遂宴

犒以酒肉，至三更，攜鍊椎而往，食頃而回曰：「犬已斃訖，固無障塞耳。」是夜三更，與生衣青衣，遂負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妓院內，止第三門。綉戶不扃，金釭微明，惟聞妓長嘆而坐，若有所俟。翠環初墜，紅臉纔舒，玉恨無妍，珠愁轉瑩。但吟詩曰：「深洞鶯啼恨阮郎，偷來花下解珠璫。碧雲飄斷音書絕，空倚玉簫愁鳳凰。」侍衛皆寢，鄰近聞然。生遂緩褰簾而入。良久，驗是生。姬躍下榻，執生手曰：「知郎君穎悟，必能默識，所以手語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，而能至此？」生具告磨勒之謀，負荷而至。姬曰：「磨勒何在？」曰：「簾外耳。」遂召入，以金甌酌酒而飲之。姬白生曰：「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擁旄，逼爲姬僕。不能自死，尙且偷生，臉雖鉛華，心頗鬱結。縱玉筯舉饌，金鑪泛香，雲屏而每進綺羅，綉被而常眠珠翠，皆非所願，如在桎梏。賢爪牙既有神術，何妨爲脫狴牢。所願既申，雖死不悔。請爲僕隸，願侍光容。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？」生愀然不語。磨勒曰：「娘子既堅確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」姬甚喜。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，如此三復焉。然後曰：「恐遲明。」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。一品家之守禦，無有警者。遂歸學院而匿之。及旦，一品家方覺。又見犬已斃。一品大駭曰：「我家門垣，從來邃密，扃鎖

甚嚴，勢似飛騰，寂無形跡，此必俠士而挈之。無更聲聞，徒爲患禍耳。」姬隱崔生家二歲，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，爲一品家人潛誌認。遂白一品。一品異之。召崔生而詰之。生懼而不敢隱。遂細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。一品曰：「是姬大罪過。但郎君驅使踰年，卽不能問是非。某須爲天下人除害。」命甲士五十人，嚴持兵仗，圍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，瞥若翹翎，疾同鷹隼，攢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頃刻之間，不知所向然。崔家大驚愕。後一品悔懼。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。如此周歲方止。後十餘年，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，容顏如舊耳。

○裴鏘——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，加侍御史內供奉，後官成都節度副使，加御史大夫。

○遲明——天將明未明時也。

聶隱娘傳

裴鏘

聶隱娘者，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。年方十歲，有尼乞食於鋒舍，見隱娘，悅之，云：「問押衙乞取此女教。」鋒大怒叱尼。尼曰：「任押衙鐵櫃中盛，亦須偷去矣。」及夜，果失隱娘所向。鋒大驚駭，令人搜尋，曾無影響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對涕泣而已。後五年，尼送隱娘歸，告鋒曰：「教已成矣，子卻領取。」尼歛然不見。一家悲喜，問其所學。曰：「初但讀經念咒，餘無他也。」鋒不信，懇詰。隱娘曰：「真說又恐不信，如何？」鋒曰：「但真說之。」曰：「隱娘初被尼挈，不知行幾里。及明，至大石穴中，嵌空數十步，寂無居人。猿穴極多，松蘿益邃。已有二女，亦各十歲。皆聰明婉麗，不食，能於峭壁上飛走，若捷猿登木，無有蹶失。尼與我藥一粒，兼令長執寶劍一口，長二尺許，鋒利吹毛，令割逐二女攀緣，漸覺身輕如風。一年後，刺猿百無一失。後刺虎豹，皆決其首而歸。三年後，能飛使刺鷹隼，無不中。劍之刃漸減五寸，飛禽遇之，不知其來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。挈我於都市，不知何處也。指其人者，一一數其過。曰：「爲我刺其首來，無使知覺。定其膽，若飛鳥之容易也。」受以羊角匕首，刀廣三寸，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，人莫能見。以首入囊，返主人舍，以藥化之爲水。五年，又曰：「某大僚有罪，無故害人若干，夜可入其室，決其

首來。』又攜匕首入室，度其門隙無有障礙，伏至梁上。至暝，持得其首而歸。尼大怒曰：『何太晚如是？』某云：『見前人戲弄一兒，可愛，未忍便下手。』尼叱曰：『已後遇此輩，先斷其所愛，然後決之。』某拜謝。尼曰：『吾爲汝開腦後，藏匕首，而無所傷。要卽抽之。』曰：『汝術已成，可歸家。』遂送還，云：『後二十年，方可一見。』』鋒聞語甚懼。後遇夜卽失蹤。及明而返。鋒已不敢詰之。因茲亦不甚憐愛。忽值磨鏡少年及門，女曰：『此人可與我爲夫。』白父，父不敢不從。遂嫁之。其夫但能淬鏡，餘無他能。父乃給衣食甚富。外室而居。數年後，父卒。魏帥稍知其異，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。如此又數年。至元和間，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，使隱娘賊其首。隱娘辭帥之許。劉能神算，已知其來。召衙將，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，遇有鵲前噪，丈夫以弓彈之不中。妻奪夫彈，一丸而斃鵲者，揖之云：『吾欲相見，故遠相祇迎也。』衙將受約束。遇之，隱娘夫妻曰：『劉僕射果神人。不然者，何以洞吾也。願見劉公。』劉勞之。隱娘夫妻拜曰：『合負僕射萬死。』劉曰：『不然，各親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今與許何異。願請留此，乃相疑也。』隱娘謝曰：『僕射左右無人，願舍彼而就此，服公神明也。』知魏帥之

不及劉。劉問其所須。曰：『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。』乃依所請。忽不見二衛所之。劉使人尋之，不知所向。後潛收布囊中，見二紙衛，一黑一白。後月餘，白劉曰：『彼未知住，必使人繼至。今宵請剪髮，繫之以紅綃，送于魏帥枕前，以表不迴。』劉聽之，到四更，却返曰：『矣，其信了。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。此時亦萬計殺之。乞不憂耳。』劉豁達大度，亦無畏色。是夜，明燭半宵之後，果有二幡子，一紅一白，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。良久，見一人望空而踏，身首異處。隱娘亦出曰：『精精兒已斃。』拽出于堂之下，以藥化爲水，毛髮不存矣。隱娘曰：『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。空空兒之神術，人莫能窺其用，鬼莫得躡其蹤。能從空虛之入，冥然無形而滅影。隱娘之藝，故不能造其境。此卽繫僕射之福耳。但以于闐玉周其頸，擁以衾，隱娘當化爲蟻蠊，潛入僕射腸中聽伺，其餘無逃避處。』劉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。果聞項上鏗然，聲甚厲。隱娘自劉口中躍出，賀曰：『僕射無患矣！此人如俊鶻，一搏不中，卽翩然遠逝，恥其不中轡，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』後視其玉，果有匕首劃處，痕逾數分。自此劉轉厚禮之。自元和八年，劉自許入覲，隱娘不願從焉。云：『自此尋山水訪至人，但乞一虛給與其夫。』劉如約，後

漸不知所之。及劉蕤於統軍，隱娘亦韃驢而一至京師，慟哭而去。開成年，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，至蜀棧道，遇隱娘，貌若當時，甚喜相見，依前跨白衛如故。語縱曰：「郎君大災，不合適此。」出藥一粒，令縱吞之。云：「來年火急，拋官歸洛，方脫此禍。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。」縱亦不甚信。遺其繒綵，隱娘亦無所受。但沉醉而去。後一年，縱不休官，果卒於陵州。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。

①聶隱娘傳——此文或題段成式作。

②于闐——漢時西域國名，即今新疆于闐縣，以產玉著稱。

裴航

裴劍

唐長慶中，有裴航秀才，因下第游於鄂渚，謁故舊友人崔相國。值相國，贈錢二十萬，遠挈歸於京。因備巨舟載於湘漢，同載有樊夫人，乃國色也。言詞間接，帷帳昵洽。航雖親切，無計道

達而會面焉。因賂侍妾裊煙而求達詩一章曰：「同爲胡越猶懷想，况遇天仙隔錦屏。儻若玉京朝會去，願隨鸞鶴入青雲。」詩往久而無答。航數詰裊煙。煙曰：「娘子見詩，若不聞，如何？」航無計，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。夫人乃使裊煙召航相識。及褰帷而玉瑩光寒，花明麗景，雲低鬢鬢，月淡修眉，舉止煙霞外人，肯與塵俗爲偶。航再拜揖，愕眙良久之。夫人曰：「妾有夫在漢南，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，召某一訣耳。深哀草擾，慮不及期，豈更有情留盼他人，的不然耶。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，無以諧謔爲意耳。」航曰：「不敢。」飲訖而歸。操比冰霜，不可干冒。夫人後使裊煙持詩一章曰：「一飲瓊漿百感生，玄霜搗盡見雲英。藍橋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嶇上玉京。」航覽之，空愧佩而已。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。後更不復見。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。遂抵襄漢，與使婢挈粧奩，不告辭而去。人不能知其所造。航遍求訪之，滅跡匿形，竟無蹤兆。遂飾粧歸輦下。經藍橋驛側近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漿而飲。見茅屋三四間，低而復隘。有老嫗緝麻苧。航揖之，求漿。嫗咄曰：「雲英，擊一甌漿來，郎君要飲。」航訝之，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，深不自會。俄於葦箔之下，出雙玉手，捧瓷。航接飲之，真玉液也。但覺異香氤鬱，透於戶外。

因還甌，遽揭箔，視一女子，露鬖瓊英，春融雪彩，臉欺膩玉，鬢若濃雲，嬌而掩面蔽身，雖紅蘭之隱幽谷，不足比其芳麗也。航驚怛植足，而不能去。因白嫗曰：『某僕馬甚饑，願憩於此，當厚答謝，幸無見阻。』嫗曰：『任郎君自便。』且遂飯僕秣馬。良久，謂嫗：『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，姿容擢世，所以躊躇而不能適，願納厚禮而娶之，可乎？』嫗曰：『渠已許嫁一人，但時未就耳。我今老病，只有此女孫，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，但須玉杵臼擣之，百日方可就吞，當得後天而老。君約取此女者，得玉杵臼，吾當與之也。其餘一帛，吾無用處耳。』航拜謝曰：『願以百日為期，必攜杵臼而至，更無他許人。』嫗曰：『然。』航恨恨而去。及至京國，殊不以舉事為意。但於坊曲鬧市喧衢，而高聲訪其玉杵臼，曾無影響。或遇朋友，若不相識，衆言為狂人。數月餘日，或遇一貨玉老翁曰：『近得虢州藥鋪卜老書云：『有玉杵臼貨之。』』郎君懇求如此，此君吾當為書導達。』航媿荷珍重，果獲杵臼。卜老曰：『非二百緡不可得。』航乃瀉囊兼貨僕馬。方及其數，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。昔日嫗大笑曰：『有如是信士乎？吾豈愛惜女子而不聽其勞哉。』女亦微笑曰：『雖然，更為吾擣藥百日，方議姻好。』嫗於襟帶間解藥，航即擣之，晝為

而夜息。夜則嫗收醫白於內室。航又聞擣藥聲，因窺之，有玉兔持杵臼，而雪光輝室，可鑒毫芒。於是航之意愈堅。如此日足，嫗持而吞之曰：『我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。』遂挈女入山，謂航曰：『但少留此。』逡巡，車馬僕隸，迎航而往。別見一大第連雲，珠扉晃日，內有帳幄屏幃，珠翠珍玩，莫不臻至。愈如貴戚家焉。仙童侍女，引航入帳就禮訖。航拜嫗悲泣感荷。嫗曰：『裴郎自是清冷。裴真人子孫，業當出世，不足深媿老嫗也。』及引見諸賓，都神仙中人也。後有仙女，鬢髻霓衣，云是妻之姊耳。航拜訖，女曰：『裴郎不相識耶？』航曰：『昔非姻好，不醒拜侍。』女曰：『不憶鄂渚同舟，回而抵襄漢乎？』航深驚怛，懇悃陳謝。後問左右曰：『是小娘子之姊，雲翹夫人，劉綱仙君之妻也。己是高真，爲玉皇之女吏。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，瓊樓殊室而居之，餌以絳雪瓊英之丹，體性清虛，毛髮紺綠，神化自在，超爲上仙。至太和中，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。因說得道之事，遂贈藍田美玉十斤，紫府雲丹一粒，敘話永日，使達書於親愛。盧顥稽顙曰：『兄旣得道，如何乞一言而教授？』航曰：『老子曰：「虛其心，實其腹。」今之人，心愈實，何由得道之理。』盧子懵然，而語之曰：『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溢，卽虛實可』

知矣。凡人自有不死之術，還丹之方，但子未便可教，異日言之。」盧子知不可請，但終宴而去。後世人莫有遇者。

○愕眙——驚視貌。

○崎嶇——謂山路不平也。

崔煒傳

裴 鋼

貞元中，有崔煒者，故監察向之子也。向有詩名於人間，終於南海從事，煒居南海，意豁然也。不事家產，多尚豪俠。不數年，財業殫盡，多棲止佛舍。時中元日，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，集百戲於開元寺。煒因窺之，見乞食老嫗，因蹶而覆人之酒甕，當墮者毆之，計其直，僅一緡耳。煒憐之，脫衣為償其所直。嫗不謝而去。異日又來，告煒曰：「謝子為脫吾難，吾善灸瘡，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。每遇疣贅，只一炷耳。不獨愈苦，兼獲美豔。」煒笑而受之。嫗倏亦不見。後

數日，因游海光寺，遇老僧贅於耳。煒因出艾試炙之，而如其說。僧感之甚，謂煒曰：「貧道無以奉酬，但轉經以資卹君之福祐耳。此山下有一任翁者，藏鏹巨萬，亦有斯疾。君子能療之，當有厚報。請爲書導之。」煒曰：「然。」任翁一聞，喜躍，禮請甚謹。煒因出艾，一爇而愈。任翁告煒曰：「謝君子痊我，所苦無以厚酬。有錢十萬，奉子，幸從容，無草草而去。」煒因留彼。煒善絲竹之妙，聞主人堂前彈琴聲，詰家童，對曰：「主人之愛女也。」因請其琴而彈之。女潛聽而有意焉。時任翁家事鬼，曰獨脚神，每三歲必殺一人餐之。時已逼矣，求人不獲。任翁俄負心，召其子計之曰：「門下客既不來，無血屬可以爲饗。吾聞大恩尙不報，况愈小疾耶。」遂令具神饌，夜將半，擬殺煒。已潛扃煒所處之室，而煒莫覺。女密知之，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：「吾家事鬼，今夜當殺汝而祭之，汝可持此破窗遁去。不然者，少頃死矣。此刃亦望持去，無相累也。」煒恐悸汗流，揮刃攜艾，斷窗樞躍出，拔鍵而走。任翁俄覺，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，幾及之。煒因迷道失足，墜於大枯井中。追之失蹤而返。煒雖墜井，爲槁葉所籍而無傷。及曉視之，乃一巨穴，深百餘丈，無計可出。四旁嵌空，宛轉可容千人。中有一白蛇，盤屈可長數丈。前有石

白巖，上有物滴下，如飴蜜，注白中。蛇就飯之。煒察蛇有異，乃叩首祝之曰：「龍王，某不幸墜于此，願王憫之！」幸不相害，因飲其餘，亦不饑渴。細視蛇之唇吻，亦有疣焉。煒感蛇之見憫，欲爲炙之。奈無從得火。旣久，有遙火飄入于穴。煒乃燃艾啓蛇而炙之，是贅應手墜地。蛇之飲食久妨礙，及去，頗以爲便，遂吐徑寸珠酬煒。煒不受，而啓蛇：「龍王能施雲雨，陰陽莫測，神變由心，行藏在己，必能有道，拯援沉淪。倘賜挈維，得還人世，則死生感激，銘在肌膚。但得一歸，不願懷寶。」蛇遂咽珠，蜿蜒將有所適。煒遂再拜跨蛇而去。不由穴口，只于洞中行。可數十里，其中幽暗若漆。但蛇之光燭兩壁，時見繪畫古丈夫，咸有冠帶。最後觸一石門，門有金獸齧環，洞然明朗。蛇低首不進，而卸下煒。煒將謂已達人世矣。入戶，但見一室，空闊可百餘步。穴之四壁，皆鑄爲房室。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，垂金泥紫，更飾以珠翠，炫晃如明星之連綴。帳前有金鑪，鑪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，皆張口噴出香烟，芬芳鬱鬱。旁有小池，砌以金壁，貯以水銀，鳧鷖之類，皆琢以瓊瑤，而泛之。四壁有牀，咸飾以犀象，上有琴、瑟、笙、篳、鼗、鼓、柷、敔，不可勝記。煒細視手澤尙新。煒乃恍然，莫測是何洞府也。良久，取琴試彈之。四壁戶牖咸啓。有小青衣出而笑曰：「

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。遂卻走入。須臾，有四女，皆古環髻，曳霓裳之衣，謂煒曰：「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？」煒乃舍琴再拜，女亦酬拜。煒曰：「既是皇帝玄宮，皇帝何在？」曰：「暫赴祝融宴爾。」遂命煒就榻鼓琴。煒乃彈胡笳。女曰：「何曲也？」曰：「胡笳也。」曰：「何爲胡笳？吾不曉也。」煒曰：「漢蔡文姬，卽中郎邕之女也，沒于胡中。及歸，感胡中故事，因撫琴而成斯弄，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。」女皆怡然曰：「大是新曲。」遂命酌醴傳觴。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。女曰：「崔子旣來，皆是宿分。何必匆遽。幸且淹駐。羊城使者少頃當來，可以隨往。」謂崔子曰：「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，便可相見。」崔子莫測端倪，不敢應答。遂命侍女召田夫人，夫人不肯至。曰：「未奉皇帝詔，不敢見崔家郎也。」再命不至。謂煒曰：「田夫人淑德美麗，世無儔匹，願君子善奉之，亦宿業耳。夫人卽齊王女也。」崔子曰：「齊王何人也？」女曰：「王諱橫。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。」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。煒因舉首上見一穴，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。四女曰：「羊城使者至矣。」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，須臾至座。背有一丈夫，衣冠儼然，執大筆，兼封一青竹簡，上有篆字，進於香几上。四女命侍女讀之曰：「廣州刺史徐紳

死，安南都護趙昌充替。女酌醴飲使者曰：「崔子欲歸番禺，願爲挈往。」使者唱喏，迴謂煒曰：「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字，以相酬勞。」煒但唯唯。四女曰：「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，將往至彼，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。」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琴授煒。煒再拜捧受，謂四女曰：「煒不會朝謁皇帝，又非親族，何遽貺遺如是？」女曰：「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，感悟徐紳，遂見修緝。皇帝媿之，亦有詩繼和。賚珠之意，已露詩中，不假僕說。郎君豈不曉耶？」煒曰：「不識皇帝何詩？」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：「千載荒臺隳路隅，一煩太守重椒塗。感君拂拭意何極，報爾美婦與明珠。」煒曰：「皇帝原何姓字？」女曰：「已後當自知耳。」女謂煒曰：「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。」煒遂再拜告去，欲躡使者之羊背。女曰：「知有鮑姑艾，可留少許。」煒但留艾，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。遂留之。瞬息而出穴，履於平地，遂失使者與羊所在。望星漢，時已五更矣。俄聞蒲澗寺鐘聲，遂抵寺。僧人以早糜見餉，遂歸廣州。崔子先有舍稅居，至日往舍詢之，曰：「已三年矣。」主人謂崔煒曰：「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？」煒不實告。開其戶，塵榻儼然，頗懷悽愴。問刺史，則徐紳果死，而

趙昌替矣。乃抵波斯邸，潛鬻是珠。有老胡人一見，遂匍匐禮手曰：「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。不然者，不合得斯寶。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。」崔子乃具實告，方知皇帝是趙佗。佗亦會稱南越武帝故耳。遂具十萬緡易之。崔子詰胡人曰：「何以辨之？」曰：「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。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，盜歸番禺。今僅千載矣。我國有能玄象者，言來歲國寶當歸。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。今日果有所獲矣。遂出玉液而洗之，光鑒一室。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。煒得金，遂具家產。然訪羊城使者，竟無影響。後有事於城隍廟，忽見神像有類使者，又覩神筆上有細字，乃侍女所題也。方具酒脯而奠之，兼重粉績及廣其宇，是知羊城卽廣州城，廟有五羊焉。又徵任翁之室。則村老云：「南越尉任囂之墓耳。」又登越王殿臺，觀先人詩云：「越井岡頭松柏老，越王臺上生秋草。古墓多年無子孫，野人踏踐成官道。」兼越王繼和詩，縱跡頗異。乃詢主者。主者曰：「徐大夫紳，因登此臺，感崔侍御詩，故重粉飾臺殿，所以煥赫耳。」後將及中元日，遂豐潔香饌甘醴，留蒲澗寺僧室。夜將半，果四女伴田夫人至。容儀豔逸，言旨雅淡。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，將曉告去。崔子遂再拜訖，致書達於越王，卑辭厚禮，

敬荷而已。遂與夫人歸室。煒詰夫人曰：「既是齊王女，何以配南越人？」夫人曰：「某國破家亡，遭越王所虜，爲嬪御。王崩，因以爲殉。乃不知今是幾時也。看烹酈生，如昨日耳。每憶故事，輒一潛然。」煒問曰：「四女何人？」曰：「其二，甌越王搖所獻，其二，閩越王無諸所進，俱爲殉者。」又問曰：「昔四女云鮑姑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鮑靚女，葛洪妻也。多行炙於南海。」煒歎駭昔日之嫗耳。又曰：「呼蛇爲玉京子何也？」曰：「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，故號之玉京子。」煒因在穴飲龍餘沫，肌膚少嫩，筋力輕健。後居南海十餘載，遂散金破產，棲心道門，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。後竟不知所適。

① 蛇——俗蛇字。

② 奉箕帚——願奉爲妻，司灑掃之事也。

楊娼傳

房千里

楊娼者，長安里中之殊色也。態度甚都，復以冶容自喜。王公鉅人享客，競邀致席上，雖不飲者，必爲之引滿盡歡。長安諸兒，一造其室，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。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，大售於時矣。嶺南帥甲，貴遊子也，妻本戚里女，遇帥甚悍。先約設有異志者，當取死白刃下。帥幼貴喜姪，內苦其妻，莫之措意，乃陰出重賂，削去娼之籍，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，公餘而回，夕隱而歸。娼有慧性，事帥尤謹。平居以女職自守，非其理，不妄發。復厚帥之左右，咸能得其歡心。故帥益嬖之。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，思一見娼，而憚其妻。帥素與監軍使厚，密遣導意，使爲方略。監軍乃給其妻曰：「將軍病甚，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，瘳當速矣。某有善婢，久給事貴室，動得人意。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，如何？」妻曰：「中貴人，信人也。果然，於吾無苦耳。可促召婢來。」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。計未行而事洩。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，列白梃，熾膏鑊於廷，而伺之矣。須其至，當投之沸鬲。帥聞而大恐，促命止娼之至。且曰：「此自我意，幾累於渠。今幸吾之未死也，必使脫其虎喙。不然，且無及矣。」乃大遺其奇寶，命家僮傍輕舸衛娼北歸。自是帥之憤益深。不踰旬而物故。娼之行，適及洪矣。問至，娼乃盡返帥之賂，設位而哭曰：「將

軍由妾而死。將軍且死，妾安用生爲？妾豈孤將軍者耶？卽撤奠而死之。夫媼以色事人者也，非其利則不合矣。而楊能報帥以死，義也。卻帥之賂，廉也。雖爲媼，差足多乎。

○中貴人——內臣之貴幸者。

杜子春傳

李復言

杜子春者，蓋周隋間人。少落拓，不事家產。然以志氣閒曠，縱酒閒遊，資產蕩盡。投於親故，皆以不事事見棄。方冬，衣破腹空，徒行長安中。日晚未食，彷徨不知所往。於東市西門，饑寒之色可掬。仰天長吁。有一老人策杖於前，問曰：「君子何歎？」春言其心，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。感激之氣，發於顏色。老人曰：「幾緡則豐用？」子春曰：「三五萬則可以活矣。」老人曰：「未也。更言之。」「十萬。」曰：「未也。」乃言：「百萬。」亦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三百萬。」乃曰：「可矣。」於是袖出一緡曰：「給子今夕。明日午時，候子於西市波斯邸，慎無後期。及時，子春往，老

人果與錢三百萬。不告姓名而去。子春既富，蕩心復熾。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。乘肥衣輕，會酒徒，徵絲管，歌舞於娼樓，不復以治生爲意。一二年間，稍稍而盡。衣服車馬，易貴從賤。去馬而驢。去驢而徒。倏忽如初。既而復無計，自歎于市門。發聲而老人到。握其手曰：「君復如此，奇哉！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？」子春慚不應。老人因逼之。子春愧謝而已。老人曰：「明日午時來前期處。」子春忍愧而往，得錢一千萬。未受之初，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，石季倫（一）猗頓（二）小豎耳。錢既入手，心又翻然。縱適之情，又卻如故。不一二年間，貧過舊日。復遇老人於故處。子春不勝其愧，掩面而走。老人牽裾止之，又曰：「嗟乎，拙謀也！」因與三千萬，曰：「此而不痊，則子貧在膏肓矣。」子春曰：「吾落拓邪遊，生涯罄盡，親戚豪族，無相顧者。獨此叟三給我。我何以當之？」因謂老人曰：「吾得此，人間之事可以立，孤孀可以衣食，於名教復圓矣。感叟深惠，立事之後，唯叟所使。」老人曰：「吾心也。子治生畢，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。」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，遂轉資揚州，買良田百頃，郭中起甲第，要路置邸百餘間，悉召孤孀分居第中。婚嫁甥姪，遷耐族親，恩者煦之，讐者復之。既畢事，及期而往。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。遂與登華

山雲臺峯，入四十里餘，見一處室屋嚴潔，非常人居。彩雲遙覆，鸞鶴飛翔。其上有正堂，中有藥爐，高凡尺餘，紫焰光發，灼煥窗戶。玉女九人，環爐而立。青龍白虎，分據前後。其時日將暮，老人者，不復俗衣，乃黃冠絳帔士也。持白石三丸，酒一卮，遺子春，令速食之。訖，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，東向而坐。戒曰：『慎勿語，雖尊神惡鬼，夜叉、猛獸、地獄，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，皆非真實。但當不動不語，宜安心莫懼，終無所苦。當一心念吾所言。』言訖而去。子春視庭，唯一巨甕，滿中貯水而已。道士適去，旌旗戈甲，千乘萬騎，徧滿崖谷，呵叱之聲，震動天地。有一人稱大將軍，身長丈餘，人馬皆着金甲，光芒射人，親衛數百人。皆仗劍張弓，直入堂前，呵曰：『汝是何人，敢不避大將軍？』左右竦劍而前，逼問姓名，又問作何物，皆不對。問者大怒，摧斬爭射之聲，如雷。竟不應。將軍者極怒而去。俄而猛虎、毒龍、狻猊、獅子、蝮蝎，萬計，哮吼拏攫而爭前，欲搏噬，或跳過其上。子春神色不動，有頃而散。既而大雨滂澍，雷電晦暝，火輪走其左右，電光掣其前後，目不得開。須臾，庭際水深丈餘，流電吼雷，勢若山川開破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間，波及坐下。子春端坐不顧。未頃，而將軍者復來，引牛頭獄卒，奇貌鬼神，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。長槍兩叉，四面

遇匝。傳命曰：「肯言姓名，卽放，不肯言，卽當心取，又置之鑊中。」又不應。因執其妻來，拽于階下，指曰：「言姓名免之。」又不應。及鞭捶流血，或射或斫，或煮或燒，苦不可忍。其妻號哭曰：「誠爲陋拙，有辱君子。然幸得執巾櫛，奉事十餘年矣。今爲尊鬼所執，不勝其苦。不敢望君匍匐拜乞，但得公一言，卽全性命矣。人誰無情，君乃忍惜一言！」雨淚庭中，且咒且罵。春終不願。將軍且曰：「吾不能毒汝妻耶？」令取剉確，從脚寸寸剉之。妻叫哭愈急，竟不顧之。將軍曰：「此賊妖術已成，不可使久在世間。」敕左右斬之。斬訖，魂魄被領見閻羅王，曰：「此乃雲臺峯妖民乎？捉付獄中。」于於鑿銅、鐵杖、確擣、磔磨、火坑、鑊湯、刀山、劍樹之苦，無不備嘗。然心念道士之言，亦似可忍，竟不呻吟。獄卒告受罪畢，王曰：「此人陰賊，不合得作男，宜令作女人，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。」生而多病，針灸藥醫，略無停日。亦嘗墜火墮牀，痛苦不堪，終不失聲。俄而長大，容色絕代，而口無聲。其家目爲啞女。親戚狎者，侮之萬端，終不能對。同鄉有進士盧珪者，聞其容而慕之。因媒氏求焉。其家以啞辭之。盧曰：「苟爲妻而賢，何用言矣。亦足以戒長舌之婦。」乃許之。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。數年，恩情甚篤。生一男，僅二歲，聰慧無敵。盧抱兒與之。

言不應，多方引之，終無辭。盧大怒曰：「昔賈大夫之妻，鄙其夫，纔不笑。然觀其射雉，尙釋其憾。今吾陋不及賈，而文藝非徒射雉也。而竟不言。大丈夫爲妻所鄙，安用其子？乃持兩足，以頭撲於石上，應手而碎，血濺數步。子春愛生于心，忽忘其約，不覺失聲云：『噫！』噫聲未息，身坐故處。道士者亦在其前。初五更矣。見其紫焰穿屋上，大火起四合，屋室俱焚。道士歎曰：『措大誤余乃如是！』因提其髮投水甕中。未頃，火息。道士前曰：『吾子之心，喜怒哀懼惡慾，皆忘矣。所未臻者，愛而已。向使子無噫聲，吾之藥成，子亦上仙矣。嗟乎！仙才之難得也！吾藥可重鍊，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。勉之哉！』遙指路使歸。子春強登基觀焉，其爐已壞。中有鐵柱大如臂，長數尺。道士脫衣，以刀子削之。子春旣歸，愧其忘誓，復自效以謝其過。行至雲臺峯，絕無人跡。歎恨而歸。

○石季倫——卽石崇，晉時巨富。

○嵇頓——春秋時魯人，用鹽起家，富比王侯。

張老傳

李復言

張老者，揚州六合縣園叟也。其鄰有韋恕者，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。有長女，既笄，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壻。張老聞之，喜而候媒于韋門。媼出，張老固延入，且備酒食。酒闌，謂媼曰：「聞韋氏有女，將適人。求良才子于媼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某誠衰邁，灌園之業，亦可衣食。幸爲求之。事成厚謝。」媼大罵而去。他日又邀媼。媼曰：「叟何不自度。豈有衣冠子女，肯嫁園叟耶？此家誠貧，士大夫家之敵者，不少。願叟非匹，吾安能爲叟一盃酒，乃取辱於韋氏？」叟固曰：「強爲吾一言之。言不從，卽吾命也。」媼不得已，冒責而入言之。韋氏大怒曰：「媼以我貧，輕我乃如是！且韋家焉有此事。况園叟何人，敢發此議？叟固不足責，媼何無別之甚耶？」媼曰：「誠非所宜言。爲叟所逼，不得不達其意。」韋怒曰：「爲吾報之，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。」媼出以告張老，乃曰：「諾。」未幾，車載納于韋氏。諸韋大驚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且此翁爲園，何以致此？吾度其必無而言之。今不移時而錢到，當如之何？」乃使人潛候其女。女亦不恨。

乃曰：「此固命乎。」遂許焉。張老既取章氏，園業不廢，負穢鏤地，鬻蔬不輟，其妻躬執爨濯，了無怍色。親戚惡之，亦不能止。數年中，外之有識者，責恕曰：「君家誠貧，鄉里豈無貧子弟，奈何以女妻園叟，既棄之，何不令遠去也？」他日，恕致酒召女及張老，酒酣，微露其意。張老起曰：「所以不即去者，恐有留念。今既相厭，去亦何難。」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，明日且歸耳。」天將曙，來別章氏。他歲相思，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。」遂令妻騎驢戴笠，張老策杖相隨，而絕無消息。後數年，恕念其女，以爲蓬頭垢面，不可識也。令其男義方訪之。到天壇南，適遇一崑崙奴，駕黃牛耕田。問曰：「此有張老家莊否？」崑崙投杖拜曰：「大郎子，何久不來。莊去此甚近，某當前引。」遂與俱東去。初上一山，山下有水，過水，連綿凡十餘處，景色漸異，不與人間同。忽下一山，其水北朱戶甲第，樓閣參差，花木繁榮，煙雲鮮媚，鸞鶴孔雀，徊翔其間，歌管鏗亮，耳目。崑崙指曰：「此張家莊也。」章驚駭不測。俄而及門，門有紫衣人吏，拜引入廳中，鋪陳之華，目所未覩，異香氤氳，徧滿崖谷。忽聞珠珮之聲漸近。二青衣出曰：「阿郎來此。」次見十數青衣。容色絕代，相對而行，若有所引。俄見一人戴遠遊冠，衣朱綃，曳朱履，徐出門。一青衣引章前

拜。儀狀偉然，容色芳嫩。細視之，乃張老也。言曰：『人世勞苦，若在火中。身未清涼，愁焰又熾，而無斯須泰時。兄久客寄，何以自娛？賢妹略梳頭，即當奉見。』因揖令坐。未幾，一青衣來曰：『孃子已梳頭畢。』遂引入見妹于堂前。其堂沉香爲梁，玳瑁帖門，碧玉窗，珍珠箔，階砌皆冷滑碧色，不辨其物。其妹服飾之盛，世間未見。略敘寒暄，問尊長而已，意甚鹵莽。有頃進饌，精麗芳馨，不可名狀。食訖，館章于內廳。明日方曙，張老與章生坐。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。張老笑曰：『宅中有客，安得暮歸。』因曰：『小妹暫欲遊蓬萊山，賢妹亦當去。然未暮即歸，兄但憩此。』張老揖而入。俄而五雲起於庭中，鸞鳳飛翔，絲竹並作。張老及妹，各乘一鳳，餘從乘鶴者十數人，漸上空中，正東而去。望之已沒。猶隱隱聞音樂之聲。章君在後，小青衣供侍甚謹。迨暮，稍聞笙篁之音，倏忽復到。及下于庭，張老與妻見章曰：『獨居大寂寞，然此地神仙之府，非俗人得遊。以兄宿命，合得到此。然亦不可久居。明日當奉別耳。』及時，妹復出別兄，慇懃傳語父母而已。張老曰：『人世遐遠，不及作書。』奉金二十鎰，并與一故席帽曰：『兄若無錢，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，持此爲信。』遂別，復令崑崙奴送出。卻到天壇。崑崙奴拜別而去。章自荷

金而歸。其家驚訝問之。或以爲神仙，或以爲妖妄，不知所謂。五六年間，金盡，欲取王老錢，復疑其妄。或曰：『取爾許錢，不持一字，此帽安足信。』旣而困極，其家強逼之曰：『必不得錢，亦何傷。』乃往揚州，入北邸，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。韋前曰：『叟何姓？』曰：『姓王。』韋曰：『張老令取錢一千萬，持此帽爲信。』王曰：『錢卽實有，席帽是乎？』韋曰：『叟可驗之，豈不識耶？』王老未語，有小女出青布幃中，曰：『張老常過，令縫帽頂。其時無皂線，以紅線縫之。線色手踪，皆可自驗。』因取看之，果是也。遂得載錢而歸。乃信真神仙也。其家又思女，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。到卽千山萬水，不復有路。時逢樵人，亦無知張老莊者。悲思浩然而歸。舉家以爲仙俗路殊，無相見期。又尋王老，亦去矣。後數年，義方偶遊揚州，聞行北邸前，忽見張家崐崙奴前曰：『大郎家中何如？』孃子雖不得歸，如日侍左右。家中事無巨細，莫不知之。』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：『孃子令送與大郎君。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。大郎且坐，崐崙當入報。』義方坐于酒旗下，日暮不見出，乃入觀之，飲者滿坐，坐上並無二老，亦無崐崙。取金視之，乃真金也。驚歎而歸。又以供數年之食。後不復知張老所在。

虬髯客傳

杜光庭○

隋煬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楊素守西京。素驕貴，又以時亂，天下之權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。奢貴自奉，禮異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賓客上謁，未嘗不踞牀而見，令美人捧出。侍婢羅列，頗僭於上。末年益甚。一日，衛公李靖，以布衣來謁。獻奇策，素亦踞見之。靖前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，公爲帝室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爲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而起，與語大悅。收其策而退。當靖之騁辯也，一妓有殊色，執紅拂，立於前。獨目靖。靖既去，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：「去者處士第幾，住何處？」吏具以對，妓頷而去。靖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扣門而聲低者。靖起問焉，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靖問誰，曰：「妾楊家之紅拂妓也。」靖遽延入，脫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麗人也，素面華衣而拜。靖驚，答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。未有如公者。絲羅非獨生，願託喬木，故來奔耳。」靖曰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。」

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衆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。」問其姓，曰：「張。」問伯仲之次，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儀狀，言詞氣性，真天人也。靖不自意獲之，益喜懼，瞬息萬慮，不安而窺戶者，足無停履。既數日，聞追訪之聲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行次靈石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，立梳牀前。靖方刷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赤髯而虬，乘蹇驢而來，投革囊於爐前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氏梳頭。靖怒甚，未決，猶刷馬。張氏熟觀其面，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，搖示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歛袂前問其姓。臥客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第幾，曰：「第三。」問妹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日多幸，遇一妹。」張氏遙呼曰：「李郎且來，拜三兄。」靖驟拜，遂環坐，曰：「煮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。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饑甚。」靖出市買胡餅，客抽匕首切肉共食。食竟，餘肉亂切爐前，食之甚速。客曰：「觀李郎之行，貧士也，何以致斯異人？」曰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，固不言，兄之問，則無隱矣。」具言其由。曰：「然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耳。」客曰：「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。」曰：「有酒乎？」靖曰：「主人西則酒肆也。」靖取酒一斗，酒既巡，客曰：「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

能同之乎？」靖曰：「不敢。」於是開革囊，取出一人頭，并心肝。卻收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：「此人乃天下負心者。心也銜之十年。今始獲，吾憾釋矣。」又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。亦知太原之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見一人，愚謂之真人。其餘將相而已。」「其人何姓？」曰：「同姓。」曰：「年幾？」曰：「近二十。」「今何爲？」曰：「州將之愛子也。」曰：「似矣。亦須見之，李郎能致吾一見否？」曰：「靖之友劉文靜者，與之狎。因文靜見之可也。兄欲何爲？」曰：「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，使吾訪之。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？」靖計之，某日當到。曰：「達之明日方曙，我於汾陽橋待耳。」訖，乘驢而其行若飛，迴顧已遠。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。曰：「烈士不欺人，固無畏。但速鞭而行，及期入太原，候之，相見大喜。借詣劉氏。詐謂文靜曰：『以善相思見郎君，迎之。』」文靜素奇其人，方議論，斥輔，一旦聞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焉。既而太宗至，不衫不履，楊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髯默居坐末，見之心死。飲數巡，起招靖曰：「真天子也！」靖以告劉，劉益喜自負。既出而虬髯曰：「吾見之十八九定矣，亦須道兄見之。」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。某日午時，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。下有此驢及一瘦騾，卽我與道兄俱

在其所也。』公到，卽見二乘。攬衣登樓，卽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。見靖驚喜，召坐。環飲十數巡，曰：樓下櫃中有錢十萬。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，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。如期登樓，道士虬髯已先坐矣。共謁文靜。時方奕棋。揖起而語心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棋。道士對弈，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。俄而文皇來，長揖而坐，神清氣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睜如也。道士一見，慘然下棋子曰：『此局輸矣，輸矣！於此失卻局，奇哉！救無路矣！』知復奚言！』罷弈，請去。旣出，謂虬髯曰：『此世界，非公世界也。他方可圖，勉之，勿以爲念。』因共入京。虬髯曰：『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，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。』媿李郎往復相從，一妹懸然知磬，欲令新婦祇謁，略議從容，無令前卻。』言畢，吁嗟而去。靖亦策馬過，俄卽到京，與張氏同往。乃一小板門，扣之，有聲者拜曰：『三郎令候一娘子，李郎久矣。』延入重門。門益壯麗。婢奴三十餘人，羅列於前。奴二十人，引靖入東廳，非人間之物。巾粧梳櫛畢，請更衣。衣又珍奇。旣畢，傳云：『郎三來！』乃虬髯者，紗帽褐裘，有龍虎之姿。相見歡然。催其妻出拜，蓋天人也。遂延中堂，陳設盤筵之盛，雖王公家不侔也。四人對坐，牢饌畢，陳女樂二十人，列奏於前，似從天降，非人間之曲。度食畢，行酒，而家人自西

堂昇出二十牀。各以綿繡帕覆之。既呈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髯謂曰：『盡是珍寶貨泉之數。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贈。何者？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，或當龍戰。』三四年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爲！太原李氏真英主也。三五年內，即當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心盡善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蘊不世之略，征夫之貴，樂極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聖賢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期，虎嘯風生，龍騰雲萃，固當然也。將余之贈，以奉真主，輦功業，勉之哉！此後十餘年，東南數千里外，有異事，是吾得志之秋也。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。』顧謂左右曰：『李郎一妹是汝主也。』言畢，與其妻戎裝乘馬，一奴乘馬從後，數步不見。靖據其宅，遂爲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，遂匡大業。貞觀中，靖位至僕射。東南蠻奏曰：『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，自立。國內已定。』靖知虬髯成功也。歸告張氏，具禮相賀，瀝酒東南，祝拜之。乃知真人之興，非英雄所翼。況非英雄乎！人臣之謬思亂，乃螳螂之拒走輪耳。或曰：『衛公之兵法，半是虬髯所傳也。』

○杜光庭——字賓至，唐縉雲人。事蜀王建爲金紫光祿大夫，諫議大夫。後隱青城山卒。

○龍戰——世稱羣雄割據之際爲龍戰。

遊仙窟

張鷟○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「導河積石，至於龍門。」卽此山是也。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命運之屯遭，歎鄉關之眇邈。張騫古迹，十萬里之波濤；伯禹遺踪，二千年之坂墮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；高嶺橫天，刀削崗巒之勢。烟霞子細，泉石分明。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。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「此是神仙窟也；人跡罕及，鳥路纔通。每有香菓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」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忽至松柏巖，桃李澗，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。余乃問曰：「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；賜惠交情，

幸垂聽許！』女子答曰：『兒家堂舍淺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』余答曰：『下官是客，觸垂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』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問曰：『此誰家舍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』余問曰：『崔女郎何人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華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慾生；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。體弱輕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』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之聲；僕因詠曰：『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求天。』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：『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；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』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。余卽詠曰：『歛笑偷殘靨，含羞露半脣，一眉猶叵耐，雙眼定傷人。』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『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，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。』於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徒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！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『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

蜀郡，餽見文君，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；合盃橫陳，何曾愜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，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；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睽睽橫波，翻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孰疑地上無華；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燒粧；南浦傷心，千迴撲鏡。洛川迴雪，只堪使疊衣裳；巫峽仙雲，未敢爲擎鞞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費黃金；念交甫之心狂，虛當白玉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，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；不憶吞刃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；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慾人對此，將何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故相逢，却交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！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。謂桂心曰：『向來劇戲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』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『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懃着心口；令人頻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！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

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華開不避人。閨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。伊處留心更覓新。莫言長有千金面。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。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倡佯一生意。何須負持百年身。』少時坐睡。則夢見十娘。驚覺攬之。忽然空手。心中悵快。復何可論。余因乃詠曰：『夢中疑是實。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。窮鬼故調人。』十娘見詩。並不肯讀。卽欲燒却。余卽詠曰：『未必由詩得。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。定是欲相燃。』十娘讀詩。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。箱裏拈衣。衫服靚粧。當階正履。余又爲詩曰：『薰香四面合。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。羅帷垂半敲。紅顏雜綠黛。無處不相宜。豔色浮粧粉。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。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。何處不輕盈。可憐嬌裏面。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。賺眙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。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著未相識。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帳子鬱金香。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。頰裏芙蓉堪摘得。聞名腹肚已猖狂。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。踊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。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靨疑織女留星去。眉似姮娥送月來。含嬌窈窕迎前出。忍笑嫋嫋返却迴。』余遂止之曰：『既有好意。何須却入。』然後逶迤迴面。姮娥向前。十娘歛

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『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，誰知對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。』十娘曰：『向見詩篇，謂非凡俗，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。』僕因問曰：『主人姓望何處？』十娘答曰：『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孰成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屢侵邊境，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榮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，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翦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』僕斂容而答曰：『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，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食鼎，積代衣纓。長戟高門，因循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淪胥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鷗之間，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乾煩，實爲傾仰。』十娘問曰：『上客見任何官？』下官答曰：『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；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。馳驟下寮，不遑甯處。』十娘曰：『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顧？』下官答曰：『比

不相知，闕爲參展，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」十娘遂回頭喚桂心曰：「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」下官逡巡而謝曰：「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。才非賈誼，豈敢昇堂！」十娘答曰：「向者承聞，謂言凡客拙爲禮貶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。此間疎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昇堂何須進退！」遂引入中堂。于時金臺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之新開，乍如靈光之且敞。梅梁桂棟，疑飲澗之長虹，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矯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皪含星，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；高閣三重，悉用瑠璃之瓦。白銀爲壁，照耀於魚鱗，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鴈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；見儻園之門庭，看看眼礮。遂引少府升階。下官答曰：「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！」十娘曰：「男之女禮，自有尊卑。」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「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」十娘曰：「五嫂亦應自來，小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」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十娘共少府語話片時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暎暎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翠衫，金薄塗丹履。余乃詠曰：「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，疑爭夜，頰上華開，似鬪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嘖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迴。」

死。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錦袖麒麟兒，判繡裙腰鸚鵡子。觸處盡開懷，何曾有不佳！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嫵。傍人一一丹羅韞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『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屈此，不及傷神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僮僇王事，豈敢辭勞！』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：『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』下官曰：『昨夜眼皮瞶，今朝見好人。』即相隨上堂。珠玉驚心，金銀耀眼。五彩龍鬚席，銀繡綠邊氈；八尺象牙床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；瑪瑙真珠，並貫頗梨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；蘭草燈心，並燒魚腦。管絃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盞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僕曰：『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』五嫂爲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『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』下官曰：『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』十娘曰：『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！』下官答曰：『必其不免，只須身當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只怕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』衆人皆大笑，一時俱坐。即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升已來；金鈿銅鑲，金盞銀盃，江螺海蚌，竹根細眼，樹瘦螭唇，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，觴則兕觥犀角，庭庭然置於座中；杓則鵝項鴨頭，汎汎焉浮於

酒上遣少婢細辛酌酒，並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「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徑須把取。」十娘則斜眼佯瞋曰：「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曾些頻頻相弄！」五嫂曰：「娘子把酒莫瞋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」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五嫂曰：「胡爲不盡？」下官答曰：「性飲不多，恐爲顛沛。」五嫂罵曰：「何由叵耐！女壻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，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衆諸！」十娘謂五嫂曰：「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」五嫂起謝曰：「新婦錯大罪過。」因迴頭熱視下官曰：「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；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」下官起謝曰：「昔卓王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，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籍爲賢人，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」十娘曰：「遣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」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乃詠曰：「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；迴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」十娘應聲卽詠曰：「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；渠未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」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。下床起謝曰：「向來唯覩十娘面，如今乃始見十娘心，足使班婕妤扶輪，曹大家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，共代而論哉！」請索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抄詩訖，十娘弄曰：「少府公非但詞句妙絕，亦自能書；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」下官曰：「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；

誰知玉貌，恰有金聲。」十娘曰：「兒近來患嗽，聲音不徹。」下官答曰：「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」五嫂笑曰：「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」十娘來語五嫂曰：「向來純當漫語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當作酒章。」五嫂答曰：「奉命，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曰：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科罰。」十娘卽遵命曰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次，下官曰：「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；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」五嫂曰：「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又次五嫂曰：「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；及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」次，十娘曰：「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次，下官曰：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；謂余不信，有如嗷日。」五嫂笑曰：「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『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』誠能思之，何遠之有！」其時，綠竹彈箏。五嫂詠箏曰：「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併在渠，莫怪向者頻聲戰，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」十娘曰：「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：『眼多本自令渠愛，口少由來每被侵；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』」下官又謝曰：「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；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」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鱸條，西山鳳脯，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，鴈醢荇菹，鶉臠桂糝，熊

掌兔髀，雉臠豺唇，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十娘曰：『少府亦應太飢。』喚桂心盛飯。下官曰：『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飢。』十娘笑曰：『莫相弄！且取雙六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』僕答曰：『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』十娘問曰：『若爲賭宿？』余答曰：『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臥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臥一宿。』十娘笑曰：『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步行則漢騎驢；總悉輸他便點。兒遞換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』五嫂曰：『新婦報娘子：不須賭來賭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時時漫語：娘與少府作消息。』下官起謝曰：『元來知劇，未敢承望。』局至；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眙，手子盟脂，一雙臂腕，切我肝腸，十箇指頭，刺人心髓。下官因詠局曰：『眼似星初轉，眉如月欲消，先須捺後脚，然後勒前腰。』十娘則詠曰：『勒腰須巧快，捺脚更風流，但令細眼合，人自分輸籌。』須臾之間，有一婢名琴心，亦有姿首，趨下官處，時復偷眼看，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語瞋曰：『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皺眉，張郎不須斜眼。』十娘佯作色嘖曰：『少府關兒何事，五嫂頻頻相惱！』五嫂曰：『娘子向來頻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脉朝來頓引？』十娘曰：『五嫂自隱心偏，兒復何曾眼引！』五嫂曰：

「娘子不能，新婦自取。」十娘答曰：「自問少府，兒亦不知。」五嫂遂詠曰：「新華發兩樹，分香遍一林；迎風轉細影，向日動輕陰。戲蜂時隱見，飛蝶遠追尋。承聞欲採摘，若箇動君心？」下官謂：「性貪多，欲兩華俱採。」五嫂答曰：「暫遊雙樹下，遙見兩枝芳；向日俱翻影，迎風並散香。戲蝶扶丹萼，遊蜂入紫房。人今總摘取，各著一邊廂。」五嫂曰：「張郎大貪生，一箭射兩梁。」十娘則謂曰：「遮三不得一，覓兩都盧失。」五嫂曰：「娘子莫分疎，兔入狗突裏，自來飲食，知復欲何如！」下官即起謝曰：「乞漿得酒，舊來伸口，打兔得麀，非意所望。」十娘曰：「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調合此事。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處談道兒一錢不直。」下官答曰：「向來承顏色，神氣頓盡；又見清談，心膽俱碎。豈敢在外談說，妄事加諸，忝預人流，寧容如此！伏願歡樂盡情，死無所恨。」少時，飲食俱到，薰香滿室，赤白兼前，窮海陸之珍羞，備川原之菓菜，肉則龍肝鳳髓，酒則玉醴瓊漿，城南雀噪之禾，江上蟬鳴之稻，雞臍雉臙，鼈醢鶉羹，楛下肥盹，荷間細鯉，鵝子鴨卵，照躍於銀盤，麟脯豹胎，紛綸於玉盞，熊腥純白，蟹醬純黃，鮮鱸共紅縷爭輝，冷肝與青絲亂色，蒲桃甘蔗，榭棗石榴，河東紫鹽，嶺南丹橘，燉煌八子柰，青門五色

瓜，太谷張公之梨，房陵朱仲之李，東王公之仙桂，西王母之神桃，南燕牛乳之椒，北趙雞心之棗，千名萬種，不可具論。下官起謝曰：『予與夫人娘子，本不相識，暫緣公使，邂逅相遇，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，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謝。』五嫂曰：『親則不謝，謝則不親。幸願張郎，莫爲形跡。』下官答曰：『既奉恩命，不敢辭遜。』當此之時，氣便欲絕，不覺轉眼，時復偷看十娘。十娘曰：『少府莫看兒！』五嫂曰：『還相弄！』下官詠曰：『忽然心裏愛，不覺眼中憐，未關雙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』十娘詠曰：『眼心非一處，心眼舊分離，直令渠眼見，誰遣報心知！』下官詠曰：『舊來心使眼，心思眼卽傳，由心使眼見，眼亦共心憐。』十娘詠曰：『眼心俱憶念，心眼共追尋，誰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憐心？』于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譏警曰：『但問意如何，相知不在棗。』十娘曰：『兒今正意密，不忍卽分梨。』下官曰：『勿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』五嫂曰：『當此之時，誰能忍捺。』十娘曰：『暫借少府刀子割梨。』下官詠刀子曰：『自憐膠漆重，相思意不窮，可惜尖頭物，終日在皮中。』十娘詠鞘曰：『數捺皮應緩，頻磨快轉多，渠今拔出後，空鞘欲如何！』五嫂曰：『向來漸漸入深也。』卽索碁局，共少府賭酒。下官得勝。五嫂曰：『圍碁出於智慧，張郎

亦復太能。」下官曰：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卻。」五嫂曰：「何爲卽休？」下官詠曰：「向來知道徑，生平不忍欺，但令守行跡，何用數圍碁！」五嫂詠曰：「娘子爲性好圍碁，逢人剩戲不尋思；氣欲斷絕先挑眼，旣得連罷卽須遲。」十娘見五嫂頻弄，佯瞋不笑。余詠曰：「千金此處有，一笑得渠爲；不望全露齒，請爲暫頓眉。」十娘詠曰：「雙眉碎客膽，兩眼判君心，誰能用一笑，賤價買千金。」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，十娘忽詠曰：「舊來心肚熱，無端強熨他，卽今形勢冷，誰肯重相磨！」下官詠曰：「若冷頭面在，生平不熨空，卽今雖冷惡，人自覓殘銅。」衆人皆笑。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，金石並奏，簫管間響；蘇合彈琵琶，綠竹吹箏篋，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鶴俯而聽琴，白魚躍而應節。清音叨咷，片時則梁上塵飛，雅韻鏗鏘，卒爾則天邊雪落；一時忘味，孔丘留滯不虛，三日繞梁，韓娥餘音是實。十娘曰：「少府稀來，豈不盡樂！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勸作一曲。」亦不辭憚。遂卽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蟲蛆面子，妬殺陽城，蠶賊容儀，迷傷下蔡。舉手頓足，雅合宮商，顧後窺前，深知曲節。欲似蟠龍宛轉，野鵠低昂。迴面則日照蓮花，翻身則風吹弱柳。斜眉盜盼，異種媾姑。緩步急行，窮奇造鑿。羅衣熠

耀，似彩鳳之翔雲，錦袖紛披，若青鸞之映水。千嬌眼子，天上失其流星，一搦腰支，洛浦愧其迴雪。光前豔後，難遇難逢，進退去來，希聞希見。兩人俱起舞，共勸下官。下官遂作而謝曰：「滄海之中難爲水，霹靂之後難爲雷；不敢推辭，定爲醜拙。」遂起作舞。桂心哇哇然低頭而笑。十娘問曰：「笑何事？」桂心曰：「笑兒等能作音聲。」十娘曰：「何處有能？」答曰：「若其不能，何因百獸率舞？」下官笑曰：「不是百獸率舞，乃是鳳凰來儀。」一時大笑。五嫂謂桂心曰：「莫令曲誤，張郎頻顧。」桂心曰：「不辭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」下官曰：「路逢西施，何必須識！」遂舞，著詞曰：「從來巡遶四邊，忽逢兩個神仙，眉上冬天出柳，頰中旱地生蓮，千看千處嫵媚，萬看萬處嫵妍，今宵若其不得，刺命過於黃泉。」又一時大笑。舞畢，因謝曰：「僕實庸才，得陪清賞，賜垂音樂，慚荷不勝。」十娘詠曰：「得意似鴛鴦，情乖若胡越，不向君邊盡，更知何處歇！」十娘曰：「兒等並無可收採，少府公云：『冬天出柳，旱地生蓮。』總是相弄也。」下官答曰：「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葉。」十娘應聲曰：「少府頭中有水，那不生蓮華？」下官笑曰：「十娘譏警，異同著便。」十娘答曰：「得便不能與，明年知有何處。」於時硯在床頭，下官因詠

筆硯曰：「摧毛任便點，愛色轉須磨，所以研難竟，良由水太多。」十娘忽見鴨頭鑑子，因詠曰：「嘴長非爲嘲，項曲不由攀，但令脚直上，他自眼雙翻。」五嫂曰：「向來大大不遜，漸漸深入也。」於時乃有雙燕子，梁間相逐飛。僕因詠曰：「雙燕子，聯翩幾萬迴，強知人是客，方便惱他來。」十娘詠曰：「雙燕子，不可事風流，卽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」酒巡到十娘，下官詠酒杓子曰：「尾動惟須急，頭低則不平，渠今合把爵，深淺任君情。」十娘詠蓋曰：「發初先向口，欲竟漸伸頭；從君中道歇，到底卽須休。」下官翕然而起謝曰：「十娘詞句，事盡入神；乃是天生，不關人學。」五嫂曰：「張郎新到，無可散情，且遊後園，暫適懷抱。」其時園內：雜菓萬株，含青吐綠，叢花四照，散紫翻紅，激石鳴泉，疏巖鑿磴，無冬無夏，嬌鶯亂於錦枝，非古非今，花魴躍於銀池；婀娜菴茸，清冷颼颼；鵝鴨分飛，芙蓉間出；大竹小竹，誇渭南之千畝，花合花開，笑河陽之一縣；青青岸柳，絲條拂於武昌，赫赫山楊，箭幹稠於董澤。余乃詠花曰：「風吹遍樹紫，日照滿池丹，若爲交暫折，擎就掌中看。」十娘詠曰：「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，卽今無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」下官卽起謝曰：「君子不出遊言，不勝娘子恩深。請五嫂等各製一篇。」下官詠曰：「

昔時過小苑，今朝戲後園。兩歲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。水明魚影靜，林翠鳥歌喧。何須杏樹嶺，卽是桃花源。」十娘詠曰：「梅蹊命道士，桃澗佇神仙。舊魚成大劍，新編類小錢。水湄唯見柳，池曲且生蓮。欲知賞心處，桃花落眼前。」五嫂詠曰：「極目遊芳苑，相將對花林。露淨山光出，池鮮樹影沉。落花時泛酒，歌鳥惑鳴琴。是時日將夕，攜樽就樹陰。」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，落下官懷中。下官詠曰：「問李樹：如何意不同，應來主手裏，翻入客懷中？」五嫂卽報詩曰：「李樹子，元來不是偏，巧知娘子意，擲菓到渠邊。」於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。十娘詠曰：「問蜂子：蜂子太無情，飛來蹈人面，欲似意相輕？」下官代蜂子答曰：「觸處尋芳樹，都慮少物華，試從香處覓，正值可憐花。」衆人皆拊掌而笑。其時園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，應絃而倒。五嫂笑曰：「張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，今見武功，又復子南天也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兩人耳。」十娘因見射雉，詠曰：「大夫巡麥隴，處子習桑間，若非由一箭，誰能爲解顏。」僕答曰：「心緒恰相當，誰能護短長，一床無兩好，半醜亦何妨。」五嫂曰：「張郎射長梁如何？」僕答曰：「且得不闕事而已。」遂射之，三發皆遠遮齊，衆人稱好。十娘詠曰：「平生好須弩，得

挽則低頭，聞君把提快，再乞五三籌。」下官答曰：「縮幹全不到，抬頭則大過，若令臍下入，百放故籌多。」於時，日落西淵，月臨東渚。五嫂曰：「向來調謔，無處不佳，時既曠黃，且還房室，庶張郎共娘子安置。」十娘曰：「人生相見，且論盃酒，房中小小，何暇忽忽。」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：屏風十二扇，畫鄣五三張，兩頭安彩幔，四角垂香囊；檳榔荳蔻子，蘇合綠沉香，織文安枕席，亂彩疊衣箱；相隨入房裏，縱橫照羅綺，蓮花起鏡臺，翡翠生金履；帳口銀虬裝，床頭玉獅子，十重蛩巨氈，八疊鴛鴦被，數個袍袴，異種妖姪；姿質天生有，風流本性饒，紅衫窄裏小，擷臂綠袂帖，亂細纏腰；時將帛子拂，還投和香燒；妍華天性足，由來能裝束；歛笑正金釵，含嬌累繡縵；梁家妄稱梳髮緩，京兆何曾畫眉曲。十娘因在後，沉吟久不來。余問五嫂曰：「十娘何處去，應有別人邀？」五嫂曰：「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」言語未畢，十娘則到。僕問曰：「旦來披霧，香處尋花，忽遇狂風，蓮中失藕；十娘何處漫行來？」十娘回頭笑曰：「星留織女，遂處人間；月待姮娥，暫歸天上。少府何須苦相怪！」於時兩人對坐，未敢相觸，夜深情急，透死忘生。僕乃詠曰：「千看千意密，一見一憐深，但當把手子，寸斬亦甘心。」十娘歛色却行。五嫂詠曰：「他家

解事在，未肯輒相瞋，徑須剛捉著，遮英造精神。』余時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。又詠曰：『千思千腸熱，一念一心焦，若爲求守得，暫借可憐腰。』十娘又不肯，余提手挽，兩人爭力。五嫂詠曰：『巧將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，定知心肯在，方便強邀人。』十娘失聲成笑，婉轉入懷中。當時腹裏顛狂，心中沸亂。又詠曰：『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處傷，但若得口子，餘事不承望。』十娘嗔詠曰：『手子從君把，腰支亦任迴，人家不中物，漸漸逼他來。』十娘曰：『雖作拒張，又不免輸他口子。』口子鬱郁，鼻似薰穿，舌子芬芳，頰疑鑽破。五嫂詠曰：『自隱風流到，人前法用多，計時應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』十娘曰：『昔日曾經自弄他，今朝并復從人弄。』下官起，諮請曰：『十娘有一思事，亦擬申論，猶自不敢，卽道，請五嫂處分。』五嫂曰：『但道不須避諱。』余因詠曰：『藥草俱嘗遍，並悉不相宜，惟須一個物，不道自應知。』十娘答詠曰：『素手曾經捉，纖腰又被將，卽今詠口子，餘事可平章。』下官歛手而答曰：『向來惶惑，實畏參差；十娘憐愍，客人存其死命，可謂白骨再肉，枯樹重花。伏地叩頭，懇懃死罪。』五嫂因起謝曰：『新婦會聞：線因針而達，不因針而纒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，以後之事，不敢預知；娘子安穩，新婦向房臥去也。』

「於是夜久更深，情急意密。魚燈四面照，蠟燭兩邊明。十娘卽喚桂心，并呼芍藥，與少府脫鞵履，疊袍衣，閣幙頭，掛腰帶。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，解羅裙，脫紅衫，去綠襪。花容滿面，香風裂鼻。心去無人制，情來不自禁。插手紅褲，交脚翠被。兩唇對口，一臂枕頭，拍搦奶房間，摩挲髀子上，一喫一意快，一勒一傷心，鼻裏癢痺，心中結繚。少時眼花耳熱，脈脹筋舒，始知難逢難見，可貴可重。俄頃中間，數迴相接。誰知可憎病鵲，夜半驚人，薄媚狂雞，三更唱曉，遂則披衣對坐，泣淚相看。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『所恨別易會難，去留乖隔，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；每一尋思，痛深骨髓。』」十娘曰：『兒與少府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盡歡娛，忽嗟別離，人生聚散，知復如何！』因詠曰：『元來不相識，判自斷知聞，天公強多事，今遣若爲分。』僕乃詠曰：『積愁腸已斷，懸望眼應穿，今宵莫閉戶，夢裏向渠邊。』少時天曉已後，兩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勝。侍婢數人，並皆獻歎，不能仰視。五嫂曰：『有同必異，自昔攸然，樂盡哀生，古來常事。願娘子稍自割捨。』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。十娘乃作別詩曰：『別時終是別，春心不值春，羞見孤鸞影，悲看一騎塵；翠柳開眉色，紅桃亂臉新，此時君不在，嬌鶯弄殺人。』五嫂詠曰：『此時經一去，誰知隔

幾年！雙鳥傷別緒，獨難慘離絃；怨起移醒後，愁生落醉前；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馬蹄穿。」下官詠曰：「忽然聞道別，愁來不自禁，眼下千行淚，腸懸一寸心；兩劍俄分匣，雙鳥忽異林，慙慙惜玉體，勿使外人侵。」十娘小名「瓊英。」下官因詠曰：「卞和山未斲，羊雍地不耕，自憐無玉子，何日見瓊英？」十娘應聲詠曰：「鳳錦行須贈，龍梭久絕聲，自恨無機杼，何日見文成？」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，遂喚奴曲琴，取「相思枕」留與十娘，以爲記念。因詠曰：「南國傳椰子，東家賦石榴；聊將代左腕，長夜枕渠頭。」十娘報以雙履，詠詩曰：「雙鳥乍失伴，兩燕還相屬，聊以當兒心，竟日承君足。」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，留與十娘，并贈詩曰：「仙人好負局，隱士屢潛觀。映水菱光散，臨風竹影寒；月下時驚鵲，池邊獨舞鸞；若道人心變，從渠照膽看。」十娘又贈手中扇，詠曰：「合歡遊壁水，同心待華闕，颯颯如朝風，團團如夜月，鸞姿侵霧起，鶴影排空發，希君掌中握，勿使恩情歇。」下官辭謝訖，因遣左右取「益州新樣錦」一疋，直奉五嫂；因贈詩曰：「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贈佳期，裁爲八幅被，時復一相思。」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，因報詩曰：「兒今贈君別，情知後會難，莫言釵意小，可以掛渠冠。」更取「滑州小綾子」一

正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。桂心已下，或脫銀釵，落金釧，解帛子，施羅巾，皆自送張郎曰：『好去。若因行李時復相過。』香兒因詠曰：『大夫存行跡，慙慙爲數來。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迴！』

『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『犬馬何識，尙解傷離，鳥獸無情，猶知怨別，心非木石，豈忘深恩！』十娘報詩曰：『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，愁來百處痛，死去一時休。』又詠曰：『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，日夜懸心憶，知隔幾年秋。』下官詠曰：『人去悠悠隔兩天，未審迢迢度幾年？縱使身遊萬里外，終歸意在十娘邊。』十娘詠曰：『天涯地角知何處，玉體紅顏難再遇！但令翅羽爲人生，會些高飛共君去。』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別。行至二三里，迴頭看數人，猶在舊處立。余時漸漸去遠，聲沉影滅，顧瞻不見，惻愴而去。行到山口，浮舟而過，夜耿耿而不寐，心瑩瑩而靡託，旣悵悵於啼援，又悽傷於別鵠。飲氣吞聲，天道人情，有別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，來宵一何長，比目絕對，雙鳧失伴，日日寬衣，朝朝帶緩，口上唇裂，胸間氣滿，淚臉千行，愁腸寸斷。端坐橫琴，涕血流襟，千思競起，百慮交侵，獨頓眉而永結，空抱膝而長吟。望神仙兮不可見，普天地兮知余心；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覓十娘兮斷知聞。欲聞此兮腸亦亂，更見此兮惱余心。

張憲——字文成，深州陸渾人。登進士第，官至司門員外郎。

楊太真外傳

樂史

楊貴妃小字玉環，宏農華陰人也。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。高祖令本，金州刺史。父元琰，蜀州司戶。貴妃生於蜀，嘗誤墜池中。後人呼爲落妃池。池在導江縣前（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，今有昭君村；綠珠生於白州，今有綠珠江）妃早孤，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璵家。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溫泉宮，自天寶六載十月後，改爲華清宮，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，度爲女道士，號太真，住內太真宮。天寶四載七月，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。是月，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，半后服用。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。霓裳羽衣曲者，是玄宗登三鄉驛，望女兒山所作也。故劉禹錫有詩云：「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，小臣斐然有感。開元天子萬事足，惟惜當時光景促。三鄉驛上望仙山，歸作霓

裳羽衣曲。仙心從此在瑤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隨。天上忽乘白雲去，世間空有秋風詞。又逸史云：「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。八月十五日夜，宮中翫月，曰：『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？』乃取一枝桂，向空擲之，化爲一橋，其色如銀。請上同登，約行數十里，遂至大城闕。公遠曰：『此月宮也。』有仙女數百，素練寬衣，舞於廣庭。上前問曰：『此何曲也？』曰：『霓裳羽衣也。』上密記其聲調，遂回橋，卻顧隨步而滅。且諭伶官象其聲調，作霓裳羽衣曲。以二說不同，乃備錄於此。是夕授金釵鈿合，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瑤至妝閣，親與插鬢。上喜甚，謂後宮人曰：『朕得楊貴妃，如得至寶也。』乃製曲子曰：『得寶子，又曰：『得鞋（方孔反）子。』先是開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，王皇妃。后無子，妃生子，又美麗，寵傾後宮。至十三年，皇后廢，妃嬪無得與惠妃比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卽世，後庭雖有良家子，無悅上目者。上心淒然。至是得貴妃，又寵甚於惠妃。有姊三人，禮數同於皇后。冊妃日，贈其父元琰濟隆太守，母李氏隴西郡夫人；又贈元琰兵部尚書，李氏涼國夫人，叔元珪爲光祿卿，銀青光祿大夫，再從兄釗拜爲侍郎，兼數使，兄銛又居朝列，堂弟綺尙太華公主，是武惠妃生，以母見遇過於諸女，賜第連於宮

禁。自此楊氏權傾天下。每有囑請，臺省府縣，若奉詔敕，四方奇貨，童僕馳馬，日輸其門。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，恩過最深。上呼之爲兒。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，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貴妃。上顧而問之，「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？」祿山奏云：「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」上笑而赦之。又命楊銛已下，約祿山爲兄弟姊妹，往來必相宴餞。初雖結義頗深，後亦權敵不叶。五載七月，妃子以妬悍忤旨，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。及亭許，上思之不食，舉動發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請載還。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。諸姊及銛，初則懼禍聚哭。及恩賜浸廣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寬慰。妃初出，上無聊，中宮趨過者，或笞撻之。至有驚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請就召。旣夜，遂開安興坊，從太華宅以入。及曉，元宗見之內殿，大悅，貴妃拜請謝過，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。貴妃諸姊，進食作樂。自茲恩遇日深，後宮無得進幸矣。七載，加釗御史大夫，權京兆尹，賜名國忠，封大姊爲韓國夫人，三姊爲虢國夫人，八姊爲秦國夫人，同日拜命，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。然虢國不施妝粉，自銜美豔，常素面朝天。當時杜甫有詩云：「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馬入宮門。却嫌脂粉澆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」又賜虢國照夜璣，秦國七

乘冠，國忠鑲子帳，蓋希代之珍。其恩寵如此。銛受銀青光祿大夫，鴻臚卿，將列棨戟，特授上柱國，一日三詔，與國忠五家，於宣陽里，甲第洞開，僭擬宮掖，車馬僕從，照耀京邑，遞相誇尙。每造一堂，費逾千萬計。見制度宏壯於己者，則毀之復造。土木之工，不捨晝夜。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，皆頒賜五宅。開元已來，豪貴榮盛，未之比也。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。將乘馬，則力士執轡授鞭。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，雕鏤器物又數百人，供生日及時節慶續。命楊益往嶺南，長史日求新奇以進奉。嶺南節度張九章，廣陵長史王翼，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，異於他郡。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，翼擢爲戶部侍郎。九載二月，上舊置五王帳，長枕大被，與兄弟共處其間。妃子無何，竊寧王紫玉笛吹。故詩人張祜詩云：『梨花深院無人見，閑把寧王玉笛吹。』因此又忤旨放出。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，國忠懼請計於溫，遂入奏曰：『妃婦人無智識，有忤聖顏，罪當死。既嘗蒙恩寵，只合死於宮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。安忍取辱於外乎？』上曰：『朕用卿，蓋不緣妃也。』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。妃泣謂韜光曰：『請奏妾罪合萬死，衣服之外，皆聖恩所賜。唯髮膚是父母所生。今當卽死，無以謝上。』乃引刀剪其髮一縷，附韜

光以獻。妃既出，上憮然。至是，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，上大驚惋，遽使力士就召以歸。自後益嬖焉。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，十載上元節，楊氏之宅夜遊，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甫門。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，公主墮馬，駙馬程昌裔扶公主，因及數搥，公主泣奏之。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，昌裔停官，不許朝謁。於是楊家轉橫，出入禁門不問。京師長吏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曰：「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」又曰：「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卻是門楣。」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。上一日御勤政樓，大張聲樂。時教坊有王大娘，善戴百尺竿，上施木山，狀瀛洲方丈。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，而舞不輟。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，十歲慧悟過人。上召於樓中，貴妃坐於膝上，爲施粉黛，與之巾櫛。貴妃令詠王大娘載竿。晏應聲曰：「樓前百戲競爭新，唯有長竿妙入神。誰謂綺羅翻有力，猶自嫌輕更着人。」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。移時，聲聞於外。因命牙笏黃紱袍賜之。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。時木蘭花發，皇情不悅。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，天顏大悅。方知迴雪流風，可以迴天轉地。上嘗夢十仙子，乃製紫雲迴，（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，御卿雲而下，各執樂器懸奏之。曲度清越，真仙府之音。上喜而傳受。寤後餘響猶在，且命

玉笛習之，盡得其節奏也。并夢龍女，又製凌波曲（玄宗在東都，晝夢一女，容貌豔異，梳交心髻，大袖寬衣，拜於床前。上問：「汝何人？」曰：「妾即陛下凌波池中龍女，衛宮護駕，妾實有功。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，乞賜一曲，以光族類。」上於夢中爲鼓胡琴，拾新舊之曲聲，爲凌波曲。龍女再拜而去。及覺，盡記之。會禁樂，自御琵琶習而和之。與文武官僚，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。池中波濤湧起，後有神女出池心，乃所夢之女也。上大悅，語於宰相。因於池上置廟，每歲命祀之。）二曲既成，遂賜宜春園及梨園弟子，并諸王。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，上與妃子鍾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於清元小殿。寧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馬仙期方響，李龜年箏，張野狐箏，賀懷智拍，自旦至午，歡洽異常。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。曲罷，上戲曰：「阿瞞（上在禁中多自稱也）樂籍，今日幸得供養夫人，請一纏頭。」秦國曰：「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？」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。樂器皆非世有者，才奏而清風習習，聲出天表。妃子琵琶；邏沙檀寺人自季貞使蜀還獻，其木溫潤如玉，光耀可鑒，有金鏤紅文，蹙成雙鳳，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，淥水蠶絲也，光瑩如貫珠。琴瑟紫玉笛，乃姮娥所得也。祿山進三百

事，管色俱用媚玉爲之。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徹，廣有獻遺。妃子是日問阿蠻曰：『爾貧無可獻師長，待我與爾。』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。妃善擊磬，拊搏之音，泠泠然多新聲。雖太常梨園之妓，莫能及之。上命採藍田綠玉，琢成磬。上方造篋流蘇之屬，以金鈿球翠飾之，鑄金爲二獅子，以爲趺，綵繪縟麗，一時無比。先開元中，禁中重木芍藥，卽今牡丹也。（開元天寶花木記云：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。）得數本，紅紫淺紅通白者，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照夜白，妃以步輦從，詔選梨園弟子尤者，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衆樂前，將欲歌之。上曰：『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爲？』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神學士李白，立進清平樂詞三篇。白欣承詔旨，猶苦宿醒未解，因授筆賦之。第一首：『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』第二首：『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南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？可憐飛燕倚新妝。』第三首：『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欄杆。』龜年捧詞進，上命梯園弟子略約詞調，撫絲竹，遂促龜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寶杯，酌西

涼州葡萄酒，笑領歌意甚厚，上因調玉笛爲倚曲。每曲偏將換，則遲其聲而媚之。妃飲罷，斂繡中再拜上。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，異日，妃重吟前詞。力士戲謂曰：『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耶？』妃子驚曰：『何學士能辱人如斯？』力士曰：『以飛燕指妃子，賊之甚矣。』妃深然之。上嘗三欲李白官，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覽漢成帝內傳。時妃子後至，以千整上衣領曰：『看何文書？』上笑曰：『莫問，知則又殫人。』覓去，乃是漢成帝獲飛燕，身輕欲不勝風，恐其飄蕩，帝爲造水晶盤，令宮人掌之而歌舞。又製七寶避風臺，間以諸香安於上，恐其四肢不禁也。上又曰：『爾則任吹多少。』蓋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語戲妃。妃曰：『霓裳羽衣一曲，可掩前古。』上曰：『我纔弄爾，便欲嗔乎？憶有一屏風合在，待訪得以賜爾。』屏風乃虹霓爲名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可長三寸許，其間服玩之器，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。水精爲地，外以玳瑁水犀爲押，絡以珍珠瑟瑟。間綴精妙，迨非人力所製。此乃隋文帝所造，賜義成公主，隨在北胡。貞觀初，滅胡，與蕭后同歸中國，上因而賜焉。妃歸衛公家，遂持去安於高樓上，未及將歸。國忠日午偃息樓上，至牀觀屏風在

焉。纔就枕，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，各通所號，曰裂繪人也，定陶人也，穹廬人也，當壚人也，亡吳人也，步蓮人也，桃源人也，斑竹人也，奉五官人也，溫肌人也，曹氏投波人也，吳宮無雙返香人也，拾翠人也，竊香人也，金屋人也，解佩人也，爲雲人也，董雙成也，爲烟人也，畫眉人也，吹簫人也，笑躡人也，垓中人也，許飛瓊也，趙飛燕也，金谷人也，小鬢人也，光髮人也，薛夜來也，結綺人也，臨春閣人也，扶風女也。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，而身體不能動，口不能發聲。諸女各以物列坐。俄有小腰妓人近十餘輩，曰楚章華踏搖娘也，迺連臂而歌之曰：『三朵芙蓉是我流，大楊造得小楊收。』復有二三妓，又白楚宮弓腰也，何不見楚辭別序云：『綽約花態弓身玉肌。』俄而遞爲本藝，將呈訖，一一復歸屏上。國忠方醒，惶懼甚，遽走下樓，急令封鎖之。貴妃知之，亦不欲見焉。祿山亂後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，自後不知所在。初，開元末，江陵進乳柑橘，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。至天寶十載九月秋，結實。宣賜宰臣曰：『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，今秋結實，一百五十餘顆。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，亦可謂稍異者。』宰臣表賀曰：『伏以自天所有者，不能改有常之性；曠古所無者，乃可謂非常之感。是知聖人御物，以元氣布和，

大道乘時，則殊方叶致。且橘柚所植，南北異名，實造化之有初，匪陰陽之有革。陛下元風真紀，六合一家；雨露所均，混天區而齊被，草木有性，憑地氣以潛通。故茲江外之珍果，爲禁中之佳實。祿藟含霜，芳流綺殿，金衣爛日，色麗彫庭。云云。乃頒賜大臣外，有一合歡實，上與妃子互相持翫。上曰：『此果似知人意。朕與卿固同一體，所以合歡。』於是促坐同食焉。因令畫圖傳之於後。妃子既生於蜀，嗜荔枝。南海荔枝，勝於蜀者，故每歲馳驛以進。然方暑熱而熟，經宿則無味，後人不能知也。上與妃采戲將北，唯重四轉，敗爲勝，連叱之，骰子宛轉而成重四，遂命高力士賜緋，風俗因而不易。廣南進白鸚鵡，洞曉言詞，呼爲雪衣女。一朝飛上妃鏡臺上，自語：『雪衣女昨夜夢爲鷺鳥所搏。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，記誦精熟。後上與妃遊別殿，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。瞥有鷹至，搏之而斃。上與妃歎息久之，遂瘞於苑中，呼爲鸚鵡塚。交趾貢龍腦香，有蟬蠶之狀五十枚。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，禁中呼爲瑞龍腦。上賜妃十枚。妃私發明馳使，（明馳使腹下有毛，夜能明，日馳五百里。）持三枚遺祿山。妃又當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，金平脫鐵面碗。十一載，李林甫死，又以國忠爲相，帶四十餘使。十二載，加國忠司空。長男暄，

光尙延和郡主，又拜銀青光祿大夫，太常卿，兼戶部侍郎。小男肱，尙孟春公主。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，尙承榮郡主。一門一貴妃，二公主，三郡主，三夫人。十三載，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，母重封梁國夫人，官爲造廟，御製碑及書。叔元珪，又拜工部尙書。韓國壻祕書少監崔旬，女爲代宗妃；虢國男裴徵，尙代宗女延光公主，女爲讓帝男妻；秦國壻柳澄男鈞，尙長清縣主，澄弟潭，尙肅宗女和政公主。上每年冬十月，幸華清宮，常經冬還宮闕。去卽與妃同輦。華清有端正樓，卽貴妃梳洗之所，有蓮花湯，卽貴妃澡沐之室。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，虢國相對，韓國，秦國，薨棟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過五家，賞賜燕樂。扈從之時，每家爲一隊，隊着一色衣。五家合隊，相映如百花之煥發。遺鈿墜鳥，瑟瑟珠翠，燦於路歧，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，香氣數日不絕。馳馬千餘頭，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。出有餞飲，還有軟脚，遠近餉遺珍玩吉馬，閣侍歌兒，相望於道。及秦國旣死，獨韓，虢與國忠久貴盛。虢國又與國忠亂焉。略無儀檢。每入朝謁，國忠與韓，虢連轡，揮鞭驟馬，以爲諧謔。從官媼嫗百餘騎，乘燭如晝，鮮裝炫服而行。衢路觀者如堵，無不駭嘆。十宅諸王男女婚嫁，皆資韓，虢紹介。每一人納一千貫，上乃許之。十四載六月一日，上幸

華清宮，乃貴妃生日。上命小部音聲。小部者，梨園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以下，於長生殿奏新曲，未有名。會南海進荔枝，因以曲名荔枝香。左右歡呼，聲動山谷。其年十一月，祿山反幽陵。祿山本名軋犖山，雜種胡人也。母本巫師。祿山晚年益肥，垂肚過膝，日秤得三百五十斤。於上前胡旋舞，疾如風焉。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鷄障，施一大榻，卷去簾，令祿山坐其下，設百戲，與祿山看焉。肅宗諫曰：「歷觀今古，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。」上私曰：「渠有異相，我禳之故耳。」又嘗與夜燕，祿山醉臥，化爲一豬而龍首。左右遽告帝。帝曰：「此豬龍，無能爲。」終不殺，卒亂中國。以誅國忠爲名，咸言國忠虜國，貴妃三罪，莫敢上聞。上欲以皇太子監國，蓋欲傳位，自親征。謀於國忠，國忠大懼。歸謂姊妹曰：「我等死在旦夕。今東宮監國，當與娘子等併命矣。」姊妹哭訴於貴妃，妃銜土請命，事乃寢。十五載六月，潼關失守，上幸巴蜀。貴妃從至馬嵬，右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兵亂，乃謂軍士曰：「今天下崩離，萬乘震蕩，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眈庶，以至於此。若不誅之，何以謝天下？」衆曰：「念之久矣。」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，遮國忠語事。軍中呼曰：「楊國忠與蕃人謀叛。」諸將乃圍驛四合，殺國忠，并男暄等。國忠

舊名釗，本張易之子也。天授中，易之寵幸莫比，每歸私第，詔令居樓，仍去其梯，圍以束棘，無復女奴侍立。母恐張氏絕嗣，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，遂有娠而生國忠。後嫁楊氏。上乃出驛門，勞大軍。六軍不解圍。上顧左右，責其故。高力士對曰：「國忠負罪，諸將討之，貴妃卽國忠之妹，猶在陛下左右。羣臣能無憂怖！伏乞聖慮裁斷。」一本云：賊根猶在，何敢散乎。蓋斥貴妃也。上迴入驛，驛門內傍有小巷。上不忍歸行宮，於巷中倚仗欹首而立。聖情昏嘿，久而不進。京兆司錄韋鏐（見素男也）進曰：「乞陛下割恩忍斷，以寧國家。」遂巡，上入行宮，撫妃子出於廳門，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，使力士賜死。妃泣涕嗚咽，語不勝情。乃曰：「願大家好住。妾誠負國恩，死無恨矣。乞容禮佛。」帝曰：「願妃子善地受生。」力士以羅巾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。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。上覩之，長號歎息。使力士曰：「與我祭之。」祭後，六軍尙未解圍。以繡衾覆牀，置驛庭中，敕元禮等入驛視之。元禮擡其首，知其死，曰：「是矣。」而解圍。瘞於西郭之外，一里許道北坎下。妃時年三十八。上持荔枝，於馬上謂張野狐曰：「此去劍門，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」初，上在華清宮日，乘馬出宮門，欲幸虢國夫人之

宅。元禮曰：『未宣敕報臣，天子不可輕去就。』上爲之迴轡。他年，在華清宮，適上元，欲夜遊。元禮奏曰：『宮外卽是曠野，須有預備。若欲夜遊，願歸城闕。』上又不能違諫。及此馬嵬之誅，皆是敢言之有使也。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：『燕市人皆去，函關馬不歸。若逢山下鬼，環上繫羅衣。』『燕市人皆去，』祿山帥薊門之士而來；『函關馬不歸，』哥舒翰之敗潼關也；『若逢山下鬼，』鬼字，卽馬嵬驛也；『環上繫羅衣，』貴妃小字玉環，及其死也，力士以羅巾縊焉。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，而好服黃裙。天寶末，京師童謠曰：『義髻拋河裏，黃裙逐水流。』至此應矣。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，雜以諧謔。妃常在座。祿山心動。及聞馬嵬之死，數日歎惋。雖林甫養育之，國忠激怒之，然其有所自也。是時，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。國忠誅問至，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，走入竹林下。以爲賊軍至。虢國先殺其男微，次殺其女。國忠妻裴柔曰：『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？』遂并其女刺殺之。已而自刎不死。載於獄中，猶問人曰：『國家乎，賊乎？』獄吏曰：『皆有之。』血凝其喉而死，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。上發馬嵬，行至扶風道。道旁有花，寺畔見石楠樹團圓，愛玩之，因呼爲端正樹，蓋有所思也。又至斜谷口，屬霖雨涉

旬。於棧道雨中，聞鈴聲隔山相應。上既悼念貴妃，因採其聲，爲雨霖鈴曲，以寄恨焉。至德二年，既收復西京，十一月，上自成都還，使祭之。後欲改葬，李輔國等皆不從。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：「龍武將士，以楊國忠反，故誅之。今改葬故妃，恐龍武將士疑懼。」肅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褥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膚已消釋矣。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畢，以獻。上皇置之懷袖。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，朝夕視之而歔歔焉。上皇既居南內，夜闌登勤政樓，凭欄南望，煙月滿目。上因自歌曰：「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還。」歌歇，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，顧力士曰：「得非梨園舊人乎？遲明爲我訪來。」翌日，力士潛求於里中，因召與同去，果梨園弟子也。其後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，歌涼洲之詞，貴妃所製也。上親御玉笛，爲之倚曲。曲罷，相視無不掩泣。上因廣其曲，今涼洲留傳者益加焉。至德中，復幸華清宮。從宮嬪御，多非舊人。上於望京樓下，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。曲半，上四顧淒涼，不覺流涕，左右亦爲感傷。新豐有女伶謝阿蠻，善舞凌波曲，舊出入宮禁，貴妃厚焉。是日，詔令舞。舞罷，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：「此貴妃所賜。」上持之，淒然垂涕曰：「此我祖大帝破高麗，獲二寶，

一紫金帶。一紅玉支。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，賜之金帶，紅玉支賜妃子。後高麗知此寶歸我，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，風雨愆時，民離兵弱。朕尋以爲得此不得爲貴，命還其紫金帶，唯此不還。汝旣得之於妃子，朕今再覩之，但興悲念矣。」言訖，又零涕。至乾元元年，賀懷智又上言曰：「昔上夏日與親王基，令臣彈琵琶。（其琵琶以石爲槽，用鷄肋爲絃，用鐵撥彈之。）貴妃於局前觀之。上數秤子將輸，貴妃放康國獮子上局亂之。上大悅。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，良久迴身方落。及歸，覺滿身香氣。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，今輒進所貯幘頭。」上皇發囊，且曰：「此瑞龍腦香也。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，再幸，尙有香氣宛然，況乎絲縷發膩之物哉。」遂悽愴不已。自是聖懷耿耿，但吟：「刻木牽絲作老翁，雞皮鶴髮與真同。須臾舞罷寂無事，還似人生一世中。」有道士楊通幽，自蜀來，知上皇念楊貴妃，自云有李少君之術。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遊神馭氣，出天界，入地府，求之，竟不見。又旁求四虛，上下東極，絕大海，跨蓬壺。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，泊至西廂下，有洞戶東向，闔其門，額署曰玉妃太真院。方士抽簪叩扉，有雙鬟童女出應。問方士造次，未及言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詰其所從。

來。方士因稱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『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』逾時，碧衣延入，且引曰：『

玉妃出。』冠金蓮，悅紫綃，佩紅玉，拽鳳鳥，左右侍女七八人，揖方士問皇帝安否。次問天寶十

四載日還，言訖，憫然指碧衣女，取金釵鈿合，折其半，授使者曰：『爲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

舊好也。』方士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因徵其意，乃復前跪致詞，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，驗

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。玉妃惘然退立，若有所思。徐而言曰：『昔天寶

十載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上憑肩而望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

願世世爲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』因悲曰：『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。復墮

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爲天，或爲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』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惟自愛，無

自苦耳。道者還具奏太上皇。皇心震悼。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，悲悼之情，無日無之。遂辟穀服

氣。張皇后進櫻桃蔗漿，聖皇並不食。常玩一紫玉笛，因吹數聲，有雙鶴下於庭，徘徊而去。聖皇

語侍兒宮愛曰：『吾奉上帝所命，爲元始孔昇真人，此期可再會妃子耳。笛非爾所寶，可送大

收。』（大收，代宗小字。）即令具湯沐，『我若就枕，慎勿驚我。』宮愛聞睡中有聲，駭而視之，

已崩矣。妃之死日，馬嵬媼得錦襦襪一隻。相傳過客一玩百錢，前後獲錢無數。悲夫！玄宗位久，倦於萬機，常以大臣接對拘檢，難徇私欲。自得李林甫，一以委成，故絕逆耳之言，恣行燕樂，衽席無別，不以爲恥。由林甫之贊成矣。乘輿遷播，朝廷陷沒，百僚繫頸，妃主被戮，兵滿天下，毒流四海，皆國忠之召禍也。

史臣曰：夫禮者，定尊卑，理國家。若不君，何以享國？不父，何以正家？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唐明皇之一誤，貽天下之羞。所以祿山叛亂，指罪三人。今爲外傳，非徒拾楊妃之故事，且懲禍階而已。

○樂史——字子正，宋宜黃人。擢著作佐郎，知陵州，召爲三館編修。著述甚富。

○新垣平之詐——新垣平，趙人。漢文帝時，平以望氣見，因說帝設立渭陽五廟，欲出周鼎，當有玉英見，後事覺，夷三族。

梅妃傳

無名氏

梅妃姓江氏，莆田人。父仲遜，世爲醫。妃年九歲，能誦二南；語父曰：『我雖女子，期以此爲志。』父奇之，名曰采蘋。開元中，高力士使閩粵，妃笄矣。見其少麗，選歸侍明皇，大見寵幸。長安大內，大明、興慶、三宮、東都大內、上陽兩宮，幾四萬人。自得妃，視如塵土。宮中亦自以爲不及。妃善屬文，自比謝女①。淡妝雅服，而姿態明秀，筆不可描畫。性喜梅，所居闌檻，悉植數株。上榜曰梅亭。梅開賦賞，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戲名曰梅妃。妃有蕭、蘭、梨園、梅花、鳳笛、玻盃、剪刀、綺窗八賦。是時承平歲久，海內無事。上於兄弟間極友愛，日從燕間，必妃侍側。上命破橙往賜諸王。至漢邸，潛以足躡妃履，登時退閣。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，綴竟當來。久之，上親往命妃。妃拽衣迓上，言胸腹疾作，不果前也。卒不至。其恃寵如此。後上與妃鬪茶，顧諸王戲白：『此梅精也。賜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鬪茶今又勝我矣。』妃應聲曰：『草木之戲，誤勝陛下。設使調和四海，烹飪鼎鼐，萬乘自有心法，賤妾何能較勝負也。』上大悅。會太真楊氏入侍，寵愛日奪，上無疎意。而二人相疾，避路而行。上嘗方之英皇，議者謂廣狹不類，竊笑之。太真忌而智，妃性柔緩，亡以勝。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。後上憶妃，夜遣小黃門滅燭，密

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，悲不自勝。繼而上失寤，侍御驚報曰：「妃子已屈閣前，當奈何？」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門。太真既至，問：「梅精安在！」上曰：「在東宮。」太真曰：「乞宣至。今日同浴溫泉。」上曰：「此女已放屏，無並往也。」太真語益堅。上顧左右不答。太真大怒曰：「肴核狼藉，御榻下有婦人遺鳥。夜來何人侍陛下寢，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？陛下可出見羣臣，妾止此閣以俟駕回。」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復寢曰：「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」太真怒甚，徑歸私第。上頃覓妃所在，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。上怒斬之，遺鳥并翠鈿，命封賜妃。謂使者曰：「上棄我之深乎？」使曰：「上非棄妃，誠恐太真無情耳。」妃笑曰：「恐憐我則動肥婢情，豈非棄也。」妃以千金壽高力士，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，欲邀上意。力士方奉太真，且畏其勢，報曰：「無人解賦。」妃乃自作樓東賦，略曰：

玉鑑塵生，鳳奩香殄。懶蟬鬢之巧梳，閑縷衣之輕綠。苦寞寂於蕙宮，但凝思乎蘭殿。信標落之梅花，隔長門而不見。況乃花心颺恨，柳眼弄秋。煖風習習，春鳥啾啾。樓上黃昏，今聽鳳吹而回首。碧雲日暮兮，對素月而凝眸。溫泉不到，憶拾翠之舊遊。長門深閉，嗟

青鸞之信修。憶太液清波，水光蕩浮，笙歌賞燕，陪從宸旒，奏舞鸞之妙曲，乘畫鷁之仙舟，君情繾綣，深致綢繆，誓山海而常在，似日月而無休。奈何嫉色庸庸，妒氣冲冲，奪我之愛幸，斥我乎幽宮。思舊歡之莫得，想夢著乎朦朧。度花朝與月夕，羞懶對乎春風。欲相如之奏賦，奈世才之不上。屬愁吟之未盡，已響動乎疎鐘。空長嘆而掩袂，躊躇步於樓東。

太真聞之，訴明皇曰：『江妃庸賤，以庾詞宣言怨望，願賜死。』上默然。會嶺表使歸，妃問左右：『何處驛使來，非梅使耶？』對曰：『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。』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樓，會夷使至，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。妃不受，以詩付使者曰：『爲我進御前也。』詩曰：『柳葉雙眉久不描，殘粧和淚污紅綃。長門自是無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！』上覽詩，悵然不樂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，號一斛珠，曲名始此也。後祿山犯闕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東歸，尋妃所在不可得。上悲，謂兵火之後，流落他處。詔有得之，官三秩，錢百萬。搜訪不知所在。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，潛經天地，亦不可得。有宦者進其畫真，上言似甚，但不活耳。詩題於上曰：『憶昔嬌妃在紫宸，鉛』

華不御得天真。霜綃雖似當時態，爭奈嬌波不顧人。讀之泣下。命模像刊石後。上暑月晝寢，髮鬢見妃隔竹間泣，含涕障袂，如花朦霧露狀。妃曰：「昔殿下蒙塵，妾死亂兵之手。哀妾者，埋骨池東梅株傍。」上駭然流汗而寤，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，不獲。上益不樂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，豈在是乎？上自命駕令發視，纔數株，得屍，裹以錦裯，盛以酒槽，附土三尺許。上大慟，左右莫能仰視。視其所傷，脅下有刀痕。上自製文誄之，以妃禮易葬焉。

贊曰：明皇自爲潞州別駕，以豪偉聞，馳騁犬馬鄠杜之間，與俠少游。用此起支庶，踐尊位，五十餘年，享天下之奉，窮奢極侈，子孫百數。其閱萬方美色衆矣。晚得楊氏，變易三綱，濁亂四海，身廢國辱，思之不少悔。是固有以中其心，滿其欲矣。江妃者，後先其間，以色爲所深嫉，則其當人主者，又可知矣。議者謂或覆宗，或非命，均其媚忌自取。殊不知明皇毫而伎忍，至一日殺三子，如輕斷螻螻之命。奔竄而歸，受制昏逆，四顧嬪嬙，斬亡俱盡。窮獨苟活，天下哀之。傳曰：「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」蓋天所以酬之也。報復之理，毫忽不差，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。

○謝女——謂謝道韞，晉時才女也。

○蒙塵——天子遇難曰蒙塵。

譚意歌

秦醇(一)

譚意歌小字英奴，隨親生於英州。喪親，流落長沙，今潭州也。年八歲，母又死。寄養小工張文家。文造竹器自給。一日，官妓丁婉卿過之，私念：「苟得之，必豐吾屋。」乃召文飲，不言而去。異日，復以財帛貺文，遺頗稠疊。文告婉卿曰：「文廛市賤工，深荷厚意。家貧無以爲報。不識子欲何圖也？子必有告，幸請言之。願盡愚圖報，少答厚意。」婉卿曰：「吾久不言，誠恐激君子之怒。今君懇言，吾方敢發。竊知意歌非君之子，我愛其容色。子能以此售我，不惟今日重酬子，異日亦獲厚利，無使其君子家徒受寒饑。子意若何？」文曰：「文揣知君意久矣。方欲先白。如是，敢不從命。」是時意歌方十歲，知文與婉卿之意，怒詰文曰：「我非君之子，安忍棄於娼家乎！子能嫁我，雖貧窮家所願也。」文竟以意歸婉卿。過門，意歌大號泣曰：「我孤苦一身，流落萬

里，勢力微弱，年齡幼小，無人憐救，不得從良人。聞者莫不嗟慟。婉卿日以百計誘之，以翠珠飾其首，輕煖披其體，甘鮮足其口，既久益勤，若慈母之待嬰兒。辰夕浸沒，則心自愛奪，情由利遷，意歌忘其初志。未及笄，為擇佳配。肌清骨秀，髮紺眸長，黃手[㊟]纖纖，宮腰擗擗，獨步於一時。車馬駢溢，門館如市。加之性明敏慧，解音律，尤工詩筆。年少千金買笑春風，惟恐居後。郡官宴聚，控騎迎之。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，意先至，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，升廳拜公。及美髯可愛。公因笑曰：『有句子能對乎？』及曰：『願聞之。』公曰：『醫士拜時鬚拂地。』及未暇對答，意從旁曰：『願代博士對。』公曰：『可。』意曰：『郡侯宴處幕侵天。』公大喜。意疾既愈，庭見府官，多自稱詩酒。于刺，蔣田見其言，頗笑之。因令其對句，指其面曰：『冬瓜霜後頻添粉。』意乃執其公袂對曰：『木棗秋來也著緋。』公且愧且喜。衆口喟然稱賞。魏諫議之鎮長沙，游岳麓，時意隨軒。公知意能詩，呼意曰：『子可對吾句否？』公曰：『朱衣吏引登青障。』意對曰：『紅袖人扶下白雲。』公喜，因為之立名文婉，字才姬。意再拜曰：『某微品也，而公為之名字，榮踰萬金之賜。』劉相之鎮長沙，云：一日登碧湘門納涼，幕官從焉。公呼意對。意曰：『某賤品也，安

敢敵公之才。公有命，不敢拒。爾時迤邐望江外，湘渚間竹屋茅舍，有漁者攜雙魚入修巷。公相曰：『雙魚入深巷。』意對曰：『尺素寄誰家？』公喜，讚美久之。他日，又從公軒游岳麓，歷抱黃洞，望山亭吟詩。坐客畢和，意爲詩以獻曰：

真仙去後已千載，此構危亭四望賒。靈跡幾迷三島路，凭高空想五雲車。清猿嘯

月千巖曉，古木吟風一徑斜。鶴駕何時還古里？江城應少舊人家。

公見詩愈驚歎。座客傳觀，莫不心服。公曰：『此詩之妖也。』公問所從來。意歌以實對。公愴然憫之。意乃告曰：『意入籍，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，不敢告勞。今幸遇公，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，雖死必謝。』公許其脫。異日詣投牒，公諾其請。意乃求良匹。久而未遇。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，意一見謂人曰：『吾得壻矣。』人詢之，意曰：『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。』張聞之，亦有意。一日，張約意會於江亭。於時亭高風怪，江空月明。陡帳垂絲，清風射牖，疎簾透月，銀鴨噴香，玉枕相連，繡衾低覆，密語調簧，春心飛絮，如仙葩之並蒂，若雙魚之同泉，相得之歡，雖死未已。翌日，意盡挈其裝囊歸張。有情者贈之以詩曰：

才色相逢方得意，風流相遇事尤佳。牡丹移入仙都去，從此湘東無好花。

後二年，張調官復來見，乃治行餞之郊外。張途意把臂囑曰：「子本名家，我乃娼類。以賤偶貴，誠非佳婚。况室無主祭之婦，堂有垂白之親。今之分袂，決無後期。」張曰：「盟誓之言，皎如日月。苟或背此，神明非欺。」意曰：「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。此君之體也。君宜念之！」相與極慟。乃捨去。意閉戶不出，雖比屋莫見意面。既久，意爲書與張云：

陰老春回，坐移歲月。羽伏鱗潛，音問兩絕。首春氣候，寒熱切宜保護。逆旅都輦，所見甚多。但幽遠之人，搖心左右，企望回轅，度日如歲。因成小詩，裁寄所思。茲外千萬珍重！其詩曰：「瀟湘江上探春回，消盡寒冰落盡梅。願得兒夫似春色，一年一度一歸來。」

踰歲，張尙未回，亦不聞張娶妻。意復有書曰：

相別入此新歲，湘東地煖，得春尤多。溪梅墮玉，檻杏吐紅。舊燕初歸，煖鶯已囀。對物如舊，感事自傷。或勉爲笑語，不覺淚冷。數月來，頗不喜食。似病非病，不能自愈。孺子無恙，無煩流念。向嘗面告，固非自欺。君不能違親之言，又不能廢己之好。仰結高援，其無疑

焉。或俯就微下，曲爲始終。百歲之恩，沒齒何報。雖亡若存，摩頂至足，猶不足答君意。反覆其心，雖禿十兔毫，罄三江楮，亦不能書茲稠疊。上俛君聽，執筆不覺墮淚。几硯中鬱鬱之意，不能自己。千萬對時善育，無或以此爲至念也。短唱二闋，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，蓋欲攄情耳。

曲名極相思令一首：

湘東最是得春先，和氣煖如綿。清明過了，殘花巷陌，猶見鞦韆。對景感時情緒亂，這密意翠羽空傳。風前月下花時，永晝灑淚何言。

又作長相思令一首：

舊燕初歸，梨花滿院。迤邐天氣融和。新晴巷陌，是處輕車轎馬，禊飲笙歌。舊賞人非對佳時。一向樂少愁多。遠意沉沉，幽閨獨自顰蛾。正消黯無言自感，凭高遠意空寄煙波。從來美事，因甚天教兩處多磨。開懷強笑，向新來寬却衣羅。似凭他人懷，憔悴甘心，總爲伊呵。

張得意書，辭情悰久不快，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。有情者莫不嗟嘆。張內逼慈親之教，外爲物議之非，更期月，親已約孫貫殿丞女爲姻。定問已行，媒妁素定，促其吉期，不日佳赴。張回腸危結，感淚自零。好天美景，對樂成悲。凭高悵望，默然自己。終不敢爲記報意。踰歲，意方知，爲書云：妾之鄙陋，自知甚明。事由君子，安敢深扣。一入閨幃，克勤婦道。晨昏恭順，豈敢告勞。自執箕帚，三改歲月。苟有未至，固當垂誨。遽此見棄，致我失圖。求之人情，似傷薄惡；揆之天理，亦所不容。業已許君，不可貽咎。有義則企，常風服於前書，無故見離，深自傷於微弱。盟願可欺，則不復道。稚子今已三歲，方能移步。期於成人，此猶可待。妾囊中尙有數百緡，當售附郭之田畝，日與老農耕耨，別穰，臥漏復甕，鑿井灌園，教其子知詩書之訓，禮義之重。願其有成，終身休庇。妾之此身，如此而已。其他清風館宇，明月亭軒，賞心樂事，不致如心久矣。今有此言，君固未信。俟在他日，乃知所懷。燕爾方初，宜君子之多喜，拔葵在地，徒向日之有心。自茲棄廢，莫敢凭高。思入白雲，魂遊天末。幽懷蘊積，不能窮極。得官何地，因風寄聲。固無他意，貴知動止。飲泣爲書，意緒無極，千萬自愛！

張得意書，日夕歎悵。後三年，張之妻孫氏謝世。湖外莫通信耗。會有客自長沙替歸，遇於南省書理間。張詢客意，歌行沒。客撫掌大罵曰：「張生乃木人石心也。使有情者見之，罪不容誅。」張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客曰：「意自張之去，則掩戶不出。雖比屋莫見其面。聞張已別娶，意之心愈堅。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。治家清肅，異議纖毫不可入。親教其子。吾謂古之李住滿女，不能遠過此。吾或見張，當唾其面而非之。」張慚忸久之。召客飲食於肆，云：「吾乃張生。子責我皆是。但子不知吾家有親，勢不得已。」客曰：「吾不知子乃張君也。」久乃散。張生乃如長沙。數日，既至，則微服遊於市，詢意之所爲。言意之美者，不容刺口。默詢其隣，莫有見者。門戶瀟灑，庭宇清肅。張固已惻然，意見張，急閉戶不出。張曰：「吾無故涉重河，跨大嶺，行數千里之地，心固在子，子何見拒之深也？豈昔相待之薄歟？」意云：「子已有室，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。君宜去，無挽我。」張云：「吾妻已亡矣。曩昔之事，君勿復爲念。以理推之可也。吾不得子，誓死於此矣。」意云：「我向慕君，忽遽入君之門，則棄之也容易。君若不棄焉，君當通媒妁，爲行吉禮，然後，敢聞命。不然，無相見之期。」竟不出。張乃如其請，納彩問名，一如秦晉之禮。事已，乃挈

意歸京師。意治閨門，深有禮法，處親族，皆有恩意。內外和睦，家道已成。意後又生一子，以進士登科，終身為命婦。夫妻偕老，子孫繁茂。嗚呼賢哉！

○秦醇——字子復，宋亳州譙人。

○莢手——謂手如柔莢也。

○秦晉之禮——春秋時，秦晉二國，世為婚姻，故稱兩姓聯姻曰秦晉之好。

桑懌傳

歐陽修○

桑懌開封淮邱人，其兄慥，未舉進士有名。懌亦舉進士，再不中，去游汝潁間。得龍城廢田數頃，退而力耕。歲凶，汝旁諸縣多盜。懌曰：『願令為耆長。』往來里中察姦民。因召里中少年，戒曰：『盜不可為也。吾在此，不汝容也。』少年皆諾。里父老子死未斂，盜夜脫其衣。里老父怯，無他子，不敢告縣，羸其屍不葬。懌聞而悲之。然疑少年王生者，夜入其家，探其篋，不使之知。

覺。明日，遇之，問曰：「爾諾我不爲盜矣，今又盜里父子屍者，非爾耶？」少年色動，卽推仆地縛之，詰共盜者。王生指某少年。懌呼壯丁守王生，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，皆伏法。又嘗之郟城，遇尉方出捕盜，招懌飲酒，遂與俱行。至賊所藏，尉怯，陽爲不知以過。懌曰：「賊在此，何之乎？」下馬獨格殺數人。因盡縛之。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，獨持一劍以往，殺數人，縛其餘。汝旁縣爲之無盜。京西轉運使奏其事，授郟城尉。天望中，河南諸縣多盜，轉運奏移澠池尉。嶠古險地，多深山，而清灰山尤阻險，爲盜所恃。惡盜王伯者，藏此山，時出爲近縣害。當此時，王伯名聞朝廷，爲巡檢者，皆授兵以捕之。旣懌至，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，將謀召出之。懌信之，不疑其僞也。因謀知伯所在，提身入賊中招之，與伯同臥起。十餘日，信之，乃出。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，懌幾不自免。懌曰：「巡檢授兵，懼無功爾。卽以伯與巡檢，使自爲功，不復自言。巡檢俘獻京師，朝廷知其實，罪黜巡檢。懌爲尉歲餘，改授右基殿直永安縣巡檢。明道景佑之交，天下旱蝗，盜賊稍起。其間惡賊二十三人，不能捕。懌謀曰：「盜畏吾名，必以潰。潰則難得矣。宜先示之以怯。至則閉柵，戒軍吏不得輒出。居數日，軍吏不知所爲，請出自效，輒不許。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

以出，迹盜所嘗行處，入民家。民皆走，獨一媪留爲作飲食，饋之如盜。乃盜歸，復閉柵三日。又往，則攜其具就媪饌，而以其餘遺媪。媪待以爲真盜矣，乃稍就媪，與語及羣盜輩。媪曰：「彼聞桑憚來，始畏之，皆遁矣。又聞憚閉營不出，知其不畏，今皆還也。某在某處，某在某所矣。」憚盡拘得之。復三日，又往厚遺之，遂以實告，曰：「吾桑憚也，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。後三日，我復來矣。」後又三日，媪往察其實，審矣。明日，部分軍士，用甲若干人於某所，取其給，卒若干於某所取某盜。其尤彊者，在某所，則自馳馬以往。士卒不及從，惟四騎追之。遂與賊遇，手殺三人。凡二十三人，一日皆獲。二十八日，復命京師。樞密吏謂曰：「與我銀，爲君置閣職。」憚曰：「用賂得官，非我欲，況貧無銀，有固不可也。」吏怨，匿其閤，以免短使送三班。三班用例，與兵馬監押未行。會交趾獠叛海上，檢昭化諸州，皆驚，省數輩不能定。因命憚往，盡手殺之。還，乃授閣門祇候。憚曰：「是行也，非獨吾功，位在居吾上者，吾乃其佐也。今彼留而我還，我賞厚而彼輕，得不疑我當其功而自伐乎？受之徒慚吾心。」將讓其賞歸已上者，以奏賞示予。予謂曰：「讓之必不聽，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。」憚歎曰：「亦思之。然士顧其心何如爾。當自信其心以行，譏

何累也。若欲避名，則善皆不可爲也已。』余慚其言。卒讓之，不聽。擇雖舉進士，而不甚知書。然其所爲皆合道理，多此類。始居雍邱，遭大水，有粟二廩，將以舟載之。見民荒歲，聚其里人飼之，粟盡乃止。擇善劍及鐵簡，力過數人，而有謀略。遇人常畏，若不自足。其爲人不甚長大，亦不自修威儀。言語如不出其口，卒然遇人，不知其健且勇也。廬陵歐陽修曰：『勇力人所有，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。若擇可謂義勇之士。其學問不深，而能者，蓋天性也。余固喜傳人事，尤愛司馬遷善傳。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，使人喜讀之。欲學其作，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。乃疑遷特雄文，善壯其說，而古人未必然也。及得桑擇事，乃知古之有然焉。遷書不誣也。知今人固有，而但不盡知也。擇所爲壯矣，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，使人讀而喜否。姑次第之。』

○歐陽修——字永叔，自號六一居士，宋廬陵人。嘉祐間拜參知政事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有歐陽文忠公集。

○書長——宋時縣置書長。

○閣職——宋制，閣門通事舍人，與閣門祇候，並爲閣職。

李師師外傳

無名氏

李師師者，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。寅妻既產女而卒。寅以菽水代乳，乳之，得不死。在襁褓未嘗啼。汴俗，凡男女生，父母愛之，必爲捨身佛寺。寅憐其女，乃爲捨身寶光寺。女時方知孩笑。一老僧目之，曰：『此何地，爾乃來耶？』女至是，忽啼。僧爲摩其頂，啼乃止。寅竊喜，曰：『是女真佛子』。爲佛弟子者，俗乎爲師，故名之曰師師。師師方四歲，寅犯罪繫獄死。師師無所歸，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。比長，色藝絕倫，遂名冠諸坊曲。徽宗皇帝卽位，好事奢華，而蔡京、章惇、王黼之徒，遂假紹述爲名，勸帝復行青苗諸法。長安中，粉飾爲饒樂氣象，市肆酒稅，日計萬緡。金玉繒帛，充溢府庫。於是童貫、朱勔輩，復導以聲色狗馬，宮室苑囿之樂。凡海內奇花異石，搜采殆徧。築離宮於汴城之北，名曰艮嶽。帝般樂其中，久而厭之。更思微行爲狎邪遊。內狎班張迪者，帝所親倖之寺人也。未宮時，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，故與李姥善。爲帝言

隴西氏①色藝雙絕。帝心豔焉。翌日，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，霞氈二端，瑟瑟珠二顆，白金二十鎰，詭云大賈趙乙，願過廬一顧。姥利金幣喜諾。暮夜，帝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中，出東華門二里許，至鎮安坊。鎮安坊者，李姥所居之里也。帝麾止餘人，獨與迪翔步而入。堂戶卑庳，姥迎出，出庭抗禮，慰問周至。進以時果數種，中有香雪藕，水晶蘋婆，而鮮棗大如卵，皆大官所未供者。帝卽各嘗一枚。姥復款洽良久，獨未見師。師出拜。帝延佇以待。時迪已辭退，姥乃引帝至一小軒，斐几臨窗，縹緗②數帙，窗外新篁，參差弄影。帝翛然兀坐，意興閒適。獨未見師。師出侍。少頃，姥引帝至後堂，陳列鹿炙鷄酢，魚膾羊臠等肴，飯以香子稻米。帝每進一餐，姥侍傍款語多時，而師終未出見。帝方疑異，而姥忽復請浴。帝辭之，姥至帝前耳語曰：『兒性好潔，勿忤。』帝不得已，隨姥至一小樓下溷室中。浴竟，姥復引帝坐後堂，肴核水陸，盃羹新潔，勸帝歡飲，而師終未一見。良久，姥纔執燭引帝至房。帝舉帷而入，一燈熒然，而絕無師。師在。帝益異之。爲倚徙几榻間。又良久，見姥擁一姬，珊珊而來，淡妝不施脂粉，衣絹素，無豔服。新浴方罷，嬌豔如芙蓉。見帝意似不屑，貌殊倨，不爲禮。姥與帝耳語曰：『兒性頗復，勿怪。』帝於燈下凝睇物色。

之，幽恣逸韻，閃爍驚眸。問其年，不答。後強之，乃遷坐於他所。姥復附帝耳曰：「兒性好靜坐，唐突弗罪。」遂爲下幃而出。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，衣輕綈，捲右袂，援壁間琴，隱几端坐，而鼓平沙落雁之曲。輕攏慢撚，流韻淡遠，帝不覺爲之傾耳。遂忘倦，比曲三終，鷄唱矣。帝亟披帷出，姥聞亦起。爲進杏酥飲，棗糕，餠飣諸點品。帝飲杏酥杯許，旋起去。內侍從行者，皆潛候於外，卽擁衛還宮。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。姥私語師師曰：「趙人禮意不薄，汝何落落乃爾？」師師怒曰：「彼賈奴耳，我何爲者！」姥笑曰：「兒強項，可令御史裏行。」已而長安人言藉藉，皆知駕幸隴西氏。姥聞大恐，日夕惟涕泣，泣語師師曰：「洵是夷吾族矣。」師師曰：「無恐。上肯顧我，豈忍殺我。且疇昔之夜，幸不見逼，上意必憐我。惟是我所竊自悼者，實命不猶，流落下賤，使不潔之名，上累至尊，此則死有餘辜耳。若夫天威震怒，橫被誅戮，事起佚遊，上所深諱，必不至此，可無慮也。」次年正月，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。蛇跗琴者，琴古而漆黦，則有紋如蛇之跗，蓋大內珍藏寶器也。又賜白金五十兩。三月，帝復微行如隴西氏。師師仍淡裝素服，俯伏門階迎駕。帝喜，爲執其手令起。帝見其堂戶忽華敞，前所御處，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。又小軒改造

傑閣，畫棟朱闌，都無幽趣，而李姥見帝至，亦避匿。宣至，則體顛不能起，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。帝意不悅，爲霽顏以老娘呼之，諭以一家子，無拘畏。姥拜謝，乃引帝至大樓，樓初成。師師伏地，叩帝賜額。時樓前杏花盛放，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。少頃置酒，師師侍側，姥匍匐傳樽爲帝壽。帝賜師師隅坐，命鼓所賜蛇跗琴。爲梅花三疊。帝銜杯飲聽，稱善者再。帝見所供肴饌器皿，皆龍鳳形，或鏤或繪，悉如宮中式。因問之，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。姥出金錢倩製者。帝亦不憚，諭姥今後悉如前，無矜張顯著。遂不終席，駕返。帝嘗御畫院，出詩句試諸畫工。中式者歲間得一二。是年九月，以『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』名畫一幅，賜隴西氏；又賜藕絲燈，煖雪燈，芳苡燈，火鳳銜珠燈各十盞，鷓鴣盃，琥珀盃，琉璃盃，鏤金偏提各十事；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；酥飀寒具銀酸餅數盒，又賜黃白金各千兩。時宮中已盛傳其事。鄭后聞而諫曰：『妓流下賤，不宜上接聖躬。且暮夜微行，亦恐事生叵測。願陛下自愛。』帝頷之。閱歲者再，不復出。然通問賞賜，未嘗絕也。宣和二年，帝復幸隴西氏，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，觀玩久之。忽回顧見師師，戲語曰：『畫中人，乃呼之竟出耶？』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，映月珠環，舞鸞青鏡，金

虬香鼎。次日，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，李廷珪墨，玉管宣毫筆，剡谿綾紋紙，又賜李姥錢百千緡。迪私言於上曰：「帝幸隴西，必易服夜行，故不能常繼。今艮嶽離宮東偏，有官地表延二三里，直接鎮安坊。若於此處爲潛道，帝駕往還殊便。」帝曰：「汝圖之。」於是迪等疏言：「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。臣等願捐貲若干，於官地營室數百楹，廣築圍牆，以便宿衛。」帝可其奏。於是羽林巡軍等，布列至鎮安坊止，而行人爲之屏迹矣。四年三月，帝始從潛道幸隴西，賜師師雙陸五綵珊瑚鈎。是日，帝與師師雙陸不勝，圍棋又不勝，賜白金二千兩。嗣後師師生辰，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，璣珩一篋，毳錦數端，鷲毛繪翠羽緞百匹，白金千兩。後又以減遼慶賀，大賚州郡，加恩官府，乃賜師師紫綃絹幕，五綵流蘇，冰蠶神錦被，卻塵錦褥，鈔金千兩；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棗等名。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。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，不下十萬。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。韋妃私問曰：「何物李家兒，陛下悅之如此？」帝曰：「無他。但令爾等百人，改豔裝，服玄素，令此娃雜處其中，迥然自別。其一種幽姿逸韻，要在色容之外耳。」無何，帝

禪位，自號爲道君教主，退處太乙宮，佚遊之興，於是衰矣。師師語姥曰：『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。』姥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師師曰：『汝第勿與知，唯我所欲。』是時金人方啓釁，河北告急。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，呈牒開封尹，願入官助河北餉。復賂迪等，代請於上皇，願棄家爲女冠。上皇許之，賜北郭慈雲觀居之。未幾，金人破汴，主帥闖嬾索師師云：『金主知其名，必欲生得。』乃索累日不得。張邦昌等爲蹤迹之，以獻金營。師師罵曰：『吾以賤妓，蒙皇帝眷，寧一死無他志。若輩高爵厚祿，朝廷何負於汝，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。今又北面事魏虜，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。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？』乃脫金簪自刺其喉，不死，折而吞之，乃死。道君帝在五國城，知師師死狀，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沆瀾^四也。

論曰：李師師以娼妓下流，猥蒙異數，所謂處非其據矣。然觀其晚節，烈烈有俠士風，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。道君奢侈無度，卒召北轅之禍，宜哉。

道君北狩，在五國城，或在韓州，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，北人必有賜賚。一賜必要一謝表。北人集成一帙，刊在推場中傳寫，四五十年。士大人皆有之。余曾見一本，更有李

師師小傳，同行於時。

道君幸李師師家，偶周邦彥先在焉。知道君至，遂匿於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：「江南初進來。」遂與師師謔語。邦彥悉聞之，藥括成少年遊云：「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殢手破新橙。」復云：「城上已三更，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」李師師因歌此詞。道君問誰作。李師師奏云：「周邦彥詞。」道君大怒，坐朝宣諭蔡京云：「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，聞課額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案發來？」蔡京罔知所以，奏云：「容臣退朝，呼京尹叩問，續得復奏。」京尹至，蔡以御前聖旨諭之。京尹云：「惟周邦彥課額增羨。」蔡云：「上意如此，只得遷就將上。」得旨，周邦彥職事廢弛，可日下押出國門。隔一二日，道君復幸李師師家，不見李師師。問其家，知送周監稅。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。既至，不遇，坐久至更初，李始歸。愁眉淚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云：「爾往那裏去？」李奏：「臣妾萬死，知周邦彥得罪，押出國門，略致一杯相別，不知官家來。」道君問：「會有詞否？」李奏云：「有蘭陵王詞。」今柳陰直者是也。道君云：「唱一徧看。」

李奏云：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詞爲官家壽。曲終，道君大喜，復召爲大晟樂正。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。邦彥以詞行，當時皆稱美成詞。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。作汴都賦，如箋奏雜著，皆是傑作。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。當時李師師家有邦彥，一周美成，一李士美，皆爲師師狎客。士美因而爲宰相，吁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，國之安危治亂，可想而知矣！

①隴西氏——李氏族望在隴西，故以隴西稱李氏。

②縹緗——謂書卷。

③雙陸——古之博具。

④洩瀾——淚流不止貌。

狄氏

廉布①

狄氏者，家故貴，以色名動京師。所嫁亦貴家，明豔絕世。每燈夕及西池春遊，都城士女歡集，自諸王邸第，及君侯戚里，中貴人家，芻幕車馬相屬，雖歌姝舞姬，皆飾璫翠，佩珠犀，覽鏡顧影，人人自謂傾國。及狄氏至，靚妝卻扇，亭亭獨出，雖平時妬悍自銜者，皆羞服至相忿詆。輒曰：『若美如狄夫人耶？乃敢凌我？』其名動一時。若此，然狄氏資性貞淑，遇族遊羣飲，澹如也。有滕生者，因出遊觀之，駭慕喪魂魄，歸悒悒不聊生。訪狄氏所厚善者，或曰：『尼慧澄與之習。生過尼，厚遺之。日日往。尼愧謝問故。』生曰：『極知不可。幸萬分一耳。不然，且死。』尼曰：『試言之。』生以狄氏告。尼笑曰：『大難，大難！此豈可動耶！』具道其決不可狀。生曰：『然則有所好乎？』曰：『亦無有。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。』生大喜曰：『可也。』即索馬馳去，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：『值二萬緡，願以萬緡歸之。』尼曰：『其夫方便北，豈能遽辦如許償耶？』生啞曰：『四五千緡，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。』又曰：『但可動，不願一錢也。』尼乃持詣狄氏，果大喜，玩不已，問須值幾何。尼以萬緡告。狄氏驚曰：『是纔半值爾。然我未能辦，奈何？』尼因屏人曰：『不必錢，此一官欲祝事耳。』狄氏曰：『何事？』曰：『雪失官耳。夫人弟兄夫族，皆可為』

也。』狄曰：『持去，我徐思之。』尼曰：『彼事急，且投他人，可復得耶？姑留之，明日來問報。』遂辭去，且以告生。生益厚餉之。尼明日復往。狄氏曰：『我爲營之，良易。』尼曰：『事有難言者。二萬緡物，付一禿媪，而客主不相問，使彼何以爲信。』狄氏曰：『奈何？』尼曰：『夫人以設齋來院中，使彼若邂逅者可乎？』狄氏頷面搖手曰：『不可。』尼慍曰：『非有他，但雪官事，使彼無疑耳。果不可，亦不敢強也。』狄氏乃徐曰：『後二日，我亡兄忌日，可往。然立語亟遣之。』尼曰：『固也。』尼歸，及門，生已先在。詰之，具道本末。拜之曰：『儀秦之辯，不加於此矣！』及期，尼爲齋具，而牛匿小室中，具酒殺俟之。哺時，狄氏嚴飾而至，屏從者，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：『其人來乎？』曰：『未也。』詛祝畢，尼使童子主侍兒，引狄氏至小室。褰簾見生及飲具，大驚，欲避去。生出拜，狄氏答拜。尼曰：『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，願勿辭。』生固頷秀，狄氏頗心動，睇而笑曰：『有事第言之。』尼固挽使坐，生持酒勸之。狄氏不能卻，爲釀卮，卽自持酒酬生。生因徙坐擁狄氏曰：『爲子且死，不意果得子！』擁之卽幃中。狄氏亦欣然，恨相得之晚也。比夜散去，猶徘徊顧生，挈其手曰：『非今日，幾虛作一世人。夜當與子會。』自是輒開垣門召生，無闕夕。所以

奉生者，靡不至，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。數月，狄氏夫歸。生小人也，陰計已得狄氏，不能棄重賄。伺其夫與客坐，遣僕入白曰：『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，久未得值，且訟於官。』夫謬貽入詰。狄氏語塞曰：『然。』夫督取還之。生得珠，復遣尼謝狄氏：『我安得此，貸於親戚以動子耳。』狄氏雖恚甚，終不能忘生。夫出，輒召與通。逾年，夫覺，閉之嚴。狄氏以念生病死。余在太學時親見。

○廉布——字宣仲，宋山陽人。登進士官至武學博士。著清尊錄。

○戚里——帝王外戚所居之地也。

陸務觀

周密

陸務觀初娶唐氏，閔之生女也。於其母夫人為姑姪，伉儷相得，而弗獲於其姑。既出，而未忍絕之。則為之別館，時時往焉。其姑知而掩之，雖先知挈去，然事不得隱，竟絕之，亦人倫之

大變也。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。嘗以春日出游，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。唐以語趙，遣致酒餚。翁悵然久之，爲賦釵頭鳳一詞，題園壁間云：『紅酥手，黃籐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。東風惡，歡情薄，一懷愁緒，幾年離索。錯錯錯！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，浥綃透。桃花落，閑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莫莫！』實紹興乙亥歲也。翁居鑑湖之三山，晚歲每入城，必登寺眺望，不能勝情。嘗賦二絕云：『夢斷香銷四十年，沈園花老不飛綿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獨弔遺踪一悵然。』又云：『城上斜陽畫角哀，沈園無復舊池臺。傷心橋下春波綠，曾是驚鴻照影來。』蓋慶元己未歲也。未久唐氏死。至紹熙壬子歲，復有詩序云：『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，四十年前嘗題小闕壁間，偶復一到，而園已三易主。讀之悵然。』詩云：『楓葉初丹槲葉黃，河陽愁鬢怯新霜。林亭舊感空回首，泉路憑誰說斷腸。壞壁醉題塵漠漠，斷雲幽夢事茫茫。年來妄念消除盡，回向蒲龕一炷香。』又至開禧乙丑歲暮，夜夢遊沈氏園，又作兩絕句云：『路近城南已怕行，沈家園裏更傷情。香穿客袖梅花在，綠醮寺橋春水生。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見梅花不見人。玉骨久塵泉下土，墨痕猶鎖壁間塵。』沈園後屬許氏，又爲汪之道宅云。

○陸務觀——陸游字務觀，爲南宋初年大詩人。

○周密——字公謹，號草窗，宋濟南人。淳祐中官義烏令。宋亡，不仕。

○仇儼——夫婦也。

工獄

宋本○

京師小木局，木工數百人；官什伍其人，置長分領之。一工與其長爭，長曲，不下，工遂絕不往來。半歲，衆工謂口語非大嫌，釀酒肉，強工造長居，和解之，乃謹如初。暮醉散去。工婦淫，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，不得間；是日，以其醉於讎而返也，殺之。倉卒藏屍無所；室有土榻，榻中空，蓋寒則以厝火者，迺啓榻，執寘屍空中。空陋，割爲四五，始容焉。復覩故所。明日，婦往長家哭曰：『吾夫昨不歸，必而殺之。』訟諸警巡院。院以長仇也，逮之，榜掠不勝毒，自誣服。婦發喪，成服，召比丘○修佛事，哭盡哀。院詰長屍處，曰：『棄壕中。』責伍作二人索之，壕弗得。伍作本治喪者。

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，是故常也。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，甚急。二人者期十日得屍，不得；答既乃竟不得，答期七日，又不得；期五日，期三日，四被答，終不得，而期益近。二人歎惋，循壕相語，答無已時，因謀別殺人應命。暮坐水傍，一翁騎驢渡橋，犄角擠墮水中，縱驢去。懼狀不類，不敢輒出，又數受答。涉旬餘，度翁爛不可識，舉以聞院。召婦審視，婦撫而大號曰：「是矣，吾夫死乃爾若耶？」取夫衣招魂塚上，脫筭珥具棺葬之。獄遂成，院當長死，案上未報可。騎驢翁之族，物色翁不得。一人負驢皮道中過，宛然其所畜，奪而披視，血皮未燥，執愬於邑。亦以鞠訊，慳酷自誣，劫翁驢，翁拒而殺之，屍葬某地，求之不見，輒更曰某地，辭數更，卒不見。負皮者瘐死。獄中歲餘，前長奏下，縛出狴犴。衆工隨而譟若雷，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，環視無可奈何。長竟斬，衆工愈哀歎不置。徧訪其事，無所得，不知爲計。乃聚議：哀交鈔百定，處處置衛路。『有得某工死狀者，酬以是。』亦寂然無應者。初，婦每修佛事，則丐者至，至求供飯。一故偷常從丐往乞。一日，偷將盜他人家，尙蚤，不可；既熟，婦門戶，乃闔中依其垣屋以須。迫鐘時，忽醉者踉蹌而入，酌而怒婦，詈之，拳之，且蹴之，婦不敢出聲。醉者睡，婦微許燭下曰：『緣而殺吾夫，體骸異

處土榻下，二歲餘矣！燭既不可火，又不敢填治，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？今乃虐我！」歎息飲泣。偷立牖外，悉得之，默自賀曰：「奚偷為？」明發，入局中，號於衆：「吾已得某工死狀，速付我錢！」衆以其故偷不肯，曰：「必暴著乃可！」遂書合，分支與偷。『且俾衆遙隨我往』偷陽被酒，入婦舍，挑之。婦大罵：「丐，敢爾！」鄰居皆不平，偷將毆之。偷遽去，土榻席，扳甑，作欲擊鬪狀，則屍見矣。衆工突入，償偷購，反接婦送官。婦吐實，醉者則所私也。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？伍作款：「擠何物騎驢翁墮水。」伍作誅婦，泊所私者磔於市。先主長死吏，皆廢終身。官知水中翁即鄉瘦死者事，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，遂寢，負皮者冤竟不白。

①宋本——字誠夫，元大都人。至治進士，官至集賢學士，儲國子祭酒。有至治集。

②比丘——尼也。

③瘦死——獄囚因飢寒而死也。

④狴犴——謂牢獄也。

秦士錄

宋 濂

鄧弼，字伯翊，秦人也。身長七尺；雙目有紫稜，開合閃閃如電。能以力雄人；鄰牛方鬪，不可攀，拳其脊，折仆地。市門石鼓，十人舁，弗能舉；兩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；怒視人，人見輒避。曰：「狂生不可近，近則必有奇禍。」一日，獨飲娼樓。蕭馮兩書生過其下，急牽入共飲。兩生素賤其人，力拒之。弼怒曰：「君終不我從，必殺君，亡命走山澤耳，不能忍君苦也。」兩生不得已從之。弼自據中筵，指左右揖兩生坐，呼酒嘯歌以爲樂。酒酣，解衣箕踞，拔刀置案上，鏗然鳴。兩生雅聞其酒狂，欲起走。弼止之，曰：「勿走也！弼亦粗知書，君何至相視如涕唾？今日非速君飲，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。四庫書從君問，卽不能答，當血是刃。」兩生曰：「有是哉！」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，弼歷舉傳疏，不遺一言。復調歷代史，上下三千年，纒纒如貫珠。弼笑曰：「君等伏乎未也？」兩生相顧慘沮，不敢再有問。弼索酒披髮跳叫曰：「吾今日壓倒老生矣！古者學在養氣。今人一服儒衣，反奄奄欲絕；徒欲馳騁文墨，兒撫一世豪傑。此何可哉！此何可哉！君等休矣！」

兩生素負多才藝，聞弼言，大愧，下樓，足不得成步。歸，詢其所與遊，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。秦定間，德王執法西御史臺，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。闕卒不爲通。弼曰：『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？』連擊路數人，聲聞於王。王令隸人捽入，欲鞭之。弼盛氣曰：『公奈何不禮壯士？今天下雖號無事，東海島夷，尙未臣順。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，卽不滿所欲，出火刀斫柱，殺傷所中國民。諸將軍控弦引矢，追至大洋，且戰且卻，其虧國體爲已甚。西南諸蠻，雖曰稱臣奉貢，乘黃屋左纛，稱制與中國等，尤志士所同憤。誠得如弼者一二輩，驅十萬橫磨劍伐之，則東西止日所出入，莫非王土矣。公奈何不禮壯士？』庭中人聞之，皆縮頸吐舌，舌久不能收。王曰：『爾自號壯士，解持矛鼓譟，前登堅城乎？』曰：『能。』『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？』曰：『能。』『突圍潰陣，得保首領乎？』曰：『能。』王顧左右曰：『姑試之。』問所須，曰：『鐵鎧良馬各一，雌雄劍二。』王卽命給予。陰戒善槊者五十人，馳馬出東門外，然後遣弼往。王自臨觀，空一府隨之。旣，弼至，衆槊並進。弼虎吼而奔，人馬辟易五十步，面目亡失。已而煙塵障天，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，連砍馬首墮地，血涔涔滴。王撫髀驩曰：『誠壯士！誠壯士！』命酌酒勞弼。弼立飲不拜。由是狂名

振一時，至比之王鐵槍。云。王上竟薦諸天子，會丞相與王有隙，格其事不下。弼環視四體，歎曰：「天生一具銅筋鐵肋，不使立勳萬里外，乃槁死三尺蒿下，命也，亦時也。尙何言！」遂入王屋山爲道士，後十年終。

史官曰：「弼死未二十年，天下大亂，中原數千里，人影殆絕；玄鳥來降失家，競棲林木間。使弼在，必當有以自見。惜哉！弼鬼不靈則已，若有靈，吾知其怒髮上衝也。」

○宋濂——字景濂，明浦江人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知制誥。有宋學士集。

○王鐵槍——後梁王彥章，饒勇絕倫，每戰用兩鐵槍，所向無敵，時人謂之王鐵槍。

○玄鳥——燕也。

王冕傳

宋濂

王冕者，諸暨人。七八歲時，父命牧牛隴上，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，聽已，輒默記。暮歸，忘其

牛，或牽牛來責踐田，父怒撻之。已而復如初。母曰：「兒癡如此，曷不聽其所爲。」冕因去，依僧寺以居。夜潛出，坐佛膝上，執策映長明燈讀之，琅琅達旦。佛像多土偶，穢惡可怖；冕小兒，恬若不見。安陽韓性聞而異之，錄爲弟子，學遂爲通儒。性卒，門人事冕如事性。時冕父已卒，卽迎母入越城就養。久之，母思還故里；冕買白牛駕母車，自被古冠服隨車後。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，冕亦笑。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，冕罵曰：「吾有田可耕，可書可讀，肯朝夕抱案立庭下，備奴使哉！」每居小樓上，客至，僅入報命之登，乃登。部使者行郡，坐馬上求見，拒之去。去不百武，冕倚樓長嘯，使者聞之慚。冕屢應進士舉，不中，歎曰：「此童子羞爲者，吾可溺是哉！」竟棄去，買舟下東吳，渡大江，入淮楚，歷覽名山川。或遇奇才，俠客，談古豪傑事，卽呼酒共歡，慷慨悲吟；人斥爲狂奴。北游燕都，館祕書卿秦不花家。秦不花薦以館職，冕曰：「公誠愚人哉！不滿十年，此中狐兔游矣，何以祿仕爲！」卽日將南轉，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，唯兩幼女，一童留燕，悵悵無所依。冕知之，不遠千里，走灤陽，取生遺骨，且挈二女還生家。冕旣歸越，復大言天下將亂。時海內無事，或斥冕爲妄。冕曰：「妄人非我，誰當爲妄哉？」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，種豆三

畝粟倍之。樹梅花千，桃杏居其半。芋一區，薤韭各百本。引水爲池，種魚千餘頭。結茅廬三間，自題爲梅花屋。嘗倣周禮著書一卷，坐臥自隨，祕不使人觀；更深入寂，輒挑燈朗諷，旣而撫卷曰：「冕未卽死，持此以遇明主，伊呂①事業不難致也。」當風日佳時，操觚②賦詩，千百不休，皆鵬騫海怒，讀者毛髮爲聳。人至，不爲賓主禮，清談竟日不倦。食至輒食，都不必辭謝。善畫梅，不減楊補之，求者肩背相望，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。人譏之，冕曰：「吾藉是以養口體，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？」未幾，汝潁兵起，一一如冕言。皇帝③取婺州，將攻越，物色得冕，寘幕府，授以諮議參軍。一夕，以病死。冕狀貌魁偉，美鬚髯，磊落有大志，不得少試以死，君子惜之。

史官曰：予受學城南時，見孟案言：「越有狂生，當天大雪，赤足上潛嶽峯，四顧大乎，曰：『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，使人心膽澄澈，便欲仙去。』」及入城，戴大帽如篲，穿曳地袍翩翩行，兩袂軒翥，④譁笑溢市中。予甚疑其人，訪識者問之，卽冕也。冕真怪民哉！馬不要⑤駕，不足以見其奇才，冕亦類是夫！

①伊呂——卽商伊尹，周呂尙也。

①操觚——執筆爲文也。

②皇帝——指明太祖朱元璋。

③軒翥——飛舉貌。

④覆——與泛同，覆也。

書博鷄者事

高啓①

博鷄者，袁人，素無賴，不事產業。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。任氣好鬪，諸鄰里俠者皆下之。元至正間，袁有守多惠政，民甚愛之。部使者臧新貴，將按郡至袁。守自負年德，易之。聞其至，笑曰：『臧氏之子也。』或以告臧，臧怒，欲中守法。會袁有豪民，常受守杖，知使者意，嗾守，即誣守納己賕。②使者遂逮守，脅服奪其官。袁人大憤，然未有以報也。一日，博鷄者遨於市，衆知有爲，因讓之曰：『若素名勇，徒能籍貧孱者耳！彼豪民恃其貴，誣去賢使君，袁人失父母。若誠丈夫，不

能爲使君一奮臂邪？」博鷄者曰：「諾。」卽入閭左，呼子弟素健者，得數十人，遮豪民於道。豪民方華衣乘馬，從羣奴而馳。博鷄者直前摔下，提毆之。奴驚，各亡去。乃褫豪民衣，自衣，復自策其馬，麾衆擁豪民馬前。反接，徇諸市。使自呼曰：「爲民誣太守者視此。」一步一呼，不呼則杖其背，盡創。豪民子聞難，鳩宗族僮僕百許人，欲要篡以歸。博鷄者逆謂曰：「若欲死而父，卽前鬪。否則闔門善俟。吾行市畢，卽歸若父，無恙也。」豪民子懼，遂杖殺其父，不敢動。稍斂衆以去。袁人相聚從觀，歡動一城。郡錄事駭之，馳白府。府佐快其所爲，陰縱之不問。日暮至豪民第門，摔使跪，數之曰：「若爲民不自謹，某使君杖汝，法也。敢用是爲怨望，又投間，釀汚使君使罷。汝罪宜死！今姑貸汝。後不善自改，且復妄言，我當焚汝廬，戕汝家矣。」豪民氣盡，以額叩地，謝不敢，乃釋之。博鷄者因告衆曰：「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？」衆曰：「若所爲誠快，然使君冤未白，猶無益也。」博鷄者曰：「然。」卽連褚爲巨幅，廣二丈，大書一屈字，以兩竿夾揭之，走訴行衙史臺。臺臣弗爲理，乃與其徒日張屈字，遊金陵市中。臺慚，追受其牒，爲復守官，而黜臧使者。方是時，博鷄者以義聞東南。高子曰：「余在史館，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。觀袁守

雖得民，然目喜輕上，其禍非外至也。臧使者枉用三尺，以讎一言之憾，固賊盜之士哉！第爲者不能察，使匹夫攘袂羣起，以伸其憤。識者固知元政紊弛，而變興自下之漸矣。」

○高啓——字季迪，自號青邱子，明長洲人。官翰林院國史編修官，戶部侍郎。有季迪大全集。

○昧——受職曰昧。

○投間——乘機也。

中山狼傳

馬中錫○

趙簡子大獵於中山。虞人○道前，鷹犬羅後，捷禽鷲獸，應弦而倒者，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垂手登車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慎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逋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。驚塵蔽天，足音鳴雷，十步之外，不辨人馬。時墨者○東郭先生，將北適中山以干仕。策蹇驢，囊圖書，夙行失道，望塵驚悸。狼奄至，引首顧曰：「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？昔毛寶放龜而得渡○，

隋侯救蛇而獲珠⑤。龜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，以苟延殘喘乎！異時倘得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，生死而肉骨也。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！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，以犯世卿，忤權貴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！然墨之道，兼愛爲本，吾終當有以活汝；脫有禍，固所不辭也。」乃出圖書，空囊橐，徐徐焉實狼其中。前虞跋胡，後恐竄尾⑥，三納之而未克。徘徊容與，追者益近。狼申請曰：「事急矣！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，而鳴鸞避寇盜耶？惟先生速圖！」乃跼蹐四足，引繩而束縛之，下首至尾，曲脊掩胡，蜩縮蠖屈，蛟盤龜息，以聽命先生。先生如其指，納狼於囊，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。引避道左，以待趙人之過。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。盛怒，拔劍斬轅端，示先生，罵曰：「敢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質就地，匍匐以進，踉而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於世，奔走遐方，自迷正途，又安能發狼蹤，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？然嘗聞之，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夫羊，一童子可制之，如是其馴也，尙以多歧而亡。狼非羊比，而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羊者何限，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不幾於守株緣木⑦乎？况田獵，虞人之所事也，君請問諸皮冠，行道之人何罪哉？且鄙人雖愚，獨不知夫狼乎？性貪而狠，黨豺爲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

效微勞，又肯諱之而不言哉？」簡子默然，回車就道。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。良久，羽旄之影漸沒，車馬之音不聞，狼度簡子之去遠，而作聲囊。囊曰：「先生可留意矣。出我囊，解我縛，拔矢我臂，我將逝矣。」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咆哮謂先生曰：「適爲虞人逐，其來甚速，幸先生生我。我餒甚，餒不得食，亦終必亡而已。與其飢死道路，爲羣獸食，毋寧斃於虞人，以俎豆於貴家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頂放踵，思一利天下，又何吝一軀啖我，而全微命乎？」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却，引蔽驢後，便旋而走。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，先生亦極力拒。彼此俱倦，隔驢喘息。先生曰：「狼負我！狼負我！」曰：「吾非固欲負汝，天生汝輩，固需吾輩食也。」相持既久，日晷游移。先生竊念：「天色向晚，狼復羣至，吾死矣夫！」因給狼曰：「民俗事疑，必詢三老。第行矣，求三老而問之。苟謂我可食，卽食，不可卽已。」狼大喜，卽與偕行。踰時，道無人行。狼饑甚，望老木僵立路側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草木無知，叩焉何益！」狼曰：「第問之，彼當有言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木，具述始末，問曰：「若然，狼當食我邪？」木中轟轟有聲，謂先生曰：「我杏也。往年老圃種我時，費一核耳。踰年華，再踰年實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。至

於今，二十年矣。老圃食我，老圃之妻食我，外至賓客，下至於僕，皆食我。又復鬻實於市，以規利於我。其有功於老圃甚巨。今老矣，不得斂華就實，賈老圃怒，伐我條枚，芟我枝葉，且將售我工師之肆，取直焉。噫！樗朽之材，桑榆之景，八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，汝何德於狼，乃覲免乎？是固當食汝。」言下，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狼爽盟矣！矢詢三老，今值一杏，何遽見迫耶？」復與偕行。狼愈急，望見老特，曝日敗垣中。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曷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禽獸耳，更何問爲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。不問，將啞汝！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特，再述始末以問。牛皺眉瞪目，舐鼻張口，向先生曰：「老杏之言不謬矣。老特繭栗九少年時，筋力頗健。老農賣一刀以易我，使我貳羣牛，事南畝。既壯，羣牛日以老憊，凡事我都之。彼將馳驅，我伏田車，擇便途以急奔趨；彼將躬耕，我脫輻衡，走郊垆以闢榛荆。老農親我猶左右手。衣食仰我而給，婚姻仰我而畢，賦稅仰我而輸，倉庾仰我而實。我亦自諒，可得帷席之敵，如馬狗也。往年家儲無儋石，今麥收多十斛矣；往年窮居無顧藉，今掉臂行村社矣；往年塵屨罌澗，唇吻盛酒瓦盆，半生未接，今醞黍稷，據尊罌，驕妻妾矣；往年衣裋褐，侶木石，手不知揖，心不知

學，今侍兔園⑩，載笠子，腰韋帶，衣寬博矣。一絲一粟，皆我力也。顧欺我老弱，逐我郊野。酸風射眸，寒日弔影，瘦骨如山，老淚如雨。涎垂而不可收，足攀而不可舉，皮毛具亡，捨瘻未瘥。農之妻妬且悍，朝夕進說曰：『牛之一身，無廢物也。肉可脯，皮可鞞，骨角且可切磋爲器。』指大兒曰：『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胡不礦刃，以待？』跡是觀之，是將不利於我，我不知死所矣。夫我有功，彼無情，乃若是，行將蒙禍，汝何德於狼，覬幸免乎？』言下，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『毋欲速！』遙望老十杖藜而來，鬚眉皓然，衣冠閑雅，蓋有道者也。先生且喜且愕，舍狼而前，拜跪啼泣，致辭曰：『乞丈人一言而生！』丈人問故。先生曰：『是狼爲虞人所窘，求救於我。我實生之。今反欲啗我，力求不免。我又當死之，欲少延於片時，誓定是於三老。初逢老杏，強我問之，草木無知，幾殺我。次逢老特，強我問之，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丈人，豈天之未喪斯文也！敢乞一言而生。』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之，歔歔再三，以杖叩狼曰：『汝誤矣。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，其爲子必孝。又謂虎狼之父子。今汝背恩如是，則併父子亦無矣。』乃厲聲曰：『狼速去！不然，將杖殺汝。』狼曰：『丈人知其一，未

知其二。請憇之，願丈人垂聽。初，先生救我時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壓以詩書，我鞠躬不敢息。及蔓詞以說簡子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，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可不唾？^①丈人顧先生曰：『果如是，羿亦有罪焉！』先生不平，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，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。丈人曰：『是皆不足，以執信也。試再囊之，吾觀其狀，果困苦否？』狼欣然從之，信足先生。先生復縛實囊中，肩舉驢上，而狼未知之也。丈人附耳謂先生曰：『有匕首否？』先生曰：『有。』於是出匕。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。先生曰：『不害狼乎？』丈人笑曰：『禽獸負恩如是，而猶不忍殺，子固仁者，然愚亦甚矣！從井以救人，解衣以活友，於彼計則得，其如就死地何！先生其此類乎？仁陷於愚，固君子之所不與也。』言已大笑，先生亦笑。遂舉手助先生操刃，共殪狼，棄道上而去。

①馬中錫——字天祿，明故城人。成化進士，官至右都御史。有東田漫稿。

②虞人——掌山澤之官，亦主苑囿田獵。

③墨者——謂宗尙墨子之學者。

④毛寶放龜而得渡——感應篇集註：『毛寶爲豫州刺史，軍人獻一白龜，寶受而放之江。後於潁城與石季龍

戰敗，溺江者皆死。獨寶披甲投水，覺如墮石上，有物承足以行。及登岸視之，即向所放白龜也。」

⑤ 隨侯救蛇而獲珠——淮南子註：「隨侯見大蛇傷斷，以藥縛而塗之。後蛇於江中，銜大珠以報之。」

⑥ 前虞跋胡後恐彘尾——言狼前進則躡其胡，後退則躡其尾。

⑦ 守株緣木——守株待兔，緣木求魚，喻無益也。

⑧ 桑榆之景——喻晚年也。

⑨ 爾粟——形容初生之角，其小如爾及粟之形也。

⑩ 兔園——即梁園，漢梁孝王所築以招延四方豪傑文學之士。

⑪ 羿亦有罪焉——孟子：「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。思天下惟羿為愈己，於是殺羿。」孟子曰：「是亦羿有罪焉。」

此言東郭先生亦有不是也。

鵝籠夫人傳

鵝籠夫人者，毘陵某氏女也。幼時，父知女必貴，慎卜壻。得鵝籠文，卽壻之。母曰：「家云何？」曰：「吾恃其文爲家也。」家果貧。數年，猶不能展一禮。妹許某家，故豪，遽行聘。僮僕高帽束縑者將百人。筐篚互里許，媒簪花曳綵，嘿部署，次第充庭所。錦繡殼珠釧，金碧光照屋梁。門外雕鞍駿騎，起驕嘶聲。宗戚壓肩視。或且問：「迺姊家何似矣？」媼婢共圍其妹，歡笑吃吃。夫人靜坐治鍼黹，無少異容。一日，母出妹所聘幣，裁爲妹服。忽慍曰：「爾姊勿復望此也，身屬布矣！」夫人聞之，卽屏去絲帛，內外惟布。再數年，鵝籠益落魄。夫人妹已結鴛鴦枕，大鼓吹，簇鳳輿出閣去。夫人靜坐治鍼黹，無少異容。壬子秋，鵝籠歲二十四，舉於鄉。夫人母謂已出意外，卽鵝籠亦急告娶。夫人謂母曰：「總遲矣。」於是鵝籠愧而赴京，中兩榜俱第一人，名聞天下。南京兆^三聞狀元貧，移公帑金代行聘，官吏犇走執事。宗戚媼婢間視妹時，加甚。夫人仍靜坐治鍼黹，無少異容。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，以命服娶。撫按使者已下及郡守，俱集驛庭候。鵝籠親迎，自毘陵抵鵝籠家，絳紗並兩岸數十里。縣令角帶出郊，伏道左。女子顯榮，聞見未有也。十年爲相，夫人常以禮規放佚，故鵝籠當時，猶用寡過聞。壬申，夫人卒於京邸。朝廷賜祭者七，遣

官護喪歸，勅有司營葬。紼引日，公卿勳貴，奠幄鱗次，東郊如雲，水陸南經二十餘里，几筵相接。卒時，語鵝籠曰：『地高墜重，公可休矣。妾不自知何故，以今日死爲幸。』閱歲，鵝籠乞告回里。久之，復資緣再相，縱淫恣亂政，賜死。

贊曰：『子至燕，聞鵝籠小帽青衫，死古廟中。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，尸掛三日，旨下始殮。牛車載柳棺出郭，無一視者。未死時，京師盛傳十字謠。十字者，如葉子、附子類。葉子戲初起，鵝籠篤好之，偕客鬪，恆通曙。直宿內閣，輒携女子男粧人。子友徐心水時爲侍御，嘗語子曰：『鵝鵝喜噉附子，對客不去口，故面如紅玉。』其賄也，厭銀矣，以金；金厭矣，以珠。俗稱金珠俱親之，以『子』故與在十字。餘子，予偶忘焉。鵝籠再相如此，知夫人卒時所言，因已窺其微也。嗚呼！夫夫之得罪於國也，固先得罪於婦矣。』

①周容——字茂三，浙江鄞人。明之諸生，國變後，不仕。

②吃吃——笑貌。

③南京兆——此指南京兆尹。

李姬傳

侯方域○

李姬者，名香。母曰貞麗。貞麗有俠氣，嘗一夜博，輸千金立盡。所交接皆當世豪傑，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。姬爲其養女，亦俠而慧。略知書，能辨別士大夫賢否。張學士溥，夏吏部允彝，亟稱之。少風調，皎爽不羣。十三歲，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，皆能盡其音節。尤工琵琶詞，然不輕發也。雪苑侯生，己卯來金陵，與相識。姬嘗邀侯生爲詩，而自歌以償之。初，皖人阮大鍼者，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，屏居金陵，爲清議所斥。陽羨陳貞慧，貴池吳應箕，實首其事，持之力。大鍼不得已，欲侯生爲解之。乃假所善王將軍，日載酒食與侯生游。姬曰：「王將軍貧，非結客者，公子盍叩之。」侯生三問，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。姬私語侯生曰：「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，其人有高義，聞吳君尤錚錚，今皆與公子善，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？且以公子之世望，安事阮公？公子讀萬卷書，所見豈後於賤妾耶？」侯生大呼稱善，醉而臥。王將軍者殊怏怏，因辭去。

不復通。未幾，侯生下第，姬置酒桃葉渡，歌琵琶詞以送之。曰：「公子才名文藻，雅不減中郎。中郎學不補行。今琵琶所傳詞固妄，然嘗昵董卓，不可掩也。公子豪邁不羈，又失意，此去相見未可期。願終自愛，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。妾亦不復歌矣。」侯生去後，而故開府田仰者，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。姬固却之。開府慚且怒，且有以中傷姬。姬嘆曰：「田公豈異於阮公乎？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，謂何？今乃利其金而赴之，是妾買公子矣。」卒不往。

① 侯方域——字朝宗，商邱人。明亡不仕。有壯悔堂集。

② 玉茗堂四傳奇——明湯顯祖為一代大詞曲家，晚年居玉茗堂。其四傳奇為紫釵記、還魂記、南柯記、邯鄲記。

③ 論城旦——猶言論罪也。

④ 中郎——東漢蔡邕，嘗官左中郎將，人稱蔡中郎。

⑤ 琵琶——即琵琶記，明高明撰，中敘蔡邕入京登第，贅於牛相府，而拋棄其髮妻的故事。全係假託。

馬伶傳

侯方域

馬伶者，金陵梨園部也。金陵爲明之留都，社稷百官皆在；而又當太平盛時，人易爲樂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，遊雨花臺者，趾相錯也。梨園以技鳴者，無慮數十輩；而其最著者二，曰興化部，曰華林部。一日，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，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，與夫妖姬靜女，莫不畢集。列興化於東肆，華林於西肆，兩肆皆奏鳴鳳。所謂椒山先生①者，迨半奏，引商刻羽，抗墜疾徐，並稱善也。當兩相國論河套②，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，東肆則馬伶。坐客乃西顧而嘆，或大呼命酒，或移更近之，首不復東。未幾，更進，則東肆不復能終曲。詢其故，蓋馬伶恥出李伶下，已易衣遁矣。馬伶者，金陵之善歌者也；旣去，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，乃竟輟其技不奏。而華林部獨著。去後且三年，而馬伶歸。遍告其故侶，請於新安賈曰：『今日幸爲開讌，招前日賓客，願與華林部更奏鳳鳴，奉一日歡。』旣奏，已而論河套，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。李伶忽失聲，匍匐稱弟子。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。其夜，華林部過馬伶曰：『子，天下之善技也，然無以易李伶。』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；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？』馬伶曰：『固然。天下無以易李伶，李伶又不肯授我。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，嚴相國儔也。我走京師，求爲其門

卒三年。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，察其舉止，聆其語言，久乃得之，此吾之所為師也。『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。馬伶名錦，字雲將，其先西域人，當時猶稱馬鞞鞞云。』

○椒山先生——楊繼盛號椒山，以劾嚴嵩被殺。

○兩相國論河套——明世宗時，兵部侍郎曾銑議復河套，大學士夏言主之。嚴嵩則極言其不可。後帝從嵩言，殺銑及言。

賣酒者

魏禧○

萬安縣有賣酒者，以善釀致富。平生不欺人。或遣童婢沽，必問『汝能飲酒否？』量酌之。曰：『毋盜瓶中酒，受主翁笞也！』或傾跌破瓶缶，輒家取瓶，更注酒，使持以歸。由是遠近稱長者。里有事釀飲者，必會其肆。里中有數聚飲，平事不得決者，相對咨嗟，多墨色。賣酒者問曰：『諸君何為數聚飲，平事不得決，相咨嗟也？』聚飲者曰：『吾儕保甲貸乙金，甲逾期不肯償，

將訟。訟則破家，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。」賣酒者曰：「幾何數？」曰：「子母四百金。」賣酒者曰：「何憂爲？」立出四百金償之，不責券。乙得金欣然，以爲甲終不負已也。四年，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。客有橐重貲於途，大雪不能行，聞賣酒者長者，趨寄宿。雪連日，賣酒者日呼客同博，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。客多負，私怏怏曰：「賣酒者乃不長者耶！然吾已負，且大飲噉，酬吾金也。」雪霽，客償博所負行，賣酒者笑曰：「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？天寒甚，不名博，客將不肯大飲噉。」盡取所償負還之。術者設五行，立決人死。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。賣酒者將及期，置酒，召所買田宅主畢至。曰：「吾往買若田宅，若中心願之乎？價無虧乎？」欲贖者視券，價不足者，追償以金。又召諸子貸者曰：「汝貸金若干，子母若干矣。」能償者捐其息，貧者立券還之。曰：「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。」及期，賣酒者大會戚友，沐棺更衣待死。是日也，賣酒者顏色揚揚，如平時。戚友相候視，至夜分迺散去。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，賣酒者活更七年。

魏子曰：「吾聞賣酒者好博，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，喧爭無家人禮。或問之曰：「兒輩

嬉，否則博他人家，敗吾產矣。嗟乎！賣酒者匪惟長者，抑亦智士哉！賣酒者，姓郭名節。他善事頗衆。予聞之歐陽介庵云。

①魏禧——字叔子，又字冰叔，號裕齋，又號勺庭，清寧都人。有集。

②釀飲——合資飲酒也。

③揚揚——得意之貌。

大鐵椎傳

魏禧

大鐵椎，不知何許人；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，與遇宋將軍家。宋，懷慶青華鎮人，工技擊，七省好事者皆來學。人以其雄健，呼宋將軍云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懷慶人，多力善射，長子燦七歲，少同學，故嘗與過宋將軍。時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寢，右肋夾大鐵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飲食拱揖不暫去。柄鐵摺疊環複，如鎖上練，引之長丈許。與人罕言語，語類楚聲。問其鄉及姓字，皆不答。既

同寢，夜半，客曰：『吾去矣。』言訖不見。子燦見窗戶皆閉，驚問信之，信之曰：『客初至，不冠不襪，以藍手巾裹頭，足纏白布。大鐵椎外，一物無所持；而腰多白金。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。』子燦寐而醒，客則鼾睡炕上矣。一日，辭宋將軍曰：『吾始聞汝名，以爲豪，然皆不足用，吾去矣。』將軍彊留之，乃曰：『吾嘗奪取諸響馬①物，不順者輒擊殺之。衆魁請長其羣，吾又不許，是以讎我。久居此，禍必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決鬪某所。』宋將軍欣然：『吾騎馬挾矢以助戰。』客曰：『止！賊能且衆，吾欲護汝，則不快吾意。』宋將軍故自負，且欲觀客所爲，力請客。客不得已，與借行。將至鬪處，送將軍登空堡上，曰：『但觀之，慎勿聲，令賊知汝也。』時雞鳴月落，星光照曠野，百步見人。客馳下，吹觶築②數聲。頃之，賊二十餘騎四面集，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。一賊提刀，縱馬奔客，曰：『奈何殺吾兄！』言未畢，客呼曰：『椎！』賊應聲落馬，人馬盡裂。衆賊環而進；客從容揮椎，人馬四面仆地下，殺三十許人。宋將軍屏息觀之，股慄欲墮。忽聞客大呼曰：『吾去矣！』但見地塵起，黑煙滾滾，東向馳去，後遂不復至。

魏禧論曰：『子房得滄海君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；大鐵椎其人與？天生異人，必有所

用之。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，豪俊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，又何多也！豈天之
 生才不必爲人用與？抑用之自有時與？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，視其貌當年三十，然則大鐵
 椎今四十耳。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，甚工楷書也。

○響馬——北地馬賊也。

○齊箎——本龜茲樂器，後傳入中國。

柳敬亭傳

吳偉業○

柳敬亭者，揚之泰州人，蓋曹姓。年十五，曠悍無賴，名已在捕中。走之盱眙，困甚，挾稗官一
 冊，非所習也。耳剽久，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，則已傾其市人。好博，所得亦緣手盡。有老人，日爲
 醢百錢，從寄食。久之，過江，休大柳下，生攀條泣然，已撫其樹。顧同行數十人曰：「嘻！吾今氏柳
 矣。」聞者以生多端，或大笑以去。後二十年，金陵有善談論柳生。衣冠懷之輻輳，門車嘗接轂，

所到坐中皆驚。有識之者，此固嚮年過江時，休樹下者也。柳生之技，其先後江湖間者，廣陵張樵，陳思，姑蘇吳逸，與柳生四人者，各名其家。柳生獨以能著。或問生何師。生曰：「吾無師也。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。」莫君之言曰：「夫演義雖小技，其以辨性情，考方俗，形容萬類，不與儒者異道。故取之欲其肆，中之正其微，促而赴之欲其迅，舒而繹之欲其安，進而止之欲其留，整而歸之欲其潔。非天下至精者，其孰與於斯矣。」柳生迺退就舍，養氣定詞，審音辨物，以爲揣摩。期月而後請莫君。莫君曰：「子之說未也。聞子說者，驩哈嗷，是得子之易也。」又期月曰：「子之說幾矣。聞子說者，危坐變色，毛髮盡悚，舌憊然不能下。」又期月：莫君望見驚起曰：「子得之矣。目之所視，手之所倚，足之所跂，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，此說之全矣。」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，其竟也，恤然若有亡焉。莫君曰：「雖以行天下，莫能難也。」已而柳生辭去，之揚州，之杭之吳，吳最久，之金陵，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，人人暱就生。其處己也，雖甚卑賤，必折節下之，卽通顯，敖弄無所語。與人談，初不甚諧謔，徐舉一往事相酬答，澹辭雅對，一座傾靡。諸公以此重之，亦不盡以其技強也。當是時，士大夫避寇南下，僑金陵者萬家。大司馬吳

橋范公，以本兵開府，好名士，相國何文端，闔門避造請，兩家引生爲上客。客有謂生者曰：「方海內無事，生所談，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，吾等聞之，笑謂必無是，乃公故善誕耳。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！」生聞其語，慨然。屬與吳人張燕筑，沈公憲俱。張沈以歌，生以談，三人者，酒酣悲吟擊節，意悽愴傷懷，凡北人流離在南者，聞之無不流涕。未幾而有左兵之事。左兵者，寧南伯良玉，軍譟而南，尋奉詔守楚，駐皖城待發。守皖者，杜將軍宏域，與生爲故人。寧南嘗奏酒，思得一異客，杜旣已洩之矣。會兩人用軍，事不相中，念非生莫可解者，乃檄生至進之。左以爲此天下辨士，欲以觀其能。帳下用長刀遮客，引就席。坐客咸振懼失次，生拜訖，索酒，談啁諧笑，旁若無人者。左大驚，自以爲得生晚也。居數日，左沉吟不樂，熟視生曰：「生揣我何念？」生曰：「得毋以亡卒入皖，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？」左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此非有君侯令，杜將軍不敢以專也，生請銜命矣。」馳一騎，入杜將軍軍中，斬數人乃定。左幕府多儒生，所爲文檄，不甚中窾會。生故不知書，口畫便宜輒合。左起卒伍，少孤貧，與母相失，請貲封不能得其姓，淚承睫不止。生曰：「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？此吾說書中故實也。」大喜，立具奏。左武人，卽以爲知古。

今，識大體矣。阮司馬懷寧，生舊識也，與左鄰，而新用事。生還南中，請左曰：『見阮云何？』左無文書，即令口報阮，以捐棄故嫌，圖國事於司馬也。生歸對如寧南指，且約結還報。及聞坂磯築城，則頓足曰：『此示西備，疑必起矣。』後果如其慮焉。左過龍江關，生祠哭已，有迎且拜，拜不肯起者，則其愛將陳秀也。秀嘗有急，生活之，具爲予言救秀狀。始左病恚怒，而秀所犯重，且必死，生莫得楮楮，乃設之以事曰：『今日飲酒不樂，君侯有奇物玩好，請一觀可乎？』左曰：『甚善。』出所畫己像二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。覽鏡自照，歎曰：『良玉天下健兒也，而今衰。』指其次曰：『吾破賊後，將入山，此圖所以志也。』見衲而杖者數童子，從其負瓢笠且近，則秀也。生佯不省，而徐睨爲誰。左語之，且告其罪。生曰：『若負恩當死。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，且令相從。而殺之，卽此圖爲不全矣。』左領之，其善用權譎，爲人排患解紛，率類此。初生從武昌歸，以客將新道軍所來，朝貴皆傾動。顧自安舊節，起居故人無所改。逮江上之變，生所攜及留軍中者，亡散累千金。再貧困而意氣自如。或問之曰：『吾在盱眙市上時，夜寒藉束藁臥。扉履踵決，行雨雪中，竊不自料以至於此。今雖復落，尙足爲生。且有吾技在，寧渠憂貧乎？』迺復來吳。

中，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，則欷歔灑泣，既在軍中久，其所談益習而無聊，不平之氣，無所用，益發之於書。故晚節尤進云。舊史氏曰：予從金陵識柳生，同時有揚生季蘅，故醫也，亦客於左。奏攝武昌守，拜爲真。左因強柳生以官，笑弗就也。揚今去官，仍故業，在南中，亦縱橫士，與予善。

○吳偉業——字駿公，號梅村，清太倉人。官至國子監祭酒。有吳梅村集。

○阮司馬懷寧——即阮大鍼，懷寧人。福王立於南京，官至兵部尙書。時稱兵部尙書爲司馬。

廖氏傳

李良年○

廖氏者，開封某縣人。流寓東南，嫁沈大誼。美容儀，工挾彈走馬，及鞦韆蹴鞠。○高緝諸伎，所至人遮道觀。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。羣少年方逐射，顧見紙鳶起，一人出錦織成。○約曰：『即中，與若錦；不中，罰如直。』於是少年皆不中。廖氏行而前曰：『妾請爲君彈之。』一發而得，

載其錦以去。其後復見之吾里，呼之園舍中，使盡其技。隣比從屋上窺之，皆歎絕，自是不復相聞。後十年，移家吾郡之南村。值歲大旱，村人多絕食，廖氏爲給一月糜，賴以全者數家。亡何，大誼死。慨然曰：「吾少之所爲，長而悔焉。所爲浮沉者，壻非此不活也。今壻死，寧復爲辱人賤行哉？」遂著比丘尼^四服，邀其隣一老嫗，俱入皋亭山，結茅屋，惡衣糲食，焚香誦佛，見者不能狎也。山石猛虎常殺人，過其門，率馴擾而去，山中人益異之。嫗歸述其事，予蓋自歎其昔之淺於窺氏也。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，嬉戲躍冶久矣，豈能作苦，居深山終其身？然彼旣美顏色，負絕世之技，不幸而夫死，吏不自愛其身，則土豪俠少，且爭致之。顧舍此不爲，遠蹈荒山虎穴中，其所挾持，未可量也。天下太平，一二英傑無以自見，往往托於藝術，而流俗不察，謂之無人，觀廖氏可知矣。

①李良年——字武曾，號秋錦，清浙江秀水人。以諸生終。

②蹴鞠——古時之遊戲器具。

③織成——文繪之屬。

④比邱尼——女僧也。

姍姍傳

黃永①

姍姍者，字小姍，周姓，戴溪黃夫人侍兒也。母夢吞素珠一粒，覺而娠。羣輩卜之，宜男。及姍生，咸賀之曰：『是雖女也，當有福慧。』數歲戲於庭，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：『如一封書式。』姍姍應聲曰：『一封書到便興師。』夫人爲之發粲。自是極憐愛之。親爲剪髮裹足，令從女塾學。得近筆墨，稍長，課之繡，金針鴛譜，一見精絕。稟性婉媚，善伺夫人意，先事即得。夫人每曰：『此吾如意珠也。』幼有潔癖，薰香浣衣，惟恐弗及。凡其服食器用，卒不令諸同伴近之。晝則旁習女紅，夜則隨夫人合掌南海大士。既退，但閉閣寢坐，終不聞語聲。其靜心類如此。丁亥，姍姍年十五，夫人將爲之字。而孝廉黃永雲孫者，時以下第歸里。雲孫故倦游，然門外多長者車轍，問奇履滿，劈箋調墨，日不暇給。思得麗姝爲記室。厥配湘夫人，才而賢，相與謀之曰：『是

欲副余。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？卽有之當以禮聘。」而雲孫負相如之渴，所好又特異。每曰：「豐肌肥婢，傭奴配耳。昭陽第一安在？吾寧築避風台俟之。」以故薄游於廣陵，姑蘇之間，幾於紅粉成陣，而卒無所遇。一日爲黃夫人六表初度，雲孫以族之猶子，從而捧觴焉。珊珊侍夫人出，常妝便服，遲遲來前，鬢雲膚雪，柔若無骨，而姿態閒逸，娟娟楚楚，如不勝衣。立而望之，殆神仙中人也。雲孫瞥見心蕩，私自念曰：「其道在邇，求之則遠，彼美人者，真國色無雙矣。」時親族畢集，率進而壽。珊珊延伫既久，雲孫得數數目之。珊珊面頰發赤，爲一流盼而已。禮畢，遽隨夫人入，雲孫悵然別去，賦浣溪紗一闋。於是呼媒者告之，故使通殷勤，而夫人重惜之，不欲以備小星之選。固拒不許。雲孫書空無聊，計無所出，乃夫人之長君來王，次君雪茵，固善雲孫，力爲之請。夫人曰：「吾以掌上撫之，極不忍使爲人作妾。必欲爲雲孫請者，有珊珊在。」命家嫗以其私詢之。珊珊不言。嫗曰：「是前稱壽者，恂恂少年，吾聞其才名冠江南，捧硯司花，猶勝黨將軍羔酒。其私心慕子，惟恐不得當也。唯夫人命可乎？」珊珊首肯。先是里中貴子弟，爲夫人內姻者，或願以金屋貯珊珊。珊珊聞之，輒大恚。至是聞嫗言，爲一破顏，以是知其

心許雲孫矣。既報可，雲孫大喜過望。湘夫人出私資聘之。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，諸應春官試者，悉北上。雲孫將諏吉娶之，偕往，以父命不果，且促之駕，不得已，治裝將去。而聞姍姍忽遘疾，雲孫爲留竟月，延醫治之，意殊怏怏不欲行。使者傳夫人語曰：『兒疾在我，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。』越夕，僕夫趣行，其友許聖本等，餞之郊外。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，志別曰：『東君有意，知許梅花花也未？小漏春光，怎禁西風一夜霜。淒然相對，花底溫存，花欲淚，殘月如弓，幾剪燈花又曉鐘。』遂去，而姍姍病益劇。醫來，猶強起櫛沐，然已骨立不支，猶似舉首盼泥金也。既又聞雲孫被放，愁容憔悴，捧心而泣。夫人再三慰諭曰：『若何所言，但告我。』姍姍曰：『妾命薄，辱夫人膝下，十六年於茲，無祿早世，不得長侍阿母，夫復何言！』夫人固問之曰：『豈有思於雲孫耶？』姍姍長吁瞪目，顧左右曰：『扶我，扶我！』起而頓首曰：『郎君天下才，睠我厚，今試北，非戰之罪，乃以妾故也。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，冉冉登雲而去，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，爲我謝郎君，生死異路，從此辭矣。』撫枕淚落如雨。自後不復進藥，數日竟死。死之三

日，雲孫抵家。湘夫人淚光瑩瑩，然猶在目也。雲孫曰：『將無妾面羞郎，來時未晚耶？』湘夫人

曰：『不然，坐定，吾語若。』歎曰：『吁，姍姍死矣！』雲孫既內傷姍姍，居平忽忽不樂，幽思隱慟，時結於懷。嘗以一杯臨風，告於靈曰：『吾將入海，乞不死藥，返魂香，以起之，則三神山有人風，引舟不能到，欲得少君方士之術，上天入地求之遍，而七夕夜半，未及比肩，無誓可憶。佳人難再得，當復奈何！』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。是耶非耶，不可嚮邇。于鱗李夫人歌云：『紛被被其徘徊，包紅顏其弗明。』兩語俱神似。或云：『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，先以淨體化去，不效梁玉清累太白，理或有之。大要使白骨可起，則月下風前呼之，或出，牡丹亭一書，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。姍姍既死，三閱月，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。

論曰：余聞姍姍遺事甚詳。其吳娃紫玉之流與。或曰：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。此負情儂之言，不足爲雲孫道也。雲孫登堂乍逅，未得再顧，而鍾情特甚，豈冶色是溺，蓋亦歎爲才難者乎？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，及其既死，又往哭之，可謂好色不淫，雲孫近之矣。

○黃水——字雲孫，其他不詳。

○阮嗣宗——阮籍字嗣宗，爲三國魏時詩人。

小青傳

無名氏

小青者，虎林某生姬也。家廣陵，與生同姓，故諱之，僅以小青字云。姬夙根穎異，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，一再過了了，覆之不失一字。尼曰：『是兒蚤慧福薄，願乞作弟子，卽不爾，無令識字，可三十年活爾。』家人以爲妄，嗤之。母本女塾師，隨就學。所遊多名閨，遂得精涉諸技，妙解聲律。汪東固佳麗地，或諸閨彥雲集，茗戰手語，衆偶紛然，姬隨變酬答，悉出意表。人人唯恐失姬。雖素嫻儀則，而風期異豔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也。年十六歸生，生豪公子也，性嘈啞，憨跳不韻，婦更奇妒，姬曲意下之，終不解。一日，隨遊天竺，婦問曰：『吾聞東方佛無量，而士多專禮大士者何？』姬曰：『以其慈悲耳。』婦知諷已，笑曰：『吾當慈悲汝。』乃徙之孤山別業，誠曰：『非吾命而郎至，不得入。非吾命而郎手札至，亦不得入。』姬自念：『彼置我閒地，必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。』以故深自斂戢。婦或出遊，呼與同舟，遇兩堤之馳騎，挾彈遊冶少年，諸女

伴指點譁躍，倏東倏西。姬澹然凝坐而已。婦之戚屬某夫人者，才而賢，常就姬學奕，絕愛憐之。因數取巨觴觴婦。矚婦已醉，徐語姬曰：『船有樓，汝伴我一登。』比登樓，遠眺久之，撫姬背曰：『好光景可惜，毋自苦。』章台柳亦倚紅樓盼韓郎。○走馬，而子作蒲團空觀耶？』姬曰：『賈平章劍鋒可畏也。』夫人笑曰：『子誤矣。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。』頃之，從容諷曰：『子旣嫻儀則，又多技能，而風流綽約復爾，豈當墮羅刹國。○中？吾雖非女俠，力能脫子火坑。頃言章台柳，子非會心人耶？天下豈少韓君乎？且彼縱善遇子，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？』姬曰：『夫人休矣。妾幼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着水，命止此矣。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想。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珠，再辱奚爲？徒供羣口畫描耳。』夫人歎曰：『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子亦宜自愛。彼或好言飲食汝，乃更可慮。卽旦夕所須，第告我無害。』因相顧泣下霑衣。徐拭淚還座。尋別去。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，無不咨嗟歎息云。姬自後幽憤悽惻，俱托之詩或小詞。而夫人旋亦從宦遠方，姬益寥閨，遂感疾。婦命醫來，仍遣婢捧藥至。姬伴感謝。婢出，擲藥牀頭，歎曰：『我卽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以一盃鳩斷送耶！』然病益不支，水粒俱絕。

日飲梨汁蓋許。益明妝冶服，擁襖欹坐。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。雖數暈數醒，終不蓬首偃臥也。忽一日，語老嫗曰：『可傳語冤業郎，覓一良畫師來。』師至，命寫照，寫畢，攬鏡熟視曰：『得吾形似矣，未盡吾神也。姑置之。』又易一圖曰：『神是矣，而風態未流動也。若見我而目端手莊，太矜持故也，姑置之。』命捉筆於旁，而自與嫗指顧語笑，或扇茶鐺，簡圖書，或代調丹碧諸色，縱其想會。久之，復命寫圖。圖成，極妖纖之致，笑曰：『可矣。』師去，即取圖供榻前，爇名香，設梨酒奠之曰：『小青，小青！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？』撫几而泣，淚雨潸潸下，一慟而絕。時萬歷壬子歲也。年才十八耳。哀哉！人美於玉，命薄於雲，瓊蕊優曇，人間一現。欲求如杜麗娘③牡丹亭畔重生，安可得哉！日向暮，生始踉蹌來。披帷見容光藻逸，衣袂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，忽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簡得詩一卷，遺像一幅，又一緘寄某夫人。啓視之，紱致惋痛。後書一絕句。生痛呼曰：『吾負汝，吾負汝！』婦聞恚甚，趨索圖，乃匿第三圖，僞以第一圖進，立焚之。又索詩。詩至，亦焚之。廣陵散④從茲絕矣，悲夫！楚焰成烈，何不以紀信誑之，則罪不在婦，又在生耳。及再簡草稿，業散失盡。而姬臨卒時，取花鈿數事，贈嫗之小女。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。得九絕句，一古詩，

一詞，併所寄某夫人者，共十二篇。古詩云：『雪意閣雲雲不流，舊雲正壓新雲頭。米顛顛筆落窗外，松嵐秀處當我樓。垂簾只愁好景小，捲簾又怕風繚繞。簾捲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。爐煙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唳悄悄。』絕句云：『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願爲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春衫血淚點輕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。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。瘦影自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西陵芳草騎鱗鱗，內使傳來喚踏春。盃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冷雨幽窗不可聽，挑燈閒看牡丹亭。』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何處雙禽集畫闌，朱朱翠翠似青鸞。如今幾個憐文彩，也向秋風鬪羽翰。脈脈溶溶灑灑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妾映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。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衆伎收。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鄉心不畏兩峯高，昨夜慈親入夢遙。見說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。』其天仙子詞云：『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零零清涼界。原不是鴛鴦一派，休算做相思一概。自思自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，魂可在，着衫又撚裙雙帶。』與某夫人書云：『元元叩』

首，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。關頭祖帳，迴隔人天，官舍良辰，當非寂度。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，分燠
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姊姊姨姨，無恙猶憶南樓元夜，看燈諧謔。姨指畫屏中一
憑欄女曰：是妖嬈兒，倚風獨盼，恍惚有思，當是阿青。妾亦笑指一姬曰：此執拂狡鬟，偷近郎側，
將無似姊。於時，角彩尋歡，纏綿徹曙，甯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！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。
信語哮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詞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
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卽辱以當壚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裏。蘭因絮果，現業誰深。若使祝
髮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。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又未易言此也。乃至遠笛
哀秋，孤燈聽雨，雨殘笛歇，謾謾松聲，羅衣壓肌，鏡無乾影。晨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
難支。痰灼肺然，見粒而嘔。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。老母姊弟，天涯間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！
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。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，豐茲嗇彼，理詎能雙。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
也。至其淪忽，亦非自今。結襜以來，有宵靡日，夜臺滋味，諒不殊斯。何必紫玉成烟，白花飛蝶，乃
謂之死哉。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陽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，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疇昔珍贈，悉令見

殉。寶鈿繡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件。附呈一絕，亦是烏語鳴哀。其詩集小像，托陳媪好藏，覓便馳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！他時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陰牀，髣髴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幃之寂颺，是耶非耶，其人斯在。嗟乎！夫人明冥異路，永從此辭，玉腕朱顏，行就塵土，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！元元叩首叩首上。」後附絕句云：『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惟有舊朱門。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』生之感某，集而刻之，名曰焚餘。

①章台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——見前許堯佐柳氏傳。

②羅利國——謂暴惡可畏之國也。

③杜麗娘——杜角亭傳奇中之女主角。

④廣陵散——琴曲名。晉書：『嵇康將刑東市，索琴彈之曰：『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，吾每靳固之，於今絕矣。』』

矣。」

⑤牡丹亭——即還魂記，為湯顯祖臨川四夢之一。

汪十四傳

徐士俊①

汪十四者，新安人也。不詳其名字。性慷慨激烈，善騎射，有燕趙之風。時遊西蜀。蜀中山川險阻，多相聚爲盜，凡經商往來於茲者，輒被劫掠。聞汪十四名，咸羅拜馬前，願作護身符。汪許之。遂與數百人俱，擁騎而行。聞山上嘯矢②聲，汪卽彎弓相向，與箭鋒相觸，空中墜折。以故綠林③甚畏之，秋毫不敢犯。商賈盡得數倍利，而白梃之徒，日益貧困，心忮之，而莫可誰何也。無幾時，汪慨然曰：「吾老矣，不思歸計，徒挾一弓一矢之勇，跋履山川，向猿獠豺虎之地，以博名高，非丈夫之所貴也。」因決計歸。歸則以田園自娛，絕不問戶外事。而曩時往來川中者，盡被剽掠，山徑不通。乃踉蹌走新安，羅拜於門外曰：「願乞壯士，重過西安，使我輩弱者可強，貧者可富，俾嘯聚之徒，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。壯士其許之乎？」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，遂許之，曰：「諾。」大笑出門，挾弓矢連騎而去。於是重山疊嶺之間，復有汪之馬跡馬。綠林聞之，咸驚悸。

謀所以勝汪者，告諸山川雷雨之神，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。乃選饒騎數人，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。近賊巢，箭聲颯沓來。汪正彎弓發矢，而後有一人，持利刃向弦際一揮，弦斷矢落，汪忙迫無計，遂就擒。擒入山寨中，見賊黨，咸持金稱賀。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，暫置汪於空室，繫其手足，不得動。俟日晡，取汪十四頭，陳之鼎俎，以酬山川雷雨之神。汪忽瞠目，見一美人向汪笑曰：『汝誠豪傑，何就縛至此？』汪且憤且憐曰：『毋多言，汝能救我，則救之，娘子軍不足爲也。』美人曰：『我意如斯，但恐救汝之後，汝則如飢鷹怒龍，天矯天外，而我淒然一身，徒婉轉嬌音，作帳下之鬼，爲之奈何？』汪曰：『不然，救其一，失其一，亦無策甚矣。吾行百萬軍中，空空如下天狀，况區區賊奴，何足當吾前鋒哉？』因相對慷慨激烈。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。汪不遑起謝，見舍旁有刀劍弓矢，悉挾以行。左挈美人，右持器械，間行數百步。遇一騎其駿，遂並坐其上。賊人聞之，疾驅而前。汪厲聲曰：『來來！吾射汝。』應弦而倒。連發數十矢，應弦倒者凡數十人。賊人終已無可奈何，縱之去。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，美人泣曰：『吾宦女也。父爲蘭省給事中，現居京國。今年攜眷屬至京，被劫。妾之老母及諸婢子，盡殺，獨留妾一

人。凌逼蹂踐，不堪言狀。妾之所以不死者，必欲一見嚴君，可以無恨。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，能拔人虎穴者。故躊躇至今。今遇明公，得一拜嚴君，妾乃知死所矣。」汪曰：「某之重生，皆卿所賜。京華雖遼遠，當擔簦扶策衛汝以行。」於是陸行從車，水行從舟，奔走數千里。同起居飲食者，非一日，略無相狎之意。竟以女歸其尊人，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。老且死，里人壯其生平奇節，立廟以祀，稱為汪十四相公廟。有禱輒應。春秋歌舞以樂之，血食至今不衰。

○徐士俊——原名翹，字三有，號野君，明仁和人。工樂府。

○嚆矢——響箭也。

○綠林——盜賊也。

髯樵傳

顧彩

明季吳縣洞庭山鄉，有樵子者，貌髯而偉，姓名不著。絕有力，每暮夜樵採，獨行山中，不避

蛇虎。所得薪，人負百觔而止，髯獨負二百四十觔，然鬻於人，止取百觔價。人或訝問之，髯曰：「薪取之山，人各自食其力耳，彼非不欲多負，力不贍也。吾力倍蓰，而食不兼人，故賤其值。且值賤，則吾薪易售，不庸有利乎？」由是人頗異之，如刮目焉。髯目不知書，然聽人談古今事，常激於義。出言辨是非，儒者無以難。嘗荷薪至演劇所，觀精忠傳，所謂秦檜者出，髯怒，飛躍上臺，摔檜毆，流血幾斃。衆咸驚救，髯曰：「若爲承相，奸似此，不毆殺何待？」衆曰：「此戲也，非真檜。」髯曰：「吾亦知戲，故毆，若真，膏吾斧矣。」其性剛疾惡類如此。髯有兄進香茅山，墮崖折胸死。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，被王靈官鞭殺者。髯怒，走一日夜，詣茅山，飲大醉，數王靈官曰：「汝有罪三：人敬祖師，來進香，固有善心，飲酒小過，無死狀，汝輒殺之，不仁罪一；祖師以慈庇下士，量甚宏大，汝居位下，行殘忍，不遵祖師意，不恭罪二；吾兄，小人也，酬香而來，小被酒，汝輒殺之，吾來不酬香，昨實大飲，今日言汝，汝反不能殺，無勇罪三。汝宜毀撤，曷爲橫鞭瞋目，坐踞於此？」欲奪鞭碎像，衆警遣之，乃止。負兄骨歸葬焉。洞庭有孤子陳學奇，聘鄒氏女爲室，婚有期矣，女兄忽奪妹志，蘇宦某爲妾。學奇泣訴於官，官畏宦勢，無如何也。學奇訟女兄，宦並庇兄，

不得伸，學奇窘甚。一日，值髯於途，告之故，且曰：『若素義激，能爲我等此乎？』髯許諾。『然需時日以待之，毋迫我也。』學奇感泣。髯去，鬻身爲顯者輿僕。顯者以其多力而勤，甚信愛之，得出入內闈。鄒女果爲其第三妾，髯得閒，以陳情告，女泣如雨，訴失身狀。『願公爲崑崙^③！』髯曰：『毋迫。』一日，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，顯者不能禁。髯嘿賀曰：『計行矣！』於是密具舟河干，衆妾登輿，髯昇第三輿，乃鄒氏也。出門，給其副，迂道疾行，則至河干。謂女曰：『登舟。』舟遽開，帆疾如駛，羣僕駭變，號呼來追。髯拳三人仆地，不能出聲，徐去。則女舟已至陳門矣。學奇得宰忻感，謂古押衙^④不是過也。髯謂學奇，亟宜鳴之官，以得妻狀。官始不直顯者，至是稱快。詢知義由於髯，賜酒帛花綵以榮之。顯者慚，杜門若不聞者。自是義樵名益著，年五十餘矣。

甲申，闖賊^⑤破京城，崇禎帝凶聞至，或傳於市中曰：『李自成坐卻龍庭矣。』髯不信，歷問三四人，言如一口。髯大憤曰：『吾生年七八歲時，卽知皇帝姓朱，今李賊何爲者耶？故君安往耶？何文武滿朝，無一人出力救耶？吾年老，不能復爲賊百姓也。』乃大呼天者三，投具區^⑥以死。死之日，義聲振吳下云。

①顧彩——字天石，清人。餘不詳。

②精忠傳——演秦檜誣殺岳飛事。

③崑崙奴——即崑崙奴，唐代傳奇中之俠客。

④古押衙——唐代傳奇中之俠客。

⑤闖賊——李自成自稱闖王。

⑥具區——太湖之別名。

沈雲英傳

夏之蓉①

雲英者，沈將軍至緒女也。將軍守備道州，張獻忠破武昌，過洞庭而西，勢張甚；未幾，攻圍道州，將軍歿。雲英年十七，告州人曰：『賊雖累勝，然皆烏合②，不足畏。吾女子，義不忍與賊俱生。吾為父死，諸公為鄉里死，即道州可完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，坐視妻若子為虜乎！』衆壯其

意，皆曰：『諾。』城門開，雲英甲而馳，一城人奮起隨之，直前擊賊；賊駭亂，出不意，皆自相蹂，藉以奔；遂解道州圍。獲父屍，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。時賊所過，城率不戰下，而以死全道州城者，雲英父子也。郡守上功，詔贈至緒副總兵，加雲英遊擊將軍，坐父署，守道州。雲英，會稽人也。距今百餘年，道州人祠祀麻灘，四時不絕。論曰：『明季二賊豎③四訐，遂移神器④；時士大夫脅息兵刃下，能不喪其丈夫者鮮矣！秦良玉沈雲英之流，解簪珥一奮，賊氣爲奪；忠勇之伸，乃激於女子，事何奇也！豈亂世陰陽之道，不得其情；抑義在天下，不可奪志者，雖匹婦猶然歟？』雲英事不載明史，余故傳之云。

①夏之蓉——字芙蓉，號醴谷，清江蘇高郵人。雍正進士，乾隆舉博學鴻詞科，授檢討。有集。

②烏合——謂如烏之合，易聚亦易散也。

③二賊豎——謂李自成及張獻忠。

④神器——猶言帝位也。

書關橋老僧事

朱辰應①

關橋，吾禾郡治東南之統衢也。崇禎間，老僧偕其徒結廬駐錫②。氣昂藏，不善作縉流③。態常終日危坐。有過之者，瞠目不起。問其出處，笑不應。鄉之人多忽之。順治二年秋，大兵南下，游騎及關橋。老僧出所持杖，荷以前，負橋而立。騎至，厲聲叱之，不退。乃引弓射，三射，三握其鏃。兵刃交進，鼓聲四起。老僧迎鋒前敵，擊殺數十人。騎皆咋舌驚去，戒弗犯。當是時，舉鄉人扶老攜幼，狐兔竄伏，從葦茅中探首竊望，遙見老僧出門前鬪時，旌旗蔽空，甲楯森列，奮身搏戰於百刃中，烟爍騰伏，左右衝突，所向莫當。鄉之男婦，罔弗戰慄流汗，拊手叫號。蓋自是無問知與不知，始歎老僧固非常人也。既免，各歸家，率老幼燃香禮拜。老僧笑不納。後數年，老僧出訪名山，竟不知所終。或曰：『老僧嘗自號海涵，謂其徒曰月照。精拳棍，類少林④家數。』或曰：『人嘗從老僧遊，道遇官兵，急不及避。俄營帥傳入見帳中，握手泣下，勞苦如平生。竊聽其語，若故爲軍官者。』終莫得其真。

○朱辰應——字載坤，號清谷，清浙江秀水人。有清谷文鈔。

○駐錫——菩薩常用錫杖，故稱和尚所居之處曰駐錫。

○緇流——緇，黑也。僧衣色黑，故曰緇流。

○少林——寺名，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北，寺僧多精拳術，所以技擊中有少林宗派。

奇女子傳

徐芳①

奇女子者，豐城楊氏女，歸李子為婦。譚兵圍南昌，遊騎四出，掠丁男實軍。婦為小校王某所得。校山東人，故有妻，婦曲意事之，甚見矜。已生一子矣。亡何，校家漸落，從軍去。婦詭語妻曰：

『生事蕭條，恨不身生羽翼。』妻曰：『何也？』婦曰：『妾故夫本大家，先世遺貲良厚。當播越

時，曾以金珠數斛，潛瘞密室。今夫死妾擄，棟宇皆燼，此中重寶，瓦石同沒。使得徙而之此，妾與

夫人，何患不富乎？』妻豔之曰：『果爾，盍遣發之。』婦曰：『此妾手營，無人識也。』嗟惜而

罷。他日妻又問婦曰：「妾固籌之，欲得此金，非妾行不可。妾婦人，安能遠出，必易服往還，且數月，而此呱呱，何堪久撫？」妻大喜曰：「第行耳。若子吾自撫之。」婦故綵戀不肯。妻愈力。乃擇日釋笄薙辮，鞞袴腰弓刀，從兩健兒，躍馬而南。渡章江，去家數十里，止逆旅，以醇酒飲兩健兒，皆醉。夜潛起，駢馘^①之，馳騎至里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。夫從牖罅視，見是少年將軍，不敢出。里老數輩，稍前謁問。婦曰：「別有勾當，不關公等。」門啓，婦歇馬中堂，踞坐索故夫，呼叱甚厲。里中疑有他故，恐相累，共促夫出。夫偃僂前謁，伏地不敢起。婦曰：「頗識吾否？」夫對曰：「萬死不能識將軍。」婦曰：「試認之。」夫謝不敢。側目微睇，惘然失措。婦歎曰：「真不識矣。」於是推几前，抱夫起，痛哭曰：「妾非他，妾君被掠楊氏婦也。」具述其易裝巧脫狀。一時喧動，里中親譴更闔門。賀李氏子再得婦。事聞邑令，爲給牒獎許。紳士之賢者，多婦義略，相率爲詩歌美之。皆曰：奇女子，奇女子云。此甲午年事。

①徐芳——字仲光，清人。其他不詳。

②駢馘——駢，並也。馘，殺敵而截其左耳也。

圓圓傳

陸次雲

圓圓，陳姓，玉峯歌妓也。聲甲天下之聲，色甲天下之色。崇禎癸未歲，總兵吳三桂慕其名，齋千金往聘之。已先爲田畹所得。時圓圓以不得事吳，怏怏也。而吳更甚。田畹者，懷宗妃之父也，年耄矣。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，畹每擊節，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。甲申春，流賊大熾，懷宗宵旰憂之，廢寢食，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。畹進圓圓，圓圓掃眉而入，冀邀一顧，帝穆然也。旋命之歸畹第。時闖師將迫畿輔矣，帝急召三桂對平臺，錫蟒玉，賜上方，託重寄命，守山海關。三桂亦慷慨受命，以忠貞自許也。而寇深矣。長安富貴家胥皇皇，畹憂甚，語圓圓。圓圓曰：『當世亂而公無所依，禍必至，曷不締交於吳將軍，庶緩急有藉乎？』畹曰：『斯何時，吾欲與之縉綬，不暇也。』圓圓曰：『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，公鑑於石尉，不借人看，設玉石焚時，能堅閉金谷耶！盍以此請，當必來，無卻顧。』畹然之。遂躬迓吳觀家樂。吳欲之而故卻也。強而可。至

則戎服臨筵，儼然有不可犯之色。碗陳列益盛，禮益恭。酒甫行，吳卽欲去。碗屢易席，至邃室，出羣姬，調絲竹，皆殊秀。一淡妝者，統諸美而先衆音，情豔意嬌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。遽命解戎服，易輕裘，顧謂碗曰：「此非所謂圓圓耶？洵足傾人城矣。公寧勿畏而擁此耶？」碗不知所答。命圓圓行酒。圓圓至席，吳語曰：「卿樂甚。」圓圓小語曰：「紅拂尙不樂越公，矧不迨越公者耶！」吳頷之。酣飲間，警報踵至。吳似不欲行者，而不得。碗前席曰：「設寇至，將奈何！」吳遽曰：「能以圓圓見贈，吾當保公家，先於保國也。」碗勉許之。吳卽命圓圓拜辭。碗擇細馬馱之去。碗爽然無如何也。帝促三桂出關，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，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，留府第，勿令往。三桂去，而闖賊旋拔城矣。懷宗死社稷，李自成據宮掖，宮人死者半，逸者半。自成詢內監曰：「上苑三千，何無一國色耶？」內監曰：「先帝屏聲色，鮮佳麗，有一圓圓者，絕世所希。田畹進帝，而帝卻之。今聞碗贈三桂，三桂留之，其父吳驤第中矣。」是時驤方降闖，闖卽向驤索圓圓，且籍其家，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。驤俱從命。進圓圓，自成驚且喜。遽命歌，奏吳歎。自成蹙額曰：「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！」卽命羣姬唱西調，操阮箏琥珀，已拍掌以和。

之，繁音激楚，熱耳酸心。顧圓圓曰：『此樂何如？』圓圓曰：『此曲祇應天上有，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。』自成甚嬖之。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。三桂得父書，欣然受命矣。而一偵者至，詢之曰：『吾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籍矣。』曰：『吾至當自還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吾父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拘繫矣。』曰：『吾至當卽釋也。』又一偵者至，曰：『陳夫人無恙耶？』曰：『爲闖得之矣。』三桂拔劍砍案，曰：『果有是，吾從若耶？』因作書答父，略曰：『兒以父蔭，待罪戎行，以爲李賊猖狂，不久卽當撲滅。不意我國無人，望風而靡。側聞聖主晏駕，不勝眦裂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，誓不俱生，不則刎頸以殉國難。何乃隱忍偷生，訓以非義？旣無孝寬，禦寇之才，復愧平原，罵賊之勇。父旣不能爲忠臣，兒安能爲孝子乎？兒與父決，不早圖賊，雖置父鼎俎旁，以誘三桂，不顧也。』隨效秦庭之泣，乞王師以勦巨寇。先敗之於一片石。自成怒，戮吳驥，併其家人三十餘口。欲殺圓圓。圓圓曰：『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。徒以妾故，又復興兵，殺妾何足惜，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。』自成欲挈圓圓去。圓圓曰：『妾旣事大王矣，豈不欲從大王行。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。王圖之，度能敵彼，妾卽褰裳跨征騎。』自成乃凝思。圓圓曰：

「妾爲大王計，宜留妾緩敵。當說彼不追，以報王之恩遇也。」自成然之。於是棄圓圓，載輜重，狼狽西行。是時也，闔膽已落，一鼓可滅。三桂復京師，急覓圓圓。既得，相與抱持，喜泣交集。不待圓圓爲闖致說，自以爲法戒追窮，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。旋受王封，建蘇臺，營郿郛於滇南。而時命圓圓歌。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。吳酒酣，恆拔劍起舞，作發揚蹈厲之容。圓圓卽捧觴爲壽，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。吳益愛之。故專房之寵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蓄異志，作謙恭，陰結天下士，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。而世之不知者，以三桂能學申胥，以復君父大讎，忠孝人也，曷知其乞師之故，蓋在此而不在彼哉。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，又復浪沸潢池，致勞撻伐，跋扈豔妻，同歸殲滅，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。

陸次雲曰：語云，無徵不信，圓圓之說，有徵乎？曰有，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。梅村效琵琶，長恨體，作圓圓曲，以刺三桂，曰：衝冠一怒爲紅顏。蓋實錄也。三桂齎重幣，求去此詩。吳勿許。當其盛時，祭酒能顯斥其罪，却其賂遺而不顧，於甲寅之亂，似早有以見其微者。嗚呼，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。

①陸次雲——字雲士，清錢塘人。康熙時官江陰知縣。有澄江集等作。

②石尉——晉石崇，官衛尉，有寵姬綠珠甚美，孫秀使人求之不與，乃誣石有叛志，愆趙王倫殺之，綠珠亦墜樓而死。

③紅拂尚不樂越公——紅拂為隋越公楊素侍妓，李靖以布衣謁素，姬妾羅列，中有執紅拂者，獨目靖。其夜靖歸逆旅，紅拂奔之，乃與俱適太原。

④孝寬——韋叔裕，字孝寬，北周時大將，用兵如神。

⑤平原——唐顏真卿曾為平原太守，世稱顏平原。李希烈反，朝廷遣真卿往諭之，希烈脅之，真卿罵賊不已，尋遇害。

⑥董狐——春秋時晉之良史。

費宮人傳

陸次雲

費宮人，年十六，未詳其何地人；德容莊麗。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，主絕憐之。宮人見上憂流氛昌熾，未嘗不竊抱杞人憂^①也。王承恩者，懷宗之近侍也，宮人私向之問寇警。承恩曰：「若居深禁，何用知此？」宮人曰：「惟居深禁，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！」承恩奇之。寢愈熾，懷宗憂愈深，宮人問承恩者愈數。承恩曰：「若何不詢諸他人，而惟予數數也？」宮人曰：「人皆泄泄，孰是以君國爲意者！吾見公忠誠，故相問耳。」承恩益奇之。曰：「若云「豫爲計」，計安出？」宮人曰：「設不幸，計惟有死；要不可徒死耳！」承恩曰：「古人云：「使生者死，死者復生，生者不食其言，可謂信矣。」若能之乎？」宮人曰：「請驗之異日！」有魏宮人者，年差長於費，亦端麗，素與費善。聞其言，曰：「卿計甚難。吾不能爲難者，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！」承恩並奇之。甲申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破都城。王承恩走報帝，帝與后泣別；宮中之人皆環泣。后自縊；袁貴妃亦自縊。帝拔劍刃嬪妃數人；召公主至，曰：「爾年十五矣，何不幸生我家！」左袖掩面，右手揮刃，斷左臂未死，手慄而止；隨與承恩至南宮，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。帝居中而承恩右，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。時尙衣監何新者，趨入宮見帝，不得見；見公主仆地，他

宮人悉散走，費宮人哭侍其側；相與救之而甦。公主曰：「父皇賜我死，我何敢偷生！且賊至，必索官眷，我終難匿也！」宮人曰：「請以主服賜婢，婢當謊賊以脫主。顧安所往乎？」何新曰：「國丈第可也。」主授衣與婢，而泣與之別。新倉皇負主出。李自成射承天門，將入宮，魏宮人大呼曰：「賊人入內，我輩必受辱；有志者早爲計！」奮身躍入御河。須臾，從之者盈三百；翠積脂凝，河水爲之不流，而香且數日也。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，服主服，匿簪井中。賊鉤而出，見李自成曰：「我長公主也，若不得無禮！」自成見其豐豔，心欲納之；而每陞御座，輒神搖目眩，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，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，心畏之而不敢；以賜其愛將羅姓者。羅於闖衝陷攻取，居首功，故自成賜之以酬勳。羅甚喜。宮人曰：「闖命吾不敢違矣！然我，帝子也，爾能設祭祭先帝，而耐從難，太監王承恩於其側，從容盡禮，則從子矣！」羅更喜甚，從其請。宮人泣拜先帝畢，併拜承恩，曰：「王公！王公！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？吾將踐平生言矣！」諸賊大張樂，爲羅賀。羅痛飲大醉，入內，宮人亦具酒，爲同牢盞酌，又以大觥連飲羅。羅曰：「我得子，欲草一疏謝闖王，而愧無人。」宮人曰：「是何難！我能之。君盍寢，俟我撰就語君也。」羅

愈喜；陶然就臥，訥如雷。宮人屏去侍女，挑燈獨坐。聞中外之籟俱靜，於是以纖指挾匕首，睨羅賊之喉力刺之。羅頸裂，負痛躍起；屢仆屢躍而始僵。賊衆驚闢，排闥救之，已無及。時華燭尙明，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，審視之，則已剉粉項而悠然逝矣。聞於自成，自成駭嘆而禮葬之。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。

○杞人憂——喻無益之憂也。列子：杞國有人，憂天崩墜，身無所寄。

○智井——無水之廢井也。

嬰寧

蒲松齡

王子服，莒之羅店人，早孤，絕慧。十四入泮，母最愛之。尋常不令遊郊野。聘蕭氏，未嫁而夭。故求凰未就也。會上元，有舅氏子吳生，邀同眺矚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僕來，招吳去。生見游女如雲，乘輿獨遨。有女郎攜婢，撚梅花一枝，容華絕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顧忌。女過去數

武，顧婢曰：「個兒郎目灼灼似賊。」遺花地上，笑語自去。生拾花悵然，神魂喪失。快快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頭而睡，不語亦不食。母憂之，醮禳益劇。肌革銳減。醫師診視，投劑發表，忽忽若迷。母撫問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適吳生來，囑密詰之。吳至榻前，生見之淚下。吳就榻慰解，漸致研詰。生具吐其實，且求謀畫。吳笑曰：「君意亦復癡。此願有何難遂，當代訪之。徒步於野，必非世家，如其未字事固諧矣。不然，拚以重賂，計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」生聞之，不覺解頤。吳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。而探訪既窮，並無踪跡。母大憂，無所爲計。然自吳去後，顏頓開，食亦略進。數日，吳復來。生問所謀，吳給之曰：「已得之矣。我以為誰何人，乃我姑氏女，即君姨妹行。今尙待聘。雖內戚有婚姻之嫌，實告之，無不諧者。」生喜溢眉宇，問居何里。吳詭曰：「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餘里。」生又付囑再四，吳銳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此飲食漸加，日就平復。探視枕底，花雖枯，未便彫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見其人。怪吳不至，折柬招之。吳支托，不肯赴召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歡。母慮其復病，急爲議姻。略與商榷，輒搖首不願。惟日盼吳。吳迄無耗，益怨恨之。轉思三十里非遙，何必仰息他人。懷梅袖中，負氣自往。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獨步，無可問程。但望南山行去。約

三十餘里，亂山合沓，空翠爽肌，寂無人行，止有鳥道。遙望谷底，叢花亂樹中，隱隱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見舍宇無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門前皆絲柳，牆內桃杏猶繁。間以修竹，野鳥格磔^㊀其中，意是園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顧對戶，有巨石涓潔，因據坐憩。俄聞牆內有女子，長呼小榮，其聲嬌細。方佇聽間，一女郎由東而西，執杏花一朵，俛首自簪。舉頭見生，遂不復簪，含笑撚花而入。審視之，卽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驟喜，但念無以階進，欲呼姨氏，而顧從無還往，懼有訛誤。門內無人可問，坐臥徘徊，自朝至於日昃，盈盈望斷，並忘飢渴。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，似訝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嫗扶杖出，顧生曰：「何處郎君，聞自辰刻便來，以至於今，意將何爲？得勿飢耶？」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「將以盼親。」媪聾憤不聞，又大言之。乃問貴戚何姓。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「奇哉！姓名尙自不知，何親可探。我視郎君，亦書癡耳，不如從我來，啖以粗糲^㊁。」家有短榻可臥，待明朝歸，詢知姓氏，再來探訪不晚也。」生方腹餒思啗，又從此漸近麗人，大喜。從媪入。見門內白石砌路，夾道紅花，片片墮階上，曲折而西，又啓一關，豆棚花架，滿庭中。肅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鏡，窗外海棠枝朵，探入室內，茵籍几榻，罔不潔澤。甫坐，卽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。

媪喚小榮，可速作黍，外有婢子，噉聲而應。坐次，具展宗閥。媪曰：「郎君外祖，莫姓吳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媪驚曰：「是吾甥也。尊堂我妹子。年來以家窶貧，又無三尺男，遂至音問梗塞。甥長成如許，尚不相識。」生曰：「此來卽爲姨也。匆遽遂忘姓氏。」媪曰：「老身秦姓，並無誕育，弱息僅存，亦爲庶產。渠母改醮，遺我鞠養，頗亦不鈍。但少教訓，嬉不知愁。少頃使來拜識。」未幾，婢子具飯，雛尾盈握，媪勸餐已，婢來斂具。媪曰：「喚寧姑來。」婢應去。良久，聞門外隱有笑聲。媪曰：「嬰寧，汝姨兄在此。」戶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猶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瞋目曰：「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！」女忍笑而立。生揖之。媪曰：「此王郎，汝姨子，一家尚不相識，可笑人也。」生問妹子年幾何矣。媪未能解，生又言之。女復笑不可仰視。媪謂生曰：「我言少教誨，此可見也。年已十六，呆癡裁如嬰兒。」生曰：「小於甥一歲。」曰：「阿甥已十七矣。得非庚午屬馬者耶？」生首應之。又問甥婦阿誰。答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如甥才貌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？」嬰寧亦無姑家，極相匹敵。惜有內親之嫌。」生無語，目注嬰寧，不暇他瞬。婢向女小語云：「目灼灼，賊腔未改。」女又大笑，顧婢曰：「視碧桃開未？」遽起以袖掩口，細碎連步而出，至門外，笑聲

始縱。媼亦起，喚婢撲被爲生安置。曰：『阿甥來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遲遲送汝歸。如嫌幽悶，舍後有小園，可供消遣。有書可讀。』次日，至舍後，果有園半畝，細草鋪毡，楊花糝逕，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。其所穿花小步，聞樹頭蘇蘇有聲，仰視則嬰寧在上。見生狂笑欲墮。生曰：『勿爾，墮矣。』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將及地，失手而墮。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陰掖其腕。女笑又作，倚樹不能行。良久，乃罷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曰：『枯矣，何留之？』曰：『此上元妹子所遺，故存之。』問存之何意。曰：『以示相愛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化爲異物，不圖得見顏色，幸垂憐憫。』女曰：『此大細事，至戚何所靳惜。待兄行時，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。』生曰：『妹子癡耶？』女曰：『何便是癡？』生曰：『我非愛花，愛撚花人耳。』女曰：『葭莩之情，愛何待言。』生曰：『我所謂愛，非瓜葛之愛，乃夫妻之愛。』女曰：『有以異乎？』曰：『夜共枕席耳。』女俛思良久曰：『我不慣與生人睡。』語未已，婢潛至。生惶恐遁去。少時，會母所。母問何往。女答以園中共話。媼曰：『飯熟已久，有何長言，啁噓乃爾？』女曰：『大哥欲我共寢。』言未已，生大窘急，目瞪之。女微笑而止。幸媼不聞，猶絮絮究詰。生急以他詞掩

之。因小語責女。女曰：『適此語不應說耶？』生曰：『此背人語。』女曰：『背他人，豈得背老母？且寢處亦常事，何諱之。』生恨其癡，無術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。先是母待生久不歸，始疑村中搜覓幾徧，竟無踪兆。因往尋吳。吳憶曩言，因教於西南山行覓。凡歷數村，始至於此。生出門，適相值，便入告媪。且請偕女同歸。媪喜曰：『我有志匪伊朝夕。但賤軀不能遠涉，得甥攜妹子去，識認阿姨，大好。』呼嬰寧，寧笑至。媪曰：『有何喜笑，輒不輟。若不笑，當爲全人。』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『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裝束。』又餉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。曰：『姨家田產充裕，能養冗人。到彼且勿歸。小學詩禮，亦好事翁姑。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。』二人遂發。至山坳回顧，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。抵家，母睹姝麗，驚問爲誰。生以姨女對。母曰：『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。』問女，女曰：『我非母出，父爲秦氏，沒時兒在襁中，不能記憶。』母曰：『我一姊，適秦氏良確。然殂謝已久，那得復存。』因細詰面龐痣贅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『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復存。』疑慮間，吳生至。女避入室。吳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『此女名嬰寧耶？』生然之。吳極稱怪事。問所自知。吳曰：『秦家姑去後，姑丈鰥居，祟於狐，病

瘠死。狐生女名嬰寧，綳臥床上，家人皆見之。姑丈歿，狐猶時來。後求天師符黏壁間，狐遂攜女去。將勿此耶？」彼此疑參，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。母曰：「此女亦大憨生。」吳請面之，母入室，女猶濃笑不顧。母促令出，始極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時，方出。纔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聲大笑。滿室婦女，爲之粲然。吳請往覘其異，就便執柯④。尋至村所，廬舍全無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吳憶姑葬處，彷彿不遠，然墳壙湮沒，莫可辨識。詫嘆而返。母疑其爲鬼，入告吳言。女略無駭意，又弔其無家，亦殊無悲意。孜孜憨笑而已。衆莫之測，母令與少女同寢止，味爽卽來省問，操女紅精巧絕倫，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。然笑嫣然狂，而不損其媚。至皆樂之。鄰女少婦，爭承迎之，母擇吉將爲合卺⑤，而終恐爲鬼物。竊於日中窺之，形影殊無少異。至日，使華妝行新婦禮。女笑極，不能俯仰，遂罷。生以其憨癡，恐漏洩房中隱事，而女殊密祕，不肯道一語。每值母憂怒，女至一笑卽解。奴婢小過，恐遭鞭楚，輒求詣母共話，罪婢投見，恆得免。而愛花成癖，物色徧戚黨，竊典金釵，購佳種，數月階砌藩溷，無非花者。庭後有木香一架，故鄰西家，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時遇見，輒訶之。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鄰子見之，凝注傾倒，女不避而笑。西鄰子謂女意已屬，心益

蕩。女指牆底笑而下。西鄰子謂示約處，大悅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則陰如錐刺，痛徹於心。大號而踣。細視非女，則一枯木臥牆邊。所接乃水淋竅也。鄰父聞聲，急奔所間，呻而不言。妻來，始以實告。爇火燭竅，見中有巨蠍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殺之，負子至家。半夜尋卒。鄰人訟生，訐發嬰寧妖異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篤行士，謂鄰翁訟誣，將杖責之。生爲乞免，遂釋而歸。母謂女曰：『憨狂爾爾，早知過喜而伏憂也。』邑令神明，幸不牽累。設鵲突官宰，必逮婦女質公堂，我兒何顏見戚里。』女正色矢不復笑。母曰：『人罔不笑，但須有時。』而女由是竟不復笑。雖故逗亦終不笑。然竟日未嘗有戚容。一夕，對生零涕，異之。女哽咽曰：『曩以相從日淺，言之恐致駭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過愛，無有異心。直告或無訪乎？妾本狐產，母臨去以妾託鬼母。相依十餘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無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今寂山阿，無人憐而合厝之，九泉輒爲悼恨。君倘不惜煩費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養女者不忍溺棄。』生諾之，然慮墳塚迷於荒草。女但言無慮。刻日，夫妻輿櫬而往。女於荒烟錯楚中，指視墓處，果得媪尸。膚革猶存。女撫哭哀痛，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夢媪來稱謝，寤而述之。又曰：『妾夜見之，囑勿驚郎君耳。』生

恨不邀留。女曰：「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陽氣勝，何能久居。」生問小榮曰：「是亦狐，最黠，狐母留以視妾，每攝果餌相哺，故德之。常不去心。昨問母曰：『已嫁之。』由是歲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掃無缺。女逾年生一子，在懷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見人輒笑，亦大有母風云。」

異史氏曰：觀其孜孜憨笑，似全無心肝者。而牆下惡作劇，其黠孰甚焉。至悽戀鬼母，反笑爲哭，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。竊聞山中有草，名笑矣乎，嗅之，則笑不可止。房中植此一種，則合歡忘憂，並無顏色矣。若解語花，正嫌其作態耳。

①蒲松齡——字留仙，清山東淄川人，幼有軼才，老而不達。著聊齋志異十六卷。

②格磔——鳥鳴聲。

③粗糲——食米之不精者。

④執柯——做媒也。

⑤合巹——謂夫婦成婚之禮也。

馬介甫

蒲松齡

楊萬石，大名諸生也。生平有季常之懼。妻尹氏，奇悍，少迂之，輒以鞭撻從事。楊父年六十餘而鰥，尹以齒奴隸數。楊與弟萬鍾，常竊餌翁，不敢令婦知。頽然衣敗絮，恐貽訕笑，不令見客。萬石四十無子，納妾王氏，旦夕不敢通一語。兄弟候試郡中，見一少年，容服都雅，與語悅之。詢其姓字，自云介甫，姓馬。由此交日密，焚香爲昆季之盟。既別，約半載，馬忽攜僮僕過楊。值楊翁在門外，曝陽捫蝨，疑爲傭僕，通姓氏，使達主人，翁披絮去。或告馬，此卽其翁也。馬方驚訝。楊兄弟崖幘出迎，登堂一揖，便請朝父。萬石辭以偶恙，捉坐笑語，不覺向夕。萬石屢言具食，而終不見至。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壺酒來。俄頃飲盡，坐伺良久。萬石頻起催呼，額頰間熱汗蒸騰。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脫粟失飪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萬石草草便去。萬鍾襍被來伴客寢。馬責之曰：『曩以伯仲高義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實不溫飽，行道者羞之。』萬鍾泣然曰：『在心之情，卒難申致。家門不吉，蹇遭悍嫂。尊長細弱，橫被摧殘，非瀝血之好，此醜不敢揚也。』馬駭嘆，移時，

曰：「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異聞，不可不一目見之。請假閒舍，就便自炊。」萬鍾從其教，卽除室爲馬安頓。夜深，竊餽蔬稻，惟恐婦知。馬會其意，力卻之。且請楊翁與同食寢。自詣城肆，市布帛爲易袍袴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萬鍾有子喜兒，方七歲，夜從翁眠。馬撫之曰：「此兒福壽過於其父。但少年孤苦耳。」婦聞老翁安飽，大怒，輒罵，謂馬強預人家事。初惡聲尙在閨闔，漸近馬居，以示瑟歌之音。楊兄弟汗體徘徊，不能制止。而馬若弗聞者。妾王體妊五月，婦始知之，褻衣慘掠。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幘，操鞭逐出。值馬在外，慚懔不前，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婦亦遂出，叉手頓足，觀者填溢。馬指婦叱之曰：「去，去。」婦卽反奔，若被鬼逐。袴履俱脫，足纏縈繞於道上，徒跣而歸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進襪履，著已，嗷啣大哭，家人無敢問者。馬曳萬石爲解巾幘。萬石聳身定息，如恐脫落。馬強脫之，而坐立不寧，猶懼以私脫加罪。探婦哭已，乃敢入，趨趨而婦殊不發一語。遽起，入房自寢。萬石意始舒，與弟竊奇焉。家人皆以爲異，相聚偶語。婦微有聞，益羞怒，徧撻奴婢，呼妾。妾創劇不能起，婦以爲僞，就榻撈之，崩注墮胎。萬石於無人處，對馬哀啼。馬慰解之，呼僮具牢饌。更籌再唱，不放萬石歸。婦在閨房，恨夫不歸，方大恚忿，聞搖扉聲，急呼

悲，則室門已闢。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猙獰如鬼。俄又有數人入，各執利刃。婦駭絕，欲號。巨人以刀刺頸曰：『號便殺卻。』婦急以金帛贖命。巨人曰：『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錢，但取悍婦心。』婦益懼，自投敗頰。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，而數之曰：『如某事謂可殺否？』卽一畫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責數殆盡，刀畫膚革，不啻數十。末乃曰：『妾生子亦爾宗緒，何忍打墮。此事必不可宥。』乃令數人反接其手，剖視悍婦心腸。婦叩頭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聞中門啓閉，曰：『楊萬石來矣。』既已悔過，姑留餘生。』紛然盡散。無何萬石入，見婦赤身綳繫，心頭刀痕，縱橫不可數。解而問之，得其故，大駭，竊疑焉。明日，向馬述之。馬亦駭，由是婦威漸斂。經數月，不敢出一惡語。馬大喜，告萬石曰：『實告君，幸勿宣洩。前以小術懼之，既得合好，請暫別也。』遂去。婦每日暮，挽留萬石作侶。權笑而承迎之。萬石生平不解此樂，驟遭之，覺坐立皆無所可。婦一夜憶巨人狀，瑟縮搖戰。萬石思媚婦意，微露其假。婦遽起，苦致窮詰。萬石自解失信，而不可悔，遂實告之。婦勃怒，大罵。萬石懼，長跪床下，婦不顧。哀懇至漏三下。婦曰：『欲得我恕，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，此恨始消。』乃起捉廚刀。萬石大懼而奔。婦逐之。犬吠雞騰，家人盡起，萬鍾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

右翼兄。婦方詬詈，忽見翁來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。卽就翁身條條割裂，批頰而摘翁髭。萬鍾見之，怒以石擊婦，中顛而斃。萬鍾曰：『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！』遂投井中。救之已死。移時婦蘇，聞萬鍾死，怒亦遂解。既殯，弟婦戀兒，矢不嫁。婦唾罵，不與食，醮去之。遺孤兒，朝夕受鞭楚。候家人食訖，始啗以冷塊。積半歲，兒尪羸，僅存氣息。一日，馬忽至。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。馬見翁楚褸如故，大駭。又聞萬鍾殞謝，頓足悲哀。兒聞馬至，便來依戀。前呼馬叔。馬不能識，審顧始辨。驚曰：『兒何憔悴至此！』翁乃囁嚅具道情事。馬忿然謂萬石曰：『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謬。兩人止此線，殺之，將奈何！』萬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語數刻，婦已知之，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萬石入，批使絕馬。含涕而出，批痕儼然。馬怒之曰：『兄不能威，獨不能斷出耶？毆父殺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爲人！』萬石欠伸，似有動容。馬又激之曰：『如若不去，理須威劫，便殺卻，勿懼。僕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，必合極力保無虞也。』萬石諾，負氣疾行，奔而入，適與婦遇。叱問何爲。萬石遑遑失色，以手據地曰：『馬生教余出婦。』婦益恚，顧尋刀杖。萬石懼而卻走。馬唾之曰：『兄真不可教也已。』遂開篋出刀圭藥，合水授萬石飲曰：『此丈夫再造散，所以不輕用者，

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暫試之。飲下少頃，萬石覺忿氣填胸，如烈焰中燒，刻不容忍。直抵閨闈，叫喊雷動。婦未及話，萬石以足騰起，婦顛去數尺有咫，卽復握石成拳，搗擊無算。婦體幾無完膚，嘲啗猶罵。萬石於腰中出佩刀，婦罵曰：『出刀子敢殺我耶？』萬石不語，割股上肉大如掌，擲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婦哀鳴乞恕。萬石不聽，又割之。家人見萬石兇狂，相集死力掖出。馬迎去，捉臂相用慰勞。萬石飲怒未息，屢欲奔尋。馬止之。少間，藥力漸消，嗒焉若喪。馬囑曰：『兄勿餒。乾綱之振，在此一舉。夫人之所以懼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譬昨死而今生，須從此滌故更新。再一餒，則不可爲矣。』遣萬石入探之，婦股慄心慴，倩婢扶起，將以膝行，止之乃已。出語馬生，父子交賀。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馬曰：『我適有東海之行，故便道相過。還時，可復會耳。』月餘，婦起，賓事良人。久覺黔驢無技，漸狎，漸嘲，漸罵。居無何，舊態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至河南，隸道士籍。萬石亦不敢尋。年餘，馬至，知其狀，怫然責數。立呼兒至，置驢子上，驅策逕去。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。學使案臨，以劣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祿，居室財物，悉爲煨燼。延燒鄰舍，村人執以告郡，罰鍰煩苛。於是家產漸盡，至無居廬。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。尹氏兄弟怒婦所

爲，亦絕拒之。萬石既窮，質妾於貴家，借妻南渡至河南界。資斧已絕，婦不肯從，聒夫再嫁。適有屠而鰥者，以錢三百貨去。萬石一身，丐食於遠村近郭間，至一朱門，闈人訶拒，不聽前。少間，一官人出，萬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視久之，略詰姓名，驚曰：『是伯父也。何以貧至此？』萬石細審，知爲喜兒，不覺大哭，從之入。見堂中金碧煥映。俄頃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對悲哽。萬石始述所遭。初馬攜喜兒至此，數日，卽出尋楊翁來，使祖孫同居。又延師教讀。十五歲入庠，次年領鄉薦，始爲完昏，乃別欲去。祖孫泣留之。馬曰：『我非人，實狐仙耳。道侶相候已久。』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覺惻楚。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傷，遂以輿馬賣金贖王氏歸。年餘，生一子。因以爲嫡。尹從屠半載，狂悖猶昔。夫怒，以屠刀扎其股，穿以毛綆，懸梁上，荷肉竟出，號極聲嘶。鄰人始知，解縛抽綆，一抽則呼痛之聲，震動四鄰。以是見屠來，則骨毛皆豎。後脛創雖愈，而斷芒遺肉內，終不良於行。猶夙夜服役，無敢少懈。屠既橫暴，每醉歸則撻詈不情。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，亦猶是也。一日，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，近村農婦並來參謁。尹在中悵立不前。王氏故問此伊誰。家人進白張屠之妻。便訶使前，與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『此婦從屠，當不乏肉食，何羸』

瘠乃爾！尹愧恨，歸欲自經。綆弱不得死。屠益惡之。歲餘，屠死，途遇萬石，遙望之，以膝行，淚下如糜。萬石礙僕，未通一言。歸告姪，欲謀珠還。姪固不肯。婦為里人所唾棄，久無所歸，依羣乞以食。萬石猶時就尹，往寺中。姪以為玷，陰教羣乞窘辱之，乃絕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後數行，乃畢公權撰成之。

異史氏曰：天下之通病也，然不意天壤之間，乃有楊郎。寧非變異！

①季常之懼——懼內也。季常，宋陳慥字，其妻甚悍妬。

②趨趨——欲進不前也。

③黔驢無技——黔無驢，好事者載入，放之山中。虎見之以為神，遠遁；嗣漸習狎，驢蹄之。虎因喜，計曰：「技止耳。」乃斷其喉，盡其肉而去。

金和尚

蒲松齡

金和尚，諸城人；父無賴，以數百錢鬻於五連山寺。少頑鈍，不能肄清業。○牧豬赴市若爲傭。後本師死，稍有所遺；金卷懷離寺，作雜負販。飲羊登壘○，計最工。數年暴富，買田宅於水坡里。弟子繁有徒，食指○日千計；遠里千百畝，悉良沃，皆金撫有之。里中甲第數十，皆僧；無人卽有人，亦其貧無業，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。類凡數百家。每一門內，四繚連屋，皆此輩列而居。僧舍其中，前有廳事，梁楹節稅，繪金碧，射人眼；堂上几屏，其光可鑑。又其後爲內寢，朱簾繡幙，蘭麝香充溢噴人。螺鈿雕檀爲床；床上錦裯褥，褶疊厚尺有咫。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迹，懸黏幾無隙處。一聲長呼，門外數十人，轟應如雷；細纓革鞞者○，烏而集，鵠而立。當事掩口語，側耳以聽。客倉猝至，十餘筵咄嗟可辦；肥濃蒸葷，紛紛狼藉如霧霏。但不敢公然蓄歌妓；而姣童十數輩，皆慧黠能媚人，阜紗纏頭，唱豔曲，聽睹亦頗不惡。金一出，前後數十騎，腰弓矢相摩戛。奴輩呼之皆以爺；卽邑之人若民，或祖之，伯叔之，不以師，不以上人，不以禪號也。其徒出，稍稍殺於金；而風鬃雲轡，亦略與貴公子等。金又廣結納，卽千里外，呼吸可通。以此挾方面短長；偶氣觸之，輒惕自懼。而其爲人，鄙不文，頂趾無雅骨。生平不奉一經，持一咒，迹不履寺院，室中亦未嘗蓄

鐃鼓。此等物，門人輩弗及見，並弗及聞。凡僦屋者，婦女浮麗如京都，脂澤金粉，皆取給於僧，僧亦不之靳。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。時而佃戶決僧瘞床下，亦不甚窮詰，但逐去之，其積習然也。金又買異姓兒子之，延儒師教帖括業。兒慧能文，因令入邑庠，旋援例作太學生。未幾，赴北闈，領鄉薦。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諫向之爺之者太之，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。無何，太公僧薨，孝廉縗麻臥苦塊，北面稱孤。諸門人釋杖滿床榻，而靈幃後嚶嚶細泣，惟孝廉夫人一而已。士大夫婦咸華妝來，搴幃弔唁，冠蓋輿馬塞道路。殯日，棚閣雲連，旛幡翳天日。殉葬，束草黏五色金紙作冥物，輿蓋數十事，馬千蹄，美人百袂，方相方弼著阜帛，首摩雲。冥宅樓閣房廊互數畝，萬戶千門，入者迷不可出。祭品象物，多不能指以名。會葬者蓋相摩，上自方面，皆偃僕入，起拜凡八。邑貢監及簿史，以手據地叩即行，不敢勞公子，勞諸師叔也。傾國來瞻仰，男攜婦，母擁兒，流汗相屬於道。人聲沸，百戲鞞鞞，都不可聞。立者自肩以下皆隱，惟見萬頭攢動而已。孕婦痛急欲產，諸女伴張裙爲幄，羅守之；但聞啼，不暇問雄雌，斷幅紉懷中，或扶之，或曳之，蹙蹙以去。奇觀哉！葬後，以金所遺貲產瓜分而二之，子一，門人一也。孝廉得半而居，第之南之北之。

西東盡緇黨。然皆兄弟行，痛癢猶相關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『此一派也，兩宗⑤未有，六祖⑥無傳，可謂獨門法門者矣。抑聞之：五蘊⑦皆空，六塵⑧不染，是爲和尚。口中說法，座上參禪，是爲和樣。鞦香楚地，笠重吳天，是爲和撞。鼓鉦鎗聒，笙管敖曹，是爲和唱。狗苟鑽綠，蠅營浮賭，是爲和障。金也者，尙耶，樣耶，撞耶，唱耶，抑地獄之障耶？』

①清業——謂僧侶清修之功課也。

②飲羊登壘——謂作僞圖利也。

③食指——人口也。

④細纓而革鞞者——謂足登皮鞋頭戴纓帽之侍者。

⑤兩宗——佛教有南北兩宗。

⑥六祖——初神達摩，二祖慧可，三祖僧燦，四祖道信，五祖弘忍，六祖慧能。

⑦五蘊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謂之五蘊。

④六塵——佛經稱聲、色、香味、觸、法六者爲六塵。

吳順恪六奇別傳

王士禎

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，崇禎中名士也。嘗冬雪，偶步門外，見一丐避廡下，貌殊異。呼問曰：「聞市中有鐵丐者，汝是否？」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引入發醅，坐而對飲。查已酩酊，而丐殊無酒容。衣以絮衣，不謝徑去。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，露肘跣行。詢其衣，曰：「入夏不須此，已付酒家矣。」曰：「會讀書識文字乎？」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何至爲丐！」查奇其言，爲具湯沐而衣履之。詢其氏里，曰：「吳姓，六奇名，東粵人。」問何以丐，曰：「少好博，盡敗其產，故流轉江湖。自念叩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，僕何人斯，敢以爲污。」查遽起，捉其臂，曰：「吳生海內奇士；我以酒徒目之，失吳生矣！」留與痛飲一月，厚資遣之。六奇者，家世潮陽，祖爲觀察，以擣菹故，遂爲簞人。既歸粵，寄食充驛卒。稔知關河阨塞形勢，會王師入粵，邏者執六奇，六奇請

得見大帥言事。既見，備陳諸郡形勢；因請給遊筭數十通，散其土豪。所至郡縣，壁壘皆下。帥上其功，十年中，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。孝廉家居，久不記憶前事。一日，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，致吳書，問以三千金爲壽；邀致入粵。水行三千里，供帳極盛。度梅嶺，已遣其子迎候道左。所過部下將吏，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。抵惠州，吳躬自出迎，導從雜沓，擬於侯王。至戟門，則蒲伏泥首；登堂，北面長跪；歷敘往事，無所忌諱。入夜，置酒高會，身行酒炙，歌舞妙麗，絲竹迭陳；諸將遞起爲壽，質明始罷。自是留止一載，裝累巨萬，復以三千金爲壽；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，不可訾計。查既歸數年，值吳興私史之獄，牽連及之。吳抗疏爲之奏辯，獲免於難。初，查在惠州幕府，一日，遊後圃，圃有英石一峯，高二丈許，深賞異之。再往，已失此石。問之，則以巨艦載往吳中矣。今石尙存查氏之家。

① 王士禎——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陽山人，清新城人。順治進士，官至刑部尙書。有帶經堂集。

② 戟門——立戟於門，乃顯貴之家也。

③ 吳興私史之獄——吳興南潯鎮富戶莊廷鑑，補纂明相朱國禎所著明史，語多指斥滿清，被歸安知縣吳之

榮告發，因起大獄，被殺者達七十餘人。伊璜亦列名參訂，以先自首，又賴吳爲之斡旋，故免於難。

劍俠傳

王士禎

新城令崔懋，以康熙戊辰往濟南。至章邱西之新店，遇一婦人，可三十餘，高髻如宮妝，髻上加氈笠，錦衣弓鞋，結束爲急裝，腰劍，騎黑衛，①極神駿。婦人神采四射，其行甚駛。試問何人，停騎漫應曰：「不知何許人。」「將往何處？」又漫應曰：「去處去。」頃刻東逝，疾若飛隼。崔云：「惜赴郡匆匆，未暇躡其踪跡。」疑劍俠也。從姪鶴因述萊陽王生言。順治初，其縣役某，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，以木夾函之，晚將宿逆旅。主人辭焉。且言鎮西北里許，有尼菴，凡有行囊者，皆往投宿，因導之往。方入旅店時，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，狀貌甚獷。至尼菴，入門，有廨三間，東向床榻甚設，北爲觀音大士殿，殿側有小門扃焉。叩門久之，有老嫗出應，告以故。嫗云：「但宿西廨無妨。」久之，持硃封繡山門而入。役相戒勿寢，明燈燭，手弓刀以待曙。至三更，大風驟

作，山門轟然而闢。方愕然相顧，倏聞呼門聲，甚厲。衆急持械，謀拒之，扉門已啓。視之，卽紅帽頭人也。徒手握束香^①擲地，衆皆仆。比天曉，始甦，銀已亡矣。急往市，詢逆旅主人。主人曰：「此人時遊市上，無敢誰何者。唯投尼菴客，輒無恙。今當往愬耳。然尼異人，須吾自往求之。」至則嫗出問故。曰：「非爲夜失官銀事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入白，頃之尼出。嫗挾蒲團敷坐，逆旅主人跪白前事。尼笑曰：「此奴敢來此作狡獪，罪合死。吾當爲一決。」頭暈入，^②一黑衛出，取劍臂之，跨衛向南山徑去。其行如飛，倏忽不見。市人集觀者數百人。移時，尼徒步手人頭，驅衛返。驢背負木夾，函數千金，殊無所苦。入門呼役曰：「來，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？」驗之，良是。擲人頭地上。曰：「視此賊不錯殺卻否？」衆聚觀，果紅帽頭人也。羅拜謝去。比東歸，再往訪之，菴已空無人矣。尼高髻盛裝，衣錦綺，行纏^③羅襪，年十八九，好女子也。市人云：「尼三四年前，挾嫗俱來，不知何許人。常有惡少夜入其室，腰斬擲垣外，自是無敢犯者。」

①黑衛——驢一名衛。

②束香——賊所用之悶人香也。

自行纏——婦人用帛徧束其足者。

秦淮健兒傳

李漁①

嘉靖中，秦淮民間有一兒，貌魁梧，色黝黑。生數月，便不乳，與大人同飲啜。周歲，怙恃交失，鞠於外氏。長有膂力，善拳擊。嘗以一掌斃一犬，人遂呼爲健兒。健兒與羣兒鬪，莫不辟易。羣兒結數十輩攻之，健兒縱拳四揮，或啼或號，各抱頭歸。愬其父兄，父兄來，叱曰：「誰家豚犬，敢與老子相觸耶？」健兒曰：「焉敢相觸，爲長者服步武之勞，則可耳。」乃至父兄前，以兩手擎父兄兩脛，去地二尺許，且行且止；或昂之使高，或抑之使下。父兄恐顛仆，莫敢如何，但咭咭笑。鄉人聞焉。健兒性喜動，不喜讀書。外氏命就外傳，不率教。師夏楚之，則奪撲裂眦曰：「功名應志手致，焉用瓌瓌章句爲？」師出，卽與同塾諸兒鬪，諸兒無完膚。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，向酒家飲，醉卽猖狂生事。外氏苦之，逐於外，爲人牧羊。每竊羊換飲，詐言多歧亡。主人怒，復見擯。時

已弱冠矣，聞倭^(一)入寇，乃大快曰：『是我得意時也！』卽去海上從軍。從小校擢功至裨將。與僚友飲，酒酣鬪刀，斃之，非當死。遂棄官逃之西，易姓名，隱於庖丁，民家有犢，丙夜往盜之，牽出，必劇呼曰：『君家牛，我騎去矣。』呼竟，倒騎牛背，以斧砍牛臀，牛畏痛，迅奔若風，追之莫及。次日，亡牛者適市物，色之。健兒曰：『昨過君家取牛者，我也。告而後取，道也。奚其盜？』索之，則牛已脯矣，無可憑。市中惡少推爲盟主。晝縱六博^(二)，夜游狹斜^(三)，自恃日甚。嘗歎曰：『世人皆不足敵。但恨生千載後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。』邑使者禁屠牛，健兒無所事事，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，往瓜揚間售之，得三十金。將歸，飲於館中，解金置案頭。酒家翁見之，謂曰：『前途多豪客，此物宜善藏之。』健兒擲杯歛案曰：『吾縱橫天下三十年，未逢敵手。有能取得腰間物者，當叩首降之。』時有少年數人，醺於左席，聞之，錯愕。起問姓名里居。健兒曰：『某姓名不傳。向嘗豎功於邊陲，今掛冠微服，牛耳於泗上諸英雄。』少年問能敵幾何輩。健兒曰：『遇萬萬敵，遇千千敵，計人而數，斯下矣。』諸少年益錯愕。健兒飲畢，束裝上馬。不二三里，一騎追之甚迅。健兒自度曰：『殆所云豪客耶？』比至，則一後生。健兒遂不介意。後生問何之。健

兒曰：「歸泗。」後生曰：「予少子亦泗人，歸途迷失，望長者指南之。」於是健兒前驅，馬上談笑頗相得。健兒謂後生曰：「子服弓矢，善決拾^⑤乎？」後生曰：「習矣而未嫻。」健兒援弓試之，力盡而弓不及彀。棄之曰：「此物無用，佩之奚爲？」後生曰：「物自有用，用物者無用耳！」乃引自試。時有鶩唳空，後生一發飲羽，鶩墜馬前。健兒異之。後生曰：「君腰短刀，必善擊刺。」健兒曰：「然，我所長，不在彼，在此。」脫以相示。後生視而噤曰：「此割雞屠狗物，將焉用之？」以兩手一折，刀曲如鉤；復以兩手伸之，刀直如故。健兒失色，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。雖與偕行，而股栗之狀，漸不自持。後生轉以溫言慰之。復前數里，四顧無人。後生縱聲一喝，健兒墜馬。後生先斬其馬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不唯吾命者，如此馬。」健兒匍伏請所欲。後生曰：「無用物，盍解腰纏來獻。」健兒解囊輸之，頓首乞命。後生曰：「吾得一囊金，差可十日醉。子猶草萊，何足誅鋤！」撥馬尋故道去。健兒神氣沮喪，足循循不前。自思：「三十金非長物，但半世英雄，敗於乳臭兒之手，何顏復見諸弟兄！」遂不歸泗。向一村墅，結廬賣酒聊生。每思往事，輒慙慙欲死。一日，春風淡蕩，有數少年索飲，裘馬甚都，似五陵公子，而意氣豪縱，又似長安游俠兒。擊案狂

歌，旁若無人。且曰：『滌器翁似不俗，當借之。』遂拉健兒入座。健兒視九人皆弱冠，唯一總角者，貌白皙若處子，等閒不發一言。一言，則九人傾聽；坐則右之，飲則先之。健兒不解其故。而未坐一冠者，似嘗謀面。睇視之，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。謂健兒曰：『東君尙識故人耶？』健兒不敢應。後生曰：『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，非子而誰？我儕豈攘攫者流，特於郵旁肆中，聞子大言恐世，故來與子雌雄。不意竟輸我一籌。今來歸趙璧^六耳。』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，曰：『在母也，於今一年，子當肖之。』又探右袖，出三十金，共予之。健兒不敢受。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：『物爲人攫而不能復，還之又不敢取，安用此懦夫爲？』健兒懼，急內袖中。乃治雞黍爲饌。後生不肯留。歸金者曰：『翁亦可憐矣！峻拒之，則難堪。』衆乃止。時爨下薪窮，健兒欲乞諸鄰。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：『盍載斧斤？』健兒曰：『正苦無斧斤耳。』後生躊躇久之，曰：『此事須讓十弟，我九人無能爲也。』總角者以兩手抱株，左右數撓，株已臥矣。遂拔劍砍旁柯燃之。酒至無算，乃辭去。竟不知其何許人。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，人毆之，則袖手不報。或曰：『曩昔英雄安在？』健兒則以衰朽謝之。後得以天年終，不可謂非後生力也。

①李漁——字笠翁，清錢塘人。康熙時流寓金陵。精於小說與傳奇。時稱李十郎。

②倭——舊稱日本為「倭」。

③六博——古遊戲之事，後人謂賭博亦曰六博。

④游狹斜——謂狎妓飲酒也。

⑤決拾——射者所用之具。

⑥歸趙璧——趙得和氏璧，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，願以十五城易璧。趙使藺相如奉璧往。秦王得璧，無意償趙

城，相如仍取璧歸趙。

書麻城獄

袁枚①

麻城涂如松，娶楊氏，不相中，歸輒不返。如松嘆之而未發也。亡何，涂母病，楊又歸，如松復毆之，楊亡，不知所往。兩家訟於官。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，訪於九口塘。有趙當兒者，素狡獪，謾

曰：「固聞之！」蓋戲五榮也。五榮駭，卽拉當兒赴縣爲證，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。知縣湯應求，訊無據，獄不能具。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，請無隨坐。湯訪峻五榮者生員楊同範，虎而冠也，乃請褫同範，緝楊氏。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，祖兒死，與其姪馮大姦，避如松毆，匿大家月餘。大母慮禍，欲告官。大懼，告五榮；五榮告同範。同範利其色，曰：「我生員也，藏之，誰敢篡取者？」遂藏楊氏複壁中，而訟如松如故。逾年，鄉民黃某，墮其僮河灘，淺爲犬爬噉。地保請應求往驗，會雨，雷電以風，中途還。同範聞之，大喜，循其衣衿笑曰：「此物可保！」與五榮謀，僞認楊氏，賄件作李榮使報女屍。李不可。越二日，湯往，屍朽不可辨，殮而置揭焉。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，闕於場，事聞總督邁柱，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。高試用令也，覬覦湯缺，所用件作薛某，又受同範金，竟報女屍，肋有重傷。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，應求受賄，刑書李獻忠舞文，件作李榮妄報。總督信之，劾應求，專委高鞫。高掠如松等，兩踝骨見，猶無辭。乃烙鐵索，使跽，肉烟起，焦灼有聲；雖應求不免。不勝其毒，皆誣服；李榮死杖下。然屍故男也，無髮，無脚指骨。無血裙袴，逼如松取呈。如松瞽亂，妄指認抵闕。初掘一冢，得朽木數十片。再掘，并木無有；或長髯巨

靴，不知是何男子。最後得屍足弓鞋，官吏大喜。再視髑髏上鬢鬢白髮，又驚棄之。麻城無主之墓，發露者以百數，每不得，又炙如松。如松母許氏，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，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束；李獻宗妻，刳臂血染一袴一裙，斧其亡兒棺，取脚指骨，湊聚諸色，自瘞河灘，而引役往掘。果得。獄具，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，不肯轉，召他縣作再檢，皆曰：『男也。』高仁傑大懼，詭詳屍骨被換，求再訊。俄而山水暴發，并屍衝沒，不復檢。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，官吏受贓，擬斬絞奏。麻城民間知其冤，道路洶洶然，卒不得楊氏，事無由明。居亡何，同範隣嫗早起，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，方驚疑。同範婢突至曰：『娘子未至期，遽產，非嫗莫助舉兒者！』嫗奮臂往。兒頸拗，胞不得下，須多人搯腰乃下；妻窘呼：『三姑救我！』楊氏闖然從壁間出，見嫗大悔，欲避而面已露，乃跪嫗前戒勿洩。同範自外入，手十金納嫗，手搖不止。嫗出語其子曰：『天乎！猶有鬼神，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！』卽屬其子持金訴縣。縣令陳鼎，海寧孝廉也，久知此獄冤，苦不得聞。卽白巡撫吳應芬，吳命白總督。總督故邁柱，聞之，以爲大愚，色忿然，無所發怒，姑令拘楊氏。陳陰念：『拘楊氏稍緩，或漏洩，必匿他處，且殺之滅口，獄仍不具也。』乃僞訪同範

家畜娼，而身率快手直入，毀其壁，果得楊氏。麻城人數萬歡呼，隨之至公堂，召如松認妻，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，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：『吾累汝！吾累汝！』堂下民皆雨泣！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。時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。吳應芬以狀奏，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。邁柱不得已，奏案有他故，請緩決。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，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，非如松妻；且自伏窩娼罪。邁復據情奏。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，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，委兩督官會訊，一切皆如陳鼎議。乃復應求官，誅同範五榮等。

袁子曰：『折獄之難也！三代而下，民之譎觚^③甚矣，居官者又氣矜之隆，刑何由平，彼枉濫者何辜焉？麻城一事，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，雖事久卒白，而轆轤變幻，危乎難哉！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。然知其難而慎焉，其於折獄也庶矣。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！』

①袁枚——字子才，號簡齋，清錢塘人。乾隆進士，出宰江寧。尋棄官閑居以終。有小倉山房詩文集。

②虎而冠——喻兇橫也。

③ 譎觚——詐偽也。

漳南俠士傳

崔述①

漳之南，有村曰紫莊。莊有俠士曰李越尋，少讀書，爲魏諸生。及壯，苦家貧，棄舉子業，以俠聞州里間。常著短衣，僅及膝②，佩兩刀以遊，人莫敢忤。紫莊有寡婦，撫一子，不肯嫁。其叔利內黃人，侯六金，竊鬻之。及輿來迎，乃令潛居側古祠中，而已給寡婦出。旣出，則數十人突從祠中起。寡婦驚欲入，門已閉。祠中人遂前擒婦，納輿中。其子聞，奔救不及，度不可奈何，遂往至越尋所，跪且泣。越尋以婦已往，而六素有勇名，恐倉卒不可得婦，初難之。其子固不肯起，泣愈哀。越尋意不忍，因慨然曰：「是誠在我，當卽往，不得婦，吾不生還矣。」遂出召其徒，曰：「吾素以俠聞村中，今人奪吾村婦而不能救，非俠也。鳴於官，皆豎子，知納賄耳，不足了人事。且事隔省，關移③動累月，彼見逼急，且成婚矣，奚歸爲？不如生劫之，卽不可得婦，因縛六歸，終當全婦耳。」

衆應曰：『諾。』遂以二十七人往。侯氏居甘固，去紫莊且二十里。比至，日已暮。越尋挾所佩刀，排闥直入堂上。時賀客且滿，酒數行，突見越尋佩刀入，皆大驚；欲共擊之，而方燕樂，出不意，腰下無寸刃。越尋張目叱之，皆退走，相踐踏，覓兵挺，倉卒不可得。越尋因疾入，趨新婦室。而六已潛匿婦草屋中，欲呼衆共迎拒越尋。未及發，越尋已至戶；遂以左手把其腕，而右手拔腰下佩刀劫之，厲聲叱曰：『爾不聞紫莊有李越尋耶！胡敢入吾村奪婦！今婦何在？』六曰：『已逸矣。』越尋怒，叱其徒縛六，反接之。縛始定，而村中少年聞侯氏有暴客，爭持兵刃，前格越尋。越尋使二十七人圍立，各持械外向；而已居中，以所佩刀置六項上，大呼曰：『越尋此來，非欲生還者也，敢死者前！』因舉刀擬六。衆惴慄汗出，不敢近。越尋復問六婦所在，六固不肯吐實。越尋怒，曳六出。未及門，聞婦哭聲；越尋呼衆索之，遂得婦草屋中。於是越尋使二十七人前行衛婦歸，而已持刀驅六隨其後。莫敢追者。至半道，乃縱六歸，謂之曰：『紫莊李越尋非畏死者也，如能相報，詰期朝當待汝。』六唯唯不敢對。夜將分，越尋始至紫莊，乃以婦畀其子，而散遣其徒歸。而其叔先聞子往告越尋，度必禍己，遂潛遁不復歸。

○崔述——字武承，號東壁，清大名人。乾隆舉人，仕爲縣令。著書三十四種。

○豁——同跨，股間也。

○開移——行文同級官署之稱。

記麻城豆腐翁事

黃培芳○

麻城有豆腐翁，何子瀛之師胡君，少時識之。翁設小肆於野，貨豆腐爲業。胡君嘗因觀劇，過而憩焉。翁問所觀，則皆盜賊勇戰事。翁忽色動曰：「余亦勇者，今老矣！請爲郎君戲。」乃步出肆門，一躍壁上立，復一縱至地。瞠視之，猶然傴僂翁也。胡訝曰：「翁胡爲者？」曰：「余固盜也，今爲郎君言，當無害。」三四十年前，約予爲兄弟者十人，以材力爲差，余居十。長者嘗率十人，行經鄂城。長者曰：「此行無他求，就某方伯假五千金耳。」適方伯納姬燕賓客，乃夜踰數重垣躍下，排闥而呼曰：「我輩十人偶經此，乏資，幸假我五百金，行矣。」久不應，叱咤促之。寢

門啓，姬出，從容語曰：「諸豪士幸見過，不腆酒食，無辭醉也。金細事，且備矣。」十人易之，環而飲酒，酒半，二鬻婢共舁一物至，擲地聲轟然，衆起視鐵棒也。婢曰：「娘子約能舉此，惟所欲。」於是至第五人以上，前舉棒，棒不動。長者乃撩衣前，脰絕亦不動，而棒忽折脛矣。瞬頃，五人皆死，姬鐵棒下。餘五人急躍上屋，姬從屋上拘之下，各跪而乞命。姬曰：「鼠輩不足辱吾棒，留若指，貧若死耳。」啓兩手示胡，並亡其小指，刀痕宛然。「余自是亡命至此，不敢言勇矣。余老矣！」

○黃培芳——字子實，又字香石，清香山。嘉靖副貢。詩文書畫，均擅名。學者稱粵嶽先生。

○脰——頸項也。

名捕傳

姚伯祥○

金壇王伯弼孝廉○自言丙午偕計○至德州，見道旁有捕賊勾當，與州解相譟。問之，云

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，追之則死賊手，不追則死坐累。各相向呼天，泣數行下。然賊馬塵起處，猶目力可望也。忽有夫婦兩騎，從他道來。諸捕咸驚相慶曰：「保定名捕至矣，當無憂也！」諸捕控名推馬，問何從來，言：「夫婦泰山進香耳。」然名捕疾甚，俯首鞍上。其妻亦短小好婦人，以皂羅覆面，手抱一嬰兒。諸捕告之故，哀乞相助。名捕曰：「賊幾人？」曰：「五人。」曰：「令病甚，吾婦往足矣。」婦搖手：「我不耐煩。」名捕嗔罵曰：「懶媳婦，今日不出手，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？」婦面發紅，便下馬，抱兒與夫，便束馬肚，結縛裙鞵。攘臂袖一刀，長三尺許，光若鏡也。夫言：「將我箭去。」婦曰：「吾彈固自勝。」言未訖，身已在馬上，絕塵而去。諸捕皆奔馬隨之。須臾追及賊騎，婦人發聲清亮，順風呼賊曰：「我保定名捕某妻，爲此官錢，故來相索。宜急置，毋嘗我丸也。」賊言：「丈夫平平，牝豬敢爾？」賊發五弓射婦，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，箭悉落地。急發一彈，殺一人。四人拔刀擬婦，婦接戰，揮斥如意，復斫殺一人。三人懼，少却。婦更言曰：「急置銀，昇兩尸去，俱死無益也。」三人下馬乞命，置銀，以二屍縛馬上而逸。未幾，諸捕至，昇銀而還。此婦猶旖旎尋常，善刀藏之。下馬徧拜諸捕曰：「妮子着力不健，縱此三寇，要是裙襦

伎倆^④耳。』州守爲治酒，宴勞五日而去。姚伯祥曰：『此皆伯弢口授於予，予爲之記，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。』

①姚伯祥——清人，生平不詳。

②孝廉——明清以來舉人之稱。

③借計——卽計借。世稱舉人赴會試爲計借。

④裙襦伎倆——猶言婦人之技能也。

章冠整傳

吳汝綸^①

章冠整者，桐之東鄉人也。其先世世習農務。冠整爲人，驍勇有氣力，然亦業農。爲人傭，嘗任竝日之功，人爭致之。東鄉俗尙意氣，其民好鬪敢死。冠整居東鄉，鄉之力士，皆出其下；子弟攻武藝者，多從冠整游。咸豐癸丑，粵賊陷吾桐，桐民俱受賊害。東鄉負其意氣，賊至，輒羣斃之。

匿不以聞。久之，賊微覺，相戒勿過東鄉，竟迂道行。以致五六年獨不被賊，賊亦以是怨東鄉。未發。章氏于東鄉爲巨族，多豪健精悍之士，他族皆不之及；冠整尤以驍勇冠其族人。賊怨東鄉久，又所誅求輒不報，己未秋，擁衆大掠東鄉。鄉人聚族居者，姓帥其族御之。冠整之族數千人爲前隊，與賊遇。賊衆且十倍章氏，他族見賊衆甚，皆望風而靡，莫敢援章氏者。賊圍章氏數重，章氏大困。頃之，一人帶劍持矛，奮臂大呼，帥衆突圍而出。出頃之復入，如是者三。格殺賊不可勝計。矢石火炮如雨注，不能中。出入重圍中如無人。賊衆辟易，不敢仰視。詢之，乃冠整也。圍竟解，章氏數千人得無恙。賊以冠整故，不敢留東鄉，稍稍自引去。後賊中每相語及冠整，輒驚愕相顧曰：「吾有是人，天下不足爭也。」冠整既解章氏之圍，行里許，就地坐。嘆曰：「吾氣盡力竭，不能行，且死矣！」族人舁以行，復數十步，嘔血而卒。時年以六十餘矣。既卒之二年，余避亂之東鄉，鄉人每津津談冠整事，有泣者。過前年與賊戰處，輒相指示爲美譚，曰：「猶記章冠整殺賊突圍時也！」

野史氏曰：「冠整一農人耳，余聞其爲人，溫然有儒者氣。又其事親孝，有一弟而獨養母，

垂老如孩提。記(三)曰：「戰陳無勇，非孝也。」余觀冠蓋，不能無慨焉。

○吳汝綸——字肇甫，清桐城人。同治進士，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。有集。

○辟易——退避也。

○記——乃禮記。



10151099

章冠器傳



三〇〇

中華民國
 九年
 一月
 日
 教育部
 補助
 民國
 九年
 度

購買

版一第後利勝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

選說小篇短代歷

(册一全)

售實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選註者：
徐之棠

註釋者：
羅芳洲
唐紹吾

出版者：
文力出版社

印刷者：
中和印刷廠

發行者：
教育書店
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
(本店參加聯營書店)

分發行：
漢口交通路
重慶林森路
成都祠堂街
西安南院門
聯營書店

詞學家胡雲翼先生主編

詞學小叢書

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1 | 唐五代詞選 | 謝秋萍編 | 七〇〇元 |
| 2 | 宋名家詞選 | 胡雲翼編 | 一六〇〇 |
| 3 | 清代詞選 | 胡雲翼編 | 一〇〇〇 |
| 4 | 女性詞選 | 胡雲翼編 | 五〇〇元 |
| 5 | 李後主詞 | 胡雲翼編 | 五〇〇元 |
| 6 | 李清照詞 | 胡雲翼編 | 五〇〇元 |
| 7 | 辛棄疾詞 | 胡雲翼編 | 五〇〇元 |
| 8 | 納蘭性德詞 | 羅芳洲編 | 八〇〇元 |
| 9 | 吳藻詞 | 謝秋萍編 | 五〇〇元 |
| 10 | 詞學研究 | 羅芳洲編 | 一〇〇〇 |

(只一套錦贈外元〇〇六七購合部全)

上海 福東 州華 路里 教育書店發行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2577187

